

魯迅與景宋的通信

兩地書

奉天藝光書店發行

第 壹 集

廈 門 一 廣 州

兩 地 書

康德九年五月廿日印刷

康德九年六月廿日發行

所 版

有 權

兩 地 書

編輯兼
發行人

石 成 斌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

印刷人

董 致 榮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

印刷所

關東印書館株式會社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

發行所

藝 光 書 店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

代售處

全滿各省各大書局

廣平兄：

我九月一日夜半上船，二日晨七時開，四日午後一時到廈門，一路無風，船很平穩，這里的話，我一字都不懂，只得暫到客寓，打電話給林語堂，他便來接，當晚即移入學校居住了。

我在船上時，看見後面有一隻輪船，總是不遠不近地走着，我疑心就是“廣大”。不知你在船中，可看見前面有一隻船否？倘看見，那我所懸擬的便不錯了。

此地背山面海，風景佳絕，白天雖暖——約八十七八度——夜却涼。四面幾無人家，離市面約有十里，要靜養倒好的。普通的東西，亦不易買。聽差懶極，不會做事也不肯做事；郵政也懶極，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都不辦事。

因為教員住室尚未造好（據說一月後可完工，但未必確），所以我暫住在一間很大的三層樓上，上下雖不便，眺望却佳。學校開課是二十日，還有許多日可閒。

我寫此信時，你還在船上，但我當于明天發出，則你一到校，此信也就到了。你到校後，望即見告，那時再寫較詳細的情形罷，因為現在我初到，還不知什麼。

迅。

五月四日夜

(每起頭的○是某一個時間內寫的，用○起始，以示
段落。)

迅師

昨到你住的孟淵旅館奉訪後，四妹領我到永安公司，買得小手巾六條，祇一元，算來一條不到二角。晚上又游四川路廣東街，買雨傘一把，也不過幾角錢。訪了兩處親戚，都還客氣，留喫點心或飯，點心是喫的，但飯却推却了。

今天(九月一日)又往先施公司等，買得皮鞋一雙，只三元；又信紙六大本(與此紙同，但大得多)，一元。此外到買些應用什物，不敢多買，因為我那天看見你用炒飯下酒，所以也想節省一點。

○今晚(一日)七時半落廣大輪船，有二位弟弟送行，又有大安旅館之茶房帶同挑夫搬送行李，現在是已在船中安置好了。一房二人，另一人行李先到，占了上格牀，我居下格。現只我一人在房，我想遇有機會，想說什麼就寫什麼，管牠多少，待到岸即投入郵筒；但臨行時所約的時間，我或者不能守住，亦許要失信。

船票二十五元，連雜費約共花三十餘元，餘下的還很不少。又，大安旅館自滬一直招呼至粵，使費大約較自己瞎撞的公道，且可靠，這也足以令人放心的。

船中熱甚，一房竟夕惟我一人，也自由，也寂寞，船還停着，門窗不敢打開，悶熱極了！好在雖然時時醒來，但也即睡去；臭蟲到處都是，不過我尚能安眠。只是因為今晚獨自在船，想起你的昨

晚來了。本來你昨晚下船沒有，走後情形如何，我都不知道，晚間妹妹們又領我上街閒走，但總是驀地一件事壓上心頭，十分不自在，我因想，此別以後的日子，不知怎麼樣？

○二日晨八時十分，船始開。天剛亮，就有人來查行李。先開隨身的木箱，後開帆布箱，我故意慢慢地。他不耐煩了，問我作什麼的。我答學生，現做教員。他走了。船開後又來查，這回是查走私的，牀鋪裏也都窺搜，將漆黑的手印滿留在枕席上。

同房的姓梁，是基督教徒，有一個她的女友，住房艙的，却到我們房裏來喫飯，兩人總是談着什麼牧師爺牧師奶，討厭得很，我這回車和船都頂着“華蓋”了。午後她們又約我打牌，雖則不算錢，總是費時無益的事，我連忙躺下看書，不久睡着，從十一多點鐘一直到四點。六時頃晚飯，菜是廣東味，不十分好，也還喫得幾碗飯。也不暈船，躺着看小說，

○睡起見水色已變淺綠，泛出雪白的波頭，好看極了。因為多年囚禁在沙漠中，所以見之不禁驚喜，但可氣的是船面上擠滿着人，鋪蓋，水桶，貨物；房的窗口也總有成排的人，高高的坐在箱子上，遮得全房漆黑，而我又在下層牀，日裏又要聽基督聖諭。

迅師 你的船中生活怎麼樣？

○三日晨七時起牀，十時早飯，十一時左右，在我們房門口的堆滿行李的艙面上，是工友們談笑和吃酒。鬧得人頭暈。真討厭。

十時喫的算是午飯，一時頃有咖啡一杯，麵包二片，晚九時又

有雞粥一碗。其間的四時頃は晚餐，食物較火車上爲方便。船甚穩，如坐長江輪船一樣，不知往廈門去的是否也如此？

○四日被姓梁的驚醒，已經八點多了。她有一個女友，和一個男友(?)，不絕的來，一方面唱聖詩，一方面又打撲克。我被擠得連看書的地方都沒有了，也看不下去，勉強的看了“駱駝”；又看“炭畫”，是文言的，沒有終卷。繼看“夜哭”，字句既欠修飾，命意也很無聊，精透了。

下午四時船經過廈門，我注意看看，不過茫茫的水天一色，廈門在那里！？

因爲聽說是經過廈門，我就順便打聽從廈門到廣州的走法。據客棧人說：可以由廈門坐船到香港，再由香港搭火車到廣州，但坐火車要中途自己走一站，不方便，倘由廣州往香港，則須用照相鏡鋪保，準一星期回，否則惟店舖是問。也有從廈門到汕頭的。我想，這條路較好，從汕頭至廣州，不用檢查，可省許多麻煩，這是船中所聞，先寫寄，免忘記，藉供異日參考。

現在寫字時是四日晚的九時，快有粥喫了。男女兩教徒都走了，清淨不少，但天氣比前兩天熱，也不願意睡。

現時船早過了汕頭，晚鐘頃可經香港之北，名大划的地方。在這里須等候帶船的人來領入廣州，但他來的遲早很不一定，即使來了，也得再走六小時之久，始達終點。但無論如何，六日是必能到廣州的了。

○ 迅師：今天是六日，現在是快到八點了。昨晚十時，船停香北大划地方，候帶船人，因為此後伏照甚多，非熟識者難以前進。幸而今早起來，聽說帶船人已經到了，專候潮長，便即開船；如能準時，則午後可到珠江了。

現在(三時)船快到了，以後再談罷。

六日下午三時。

3

先生：

六日我寄了一封信，那是在船上陸續寫出，到粵後託客棧人寄的，收到了沒有？

船于這日上午九時停碇駛入廣州，經虎門黃埔，下午二時又停于距城甚遠之車歪礮臺外，又候至六時，始受海關人員查關檢疫，乃放人換坐小艇泊岸。將泊岸了，而船夫一時疏失，突入旋渦，更兼船中人多(三十餘)貨重(百餘件)，躲浪不及，以致船身傾側，江水入船，船夫墜水，幸全船鎮靜，使船放平，墜水船夫更竭力挽救，始得化險為夷，迨水上警察來時，已經平安無事矣。

登岸後，住大安棧，但錢幣不同，路不認識，迫得寫信叫人送給約我回來的陳家表叔，請其到棧接我，即于七日上午遷寓陳家，此信即在陳家所寫。女子師範學校已經正式上課，今日(八日)下午四時左右，便當搬到校內去了。一切情形還多。女師甚複雜。我擔

任的是訓育，另外授課八小時，每班一時，現在姑且盡力，究竟能否長久，再看情形就是了。

以後再談。

候著安。

你的 廣平

九月八日。

4

迅師：

七，九兩日發了兩封信，你都收到了沒有？那信是寫一路上情形的。

五日你寄的信，十日晚收到了。信來在我到校之後，並非一到校也就收到。

八日搬入學校，在下午四時頃，我的妹妹嫂嫂已在等我相見許多時候了。待行李送到後，我即和她們同回老家，入門，則見房屋頹壞，人物全非，對此故園，不勝淒痛。晚間蚊蟲肆虐，竟夕不成眠。次晨爲母氏紀念日，祀祭後十時餘返校。臥室在舊校樓上，是昔之縫紉室，今隔爲三，前後兩間皆有窗，光線充足，但先已有人居住；中間窄狹而暗，周圍無窗，四面“碰壁”，即我朝夕之居處也。

校役招呼尙好，食品價亦不算太貴，但較北京或略昂，惟若可口，即算值得。

本校八日正式開課，校長特許休息幾天，所以於明日（十三星期一）纔起首授課及辦公。以前幾天，有時在校預備教課，或休息，有時也出去探訪親戚，但總是請人帶領。

這個學校的學生頗頑固，而且盲動，好鬧風潮，將來也許要反對我，現時在小心中。

我一路上不覺受苦，回來後精神也佳，校內舊的熟人不少，但是我還是常常喜歡在房內看書。

你的較詳細的信是否在途中，還是尚未寫發，我希望早點收到。明天有兩小時教課，急要預備，下次再細談罷。

廣平

九月十二晚六時三十五分。

我的職務

（略）

5

（名信片背面）

從後面（南普陀）所照的廈門大學全景。

前面是海，對面是鼓浪嶼。

最右邊的是生物學院和國學院，第三層樓上有。記的便是我所住的地方。

昨夜發颶風，拔木發屋，但我沒有受損害。

迅。

九，十一。

(明信片正面)

想已到校，已開課否？

此地二十日上課。

十三日。

6

廣平兄：

依我想，早該得到你的來信了，然而還沒有。大約閩粵間的通郵，不大便當，因為並非每日都有船。此地只有一通郵局代辦所，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不辦事，所以今天什麼信件也沒有——因為是星期一——且看明天怎樣罷。

我到廈門後發一信(五日)，想早到。現在住了已將近十天，漸漸習慣起來了，不過言語仍舊不懂，買東西仍舊不便。開學在二十日，我有六點鐘功課，就要忙起來，但未開學之前，卻又覺得太閒，有些無聊，倒望從速開學，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滿。學校的房子尚未造齊，所以我暫住在國學院的陳列所空屋裏，是三層樓上，眺望風景，極其合宜，我已寫好一張有這房子照相的明信片，或者將與此信一同發出。上邊的事沒有結果，我心中很不安，然而也無法可想。

十日之夜發颶風，十分利害，語堂的住宅的房頂也吹破了，門也吹破了，粗如筆管的銅門也都擠彎，毀東西不少。我住的屋子只破了一扇外層的百葉窗，此外沒有損失。今天學校近旁的海邊漂來不少東西，有桌子，有枕頭，還有死屍，可見別處還翻了船或漂沒了房屋。

此地四無人煙，圖書館中書籍不多，常在一處的人，又都是“面笑心不笑”，無話可談，真是無聊之至。海水浴倒是很近便，但我多年沒有浮水了，又想，倘若你在這裡，恐怕一定不贊成我這種舉動，所以沒有去洗，以後也不去洗罷，學校有洗浴處的。夜間，電燈一開，飛虫聚集甚多，幾乎不能做事，此後事情一多，大約非草率而一早起來做不可。

九月二十夜。

迅。

今天(十四日)上午到郵政代辦所去看看，得到你六日八日的兩封來信，高興極了。此地的代辦所太懶，信件往往放在櫃臺上，不送來，此後來信，可於廈門大學下加“國學院”三字，使他易于投遞，且看如何。這幾天，我是每日去看的，昨天還未見你的信，不知何故。

面上去講我途中的事，同房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廣東人，姓魏或章，我沒有問清楚，似乎也是教育界中人，所以還可談，但我們不大談，因為彼此都不知道底細，也曾問他從廈門到廣州的走法，據說最好是從廈門到汕頭，再到廣州，和你所關於客棧中人的話一

樣。船中的飯菜頓數，與“廣大”同，也有鷄粥；船也很平；但無耶穌教徒，比你所遭遇的好得多了。小船的傾側，真太危險，幸而終于“馬”上登陸，使我得以放心。我到廈門時，亦以小船搬入學校，浪也不小，但我是從小慣于坐小船的，所以一點也沒有什麼。

我前信似乎說過這裏的聽差很不好，現在熟識些了，覺得殊不盡然。大約看慣了北京的聽差的唯唯從命的，即容易覺得此地人的倔強，現在我和他們的感情好起來了，覺得並不可惡。但茶水很不便，所以我現在少喝茶了，或者這倒是好的。煙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。

我上船時，是克士送我去的，還有客棧裏的茶房。當未上船之前，我們談了許多話，我纔知道關於我的事情，伏園已經大大的宣傳過了，還做些演義。所以上海的有些人，見我們同車到此，便深信伏園之說了，然而也並不為奇。

我已不喝酒了，飯是每餐大一碗（方底的碗，等于尖底的兩碗），但因為此地的菜總是淡而無味（校內的飯菜是不能吃的，我們合僱了一個廚子，每月工錢十元，每人飯菜錢十元，但仍然淡而無味），所以還不免吃點辣椒末，但我還想改良，逐漸停止。

我的功課，大約每週當有六小時，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，情不可卻。其中兩點是小說史，無須豫備；兩點是專書研究，須豫備；兩點是文學史，須編講義。看看這裏舊存的講義，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够了，但我還想認真一點，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。你已在

大大地用功，豫備講義了罷，但每班一小時，八時相同，或者不至于很費力罷。

迅。

九月十四日午。

7

廣平兄：

十三日發的給我的信，已經收到了。我從五日發了一信之後，直到十四日纔發解，十四以前，我只是等着等着，並沒有寫信，這一封纔是第三封。前天，我寄上了“彷徨”和“十二個”各一本。

看你所開的職務，似乎很繁重，住處亦不見佳。這種四面，碰壁的住所，北京沒有，上海是有的，在廈門客店裏也看見過，實在使人氣悶。職務有定，除自己心知其意，善為處理外，更無他法；住室卻總該有一間較好的纔是，否則，恐怕要瘦下。

本校今天行開學禮，學生在三四百人之間，就算作四百人罷，分爲豫科及本科七系，每系分三級，則每級人數之寥寥，亦可想而知。此地不但交通不便，招考極嚴，寄宿舍也只容四百人，四面是荒地，無屋可租，即使有人要來，也無處可住，而學校當局還想本校發達，真是夢想。大約早先就是沒有計畫的，現在也很散漫，我們來後，都被攔在須作陳列室的大洋樓上，至今尙無一定住所。聽說現正趕造着教員的住所，但何時造成，殊不可知。我現在如去上

課，須走石階九十六級，來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級；喝開水不容易，幸而近來倒已習慣，不大喝茶了。我和兼士及朱山根，是早就收到聘書的，此外還有幾個人，已經到此，而忽然不送聘書，玉堂費了許多力，才于前天送來；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順手，所以上遂的事，竟無法開口。

我的薪水不可謂不多，教科是五或六小時，也可以算很少，但別的所謂“相當職務”，卻太繁，有本校季刊的作文，有本院季刊的作文，有指導研究員的事（將來還有審查），合計起來，很够做做了。學校當局又急于事功，問履歷，問著作，問計畫，問年底有什麼成績發表，令人看得心煩。其實我只要將“苦小說拘沈”整理一下拿出去，就可以作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績了，其餘都可以置之不理，但爲了玉堂好意請我，所以我除教文學史外，還擬指導一種編輯書目的事，範圍頗大，兩三年未必能完，但這也只能做到那里算那里了。

在國學院裏的，朱山根是胡適之的信徒，另外還有兩三個，好像都是朱蘆的，和他大同小異，而更淺薄，一到這里，孫伏園便要算可以談談的了。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淺薄者之多。他們面目倒漂亮的，而語言無味，夜間還要玩留聲機，什麼梅蘭芳之類。我現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說話；他們的家眷到來之後，大約要搬往別處去了罷。從前在女師大做辦事員的白果是一個職員兼玉堂的祕書，一樣浮而不實，將來也許會興風作浪，我現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來。此

外，教員內有一個熟人，是先前往陝西去時認識的，似乎還好；集美中學內有師大舊學生五人，都是國文系畢業的，昨天他們請我們吃飯，算作歡迎，他們是主張白話的，在此好像有點孤立。

這一星期以來，我對於本地更加習慣了，飯量照舊，這幾天而且更能睡覺，每晚總可以睡九至十小時；街還有髮櫛，未曾理髮，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髭鬚而已。我想從此整理為較有條理的生活，大約只要少應酬，關起門來，是做得到的。此地的點心很好；鮮龍眼已吃過了，並不見佳，還是香蕉好。但我不能自己去買東西，因為離市有十里，校旁只有一個小店，東西非常之少，店中人能說幾句“普通話”。但我懂不到一半。這里的人似乎很有點欺生。因為是閩南了，所以稱我們為北人；我被稱為北人，這回是第一次。

現在的天氣正象北京的夏末，蟲類多極了，最利害的是螞蟻，有大有小，無處不至，點心是放不過夜的，蚊子倒不多，大概是因為我在三層樓上之故。生瘧疾的很多，所以校醫給我們吃金雞納。霍亂已經減少了。但那街道，却真是壞，其實是在繞着人家的牆下，簷下走，無所謂路的。

詹士似乎還要回京去，他要我代他的職務，我不答應他，最初的布置，我未與聞，中途接手，一班不相干的人，指揮不靈，如何措手，還不如關起門來，“自掃門前雪”罷，況且我的工作也已經够多了。

章錫琛託建人寫信給我。說想託你給“新女性”做一點文章，囑我轉達。不知可有這興致？如有，可先寄我，我看後轉寄去，“新女性”的編輯，近來好像是建人了，不知何故。那第九(?)期，我已寄上，想早到了，

我從昨日起，已停止吃青椒，而改爲椒胡了，特此奉聞。再談

迅。

九月二十日下午。

8

迅師：

七，九，十二去了三信，祇接到五日來的一信，你那里的消息一概不知道，惟有心猜臆測，究竟近狀如何？是否途中感冒，現在休養？望勿祕不見告。

我不喜歡出街，因爲到處不勝今昔之感；也因回來遲了，更不好意思偷懶，日常自早八時至晚五時纔從辦公室退至寢室，此後是沐浴和預教課……時間總覺短促，各方還未順熟，終日傻瓜似的一個。

這校有三數學生是頑固大家，大多數都是盲從，貌似一氣，其實全無主見。今日十六晚是星期四，此信寄到或當不是在郵差休息時，你可以早些看見了。你預備教課忙麼？餘後陳。

祝你在新境度中秋鑒賞他們的快樂。

你的 廣平

九月十七日。

9

廣平兄：

十七日的來信，今天收到了。我從五日發信後，只在十三日發一信片，十四日發一信，中間間隔，的確太多，致使你猜我感冒，我真不知怎樣說纔好。回想那時，也有些悶氣，因為我到此以後一無所事。只盼望來信連寫信的事也拖延了。這結果，却使你久不得我的信。

現在十四的信，總該早到了罷。此後，我又于同日寄“新女性”一本，于十八日寄“彷徨”及“十二個”各一本，于二十日寄信一封（信面却寫了廿一），想來都該到在此信之前。

我在這裏，不便則有之，身體却好，此地並無人力車，只好坐船或步行，現在已經鍊得走扶梯百餘級，毫不費力了。眠食也都好，每晚喫金鷄納霜一粒，別的藥一概未喫。昨日到市去，買了一瓶麥精魚肝油，擬日內喫牠。因為此地得開水頗難，所以不能喫散拿吐瑾。但十天內外，我要移住到舊的教員寄宿所去了，那時情形又當與此不同，或者易得開水罷。（教員寄宿舍有兩所，一所住單身人者曰“博學樓”，一所住有夫人者曰“兼愛樓”，不知何人所名，頗可笑。）

科也不算忙，我只六時，開學之結果，專書研究二小時無人選，只剩了文學史，小說史各二小時了，其中只有文學史須編講義，大約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，我想不管舊有的講義，而自己好好的來編一編，功罪在所不計。

這學校化錢不可謂不多，而並無基金，也無計劃，辦事散漫之至，我看是辦不好的。

昨天中秋，有月，玉堂送來一筐月餅，大家分喫了，我喫了便睡，我近來睡得早了。

迅。

九月二十二日下午。

10

迅師

你扣足了一星期給我一信，我在企望多日之中總算得到一點安慰——雖則只是一張明信片。

然而我實不解，我于七，九，十二，十七共發四函，并此爲五，倘皆不到，我想，是否理由如下：

第一信，是到廣州之次早，託大安棧茶房發出的，不知是否他喫了洪喬？但可惜，此信記自滬至粵一路情形頗詳細。

第二信，同時寄出者四處，除你之外尚有上海之叔，天津之嫂，魯省之謝。豈學校女工（給我做事的）作弊？

茲對於收到之信片更作覆函，由我自己投郵，看結果如何。

五日來信十日晚到，十三信片十八到，計需六天。如我寄之信不失，則你于十二，十四，十八，二二，二四，應陸續接得我信。假使非茶房及女工之誤，則請你問貴校門房一詢，凡有書周樹人，豫才，魯迅而下款爲廣州或粵之景，宋，許……絨者，即爲我寄之信。下筆時故意搗亂，不料反致遺失，可嘆！

我校從十三日起，我即授課辦公，教課似乎還過得去（察看情形），至于訓育，真是難堪，包括學監舍監的事，從早八時至下午五時在辦公處或查堂，回來吃晚飯後又要查學生自習及注意起居飲食……，總之無一時是我自己的時間。更有課外會議，各種領導事業及自己預備教材……，弄得精疲力盡，應接不暇。明日是星期，下午一時還要開訓育會議，回想做學生真快活也。

現人已睡久，鐘停了不知何時，急忙寫此，恕其不備爲幸。
祝快樂，不敢勸戒酒，但祈自愛節飲。

你的 H. M.

九月十八晚。

颶風拔木，何不向林先生要求喬遷？

II

廣平兄：

十八日之晚的信，昨天收到了，我十三日所發的明信片既然已經收到，我惟有希望十四日所發的信也接着收到。我惟有以你現在一定已經收到了我的幾封信的事，聊自慰解而已。至于你所寄的七

，九，十二，十七的信，我却都收到了，大抵是我或孫伏園從郵解代辦處去尋來的，他們很亂，或送或不送，堆成一團，只要有人去說要拿那幾封，便給拿去，但冒領的事倒似乎還沒有。我或伏園是每日自去看一回。

看廈大的國學院，越看越不行了。朱山根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，而田千頃，辛家本，白果三人，似皆他所嚮引。白果尤善興風作浪，他曾在女師大做過職員，你該知道的罷，現在是玉堂的襄理，還兼別的事，對於較小的職員，氣餒不可當，嘴裏都是油滑話。我因為親聞他密語玉堂，“誰怎樣不好”等等，就看不起他了。前天就很給他碰了一個釘子，他昨天借題報復，我便又給他碰了一倒大釘子，而自己則辭去國學院兼職。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，否則，何必到廈門。

我原住的房屋，要陳列物品了，我就須搬。而學校之辦法甚奇，一面催我們，却並不指出搬到那里，教員寄宿舍已經人滿，而附近又無客棧，真是無法可想。後來總算指給我一間了，但器具毫無，向他們要，則白果又故意特別刁難起來（不知何意，此人大概是有喜歡給別人吃點小苦頭的脾氣的），要我開賬簽名具領，于是就給碰了一個釘子而又大發其怒。大發其怒之後，器具就有了，還格外添了一把躺椅，總務長親自監督搬運。因為玉堂邀請我一場，我本想做點事，現在看來，恐怕是不行的，能否到一年，也很難說。所以我已決計將工作範圍縮小，希圖在短時日中，可以有點小成績

，不算來騙別人的錢。

此校用錢並不少，也很不撙節，而有許多怪吝舉動，却令人難耐。即如今天我搬房時，就又有了一件。房中原有兩個電燈，我當然只用一個的，而有電機匠來，必要取去其一個玻璃泡，止之不可。其實對於一個教員，薪水已經化了這許多了，多點一個電燈或少點一個，又何必如此計較呢。

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，却比先前的靜多了，房子頗大，是在樓上。前回的明信片上，不是有照相麼？中間一共五座，其一是圖書館，我就住在那樓上，間壁是孫伏園和張頤教授（今天纔到原先也是北大教員），那一面是釘書作場，現在還沒有人。我的房有兩個窗門，可以看見山。今天晚上，心就安靜得多了，第一是離開了那些無聊人，也不必一同吃飯，聽些無聊話了，這就很舒服。今晚飯是在一個小店裏買了麵包和罐頭牛肉吃的，明天大概仍要叫廚子包做。又自僱了一個當差的，每月連飯錢十二元，懂得兩三句普通話，但恐怕頗有點懶。如果再沒有什麼麻煩事，我想開手編“文學史略講義”了。來聽我的講義的學生，一共有二十三人（內女生二人），這不但是國文系全部，而且還含有理化，教育系的。這裏的動物學系，全班只有一人，天天和教員對坐而聽講。

但是我也許還要搬。因為現在是圖書館主任正請假着，由玉堂代理，所以他有權。一旦本人回來，或者又有變化也難說。在荒地裏開學校，無器具，無房屋給教員住，實在可笑。至于搬到那里去

，現在是無從揣測的。

現在的住房還有一樣好處，就是到平地只須走扶梯二十四級，比原先要少七十二級了。然而“有利必有弊”，那“弊”是看不見海，只能見輪船的烟通。

今夜的月色還很好，在樓下徘徊了一片時，因有風，遂回，已是十一點半了。我想，我的十四的信，到二十，二十一或二十二總該寄到了罷，後天（二十七）也許有信來，因先來寫了這兩張，待二十八日寄出。

二十二日曾寄一信，想已到了。

迅。

二十五日之夜•

今天是禮拜，大風，但比起那一次來，却差得遠了。明天未必一定有從粵來的船，所以昨天寫好的兩張信，我決計于明天一早寄出。

昨天僱了一個人，叫作流水，然而替工，今天本人來了，叫作春來，也能說幾句普通話，大約可以用罷，今天又買了許多器具，大抵是鋁做的，又買了一隻小水缸，所以現在是不但茶水饒足，連吃散拿吐瑾也不爲難了。（我從這次旅行，纔覺到散拿吐瑾是補品中之最麻煩者，因爲牠須兼用冷水熱水兩種，別的補品不如此。

今天忽然有瓦匠來給我刷牆壁了，懶懶地亂了一天。夜間大約也未必能靜心編講義，玩一整天再說罷。

迅。

九月二十六日晚七點鐘。

12

迅師：

二十二日得到你十四的和十二的放在一個信封內的信，知道了好多要說的話雖則似乎很幽默，但我是以已度人能够領解的。我以為一兩天的路程通信日期當然也不過如此，即須較多，三四天了不得了，而乃五六七八天，這真教人從何說起，況有時且又過之呢？

我正式做工和上課，已經有一星期零四天了，所覺到的結果是忙，忙……早上八點起就到辦事處，或辦事，或授課，此外還要查堂，看學生勤惰；五時回來吃晚飯；到七時學生自習，又要查了。訓育職務是兼學監舍監之類（但又別有教務，舍務處），又須注視學風，與教務及總務俱隸屬於校長之下，而如此辦法，則惟廣東在今年暑假後為然。我初畢業，既無經驗，且又無可借鑑（他校尚未成立訓育處），居此地位，真是盲人瞎馬，“害”字加了一目矣。更兼學生為三數舊派所左右，外有全省學生聯合會（廣東學生而多頑固，豈非“出人意表之外”）為之援，更外則京滬舊派為之助，勢力滋蔓，甚難圖也，此後倘能改革，固為大幸，否則我自然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，但多半是要被排斥的。當我未回之前，學生聯合會已藉口省立第一，二中學為□□校長，作種種辦學無狀之條文，洋洋灑灑，大加攻擊，甚至教育廳開除學生；繼而廣大法科反對陳啓

修爲主任，亦與第一，二中同一線索。女師是他們豫備第三次起風潮的，所以學生總是蠢蠢欲動，現正在多方探聽我的色彩，女子本少卓見，加以外誘，增其頑強，個個有楊蔭榆之流風，甚可嘆也。好在只要自己努力，或者不至失敗，即使失敗，現時廣東女子地位與男子等，亦自有別處可去，非如外地一受攻擊，即難在社會上立足之困人也。

迅師：你爲什麼希望“合同年限早滿”呢？你是因爲覺得諸多不慣，又不懂話，起居飲食不便麼？如果對於身體的確不好，甚至有妨健康，則還不如辭去的好。然而，你不是要“去作工”麼？你這樣的不安，怎麼可以安心作工！？你有更好的方法解決沒有？或者于衣食抄寫有需我幫忙的地方，也不妨通知，從長討論。

中秋那一天，你玩了沒有？難得旅行到福建，住一天，最好是勿白辜負了這一天，還是玩玩喫喫的好，學校的廚子不好，不是五分鐘可到鼓浪嶼麼？那邊一定有食處，也有去處，謝君的哥哥就住在那地方，他們待人，你願意去看看他麼？今日還接到謝君來信，他極希望回到家鄉去做點事，但看你所處的情形，連上遂先生也難薦，則其餘恐怕更不必說了，

我在中秋的那天上午隨校長赴追悼朱先生六週年紀念會，到的人很多，見于樹德先生講演，依然北方淳厚之風，回校已午後一時，算是過了上半天的節。是日，不斷的憶起去年今日，我遠遠的提

着四盒月餅，跑來喝酒，此情此景，如在目前，有什麼法子呢！而且訓育方面逼住要中秋後一天開會，交出計畫書去，始于中秋前趕做一晚，當天又接着做，勉強抄襲出來，能否適用還說不定。中秋下午，我實在耐不住了，跑回家裏一趟，看見嫂妹的冷清清的，便又記起未出廣東以前家庭的樣子，不勝淒惻，又不忍走開，即買菜同吃一頓。飯後出街走了一圈，回來買些燈籠給孩子們，買些水果大家吃，約莫十時睡了，月是怎麼樣，沒有細看。

郵政代辦所離學校有多少遠？天天走不累的荒麼？

伏園宣傳的話，其詳可得聞歟？

現時候不早，眼睛倦極，下次再談罷。祝你快樂！

你的廣平

九月二十三晚。

廣平兄：

廿七日寄上一信，收到了沒有？今天是我在等你的信了，據我想，你于廿一二大約該有一封信發出，昨天或今天要到的，然而竟還沒有到，所以我等着。

我所辭的兼職（研究教授），終于辭不掉，昨晚又將聘書送來了，據說林玉堂因此一晚睡不着。使玉堂睡不着，我想，這是對他不起的，所以只得收下，將辭意取消。玉堂對於國學院，不可謂不熱心，但由我看來，希望不多，第一是沒有人才，第二是校長有些

掣肘(我覺得這樣)。但我仍然做我該做的事，從昨天起，已開手編文學史講義，今天編好了第一章。眠食都好，飯兩淺碗，睡覺是可以有八或九小時。

從前天起，開始吃散拿吐瑾，只是白糖無法辦理，這裏的馬蟻可怕極了，有一種小而紅的，無處不到。我現在將糖放在碗裏，將碗放在貯水的盤中，然而倘若偶然忘記，則頃刻之間，滿碗都是小馬蟻。點心也這樣。這裏的點心很好，而我近來却怕敢買了，買來之後，吃過幾個，其餘的竟無法安放，我住在四層樓上的時候，常將一包點心和馬蟻一同拋到草地裏去。

風也很利害，幾乎天天發，較大的時候，令人疑心窗玻璃就要吹破；若在屋外，則走路倘不小心，也可以被吹倒的。現在就呼呼地吹着。我初到時，夜夜聽到波聲，現在不聽見了，因為習慣了，再過幾時，風聲也會習慣的罷。

現在的天氣，同我初來時差不多，須穿夏衣，用涼席，在太陽下行走，即遍身是汗。聽說這樣的天氣，要繼續到十月（陽歷？）底。

迅：

九月二十八日夜。

今天下午收到廿四發的來信了，我所料的並不錯。但粵中學生情形如此，却真出我的“意料之外”，北京似乎還不至此。你自然只能照你來信所說的做，但看那些職務，不是忙得連一點閒空都沒有

了麼？我想，做事自然是應該做的，但不要拚命地做才好。

我之願合同早滿者，就是願意年月過得快，快到十七年，可惜來此未及一月，却如過了一年了。其實此地對於我的身體，彷彿倒好，能吃能睡，便是證據，也許肥胖一點了罷。不過總有些無聊，有些不高興，好像不能安居樂業似的，但我也以轉瞬便是半年，一年，聊自排遣，或者開手編講義，來排遣排遣，所以眠食是好的。我在這裡的情形，就是如此，還可以無需幫助，你還是給學校辦點事的好。

中秋的情形，前信說過了。謝君的事，原已早向玉堂提過的，沒有消息。聽說這裡喜歡用“外江佬”，理由是因為倘有不合，外江佬捲鋪蓋就走了，從此完事，本地人却永久在近旁，容易結怨云。這也是一種特別的哲學。謝君的令兄我想暫且不去訪問他，否則，他須來招呼我，我又須去回謝他。反而多一番應酬也。

伏園今天接孟餘一電，招他往粵辦報，他去否似尚未定。這電報是廿三發的，走了七天，同信一樣慢，真奇。至于他所宣傳的，大略是說：他家不但常有男學生，也常有女學生，但他是愛高的那一關的，因為他最有才氣云云。平凡得很，正如伏園之人，不足多論也。

此地所請的教授，我和兼士之外，還有朱山根。這人是陳源之流，我是早知道的，現在一調查，則他所安排的羽翼，竟有七人之多，先前所謂不問外事，專一看書的輿論，乃是全都為其所騙。他

已在開始排斥我，說我是“名士派”，可笑。好在我並不想在此掙萬世之業，不去管他了。

我到郵政代辦處的路，大約有八十步，再加八十步，才到便所，所以我一天總要走過三四回，因為我須去小解，而牠就在中途，只要伸首一窺，毫不費事。天一黑，就不到那里去了，就在樓下的草地上了事。此地的生活法，就的如此散漫，真是聞所未聞。我因為多住了幾天，漸漸習慣，而且罵來了一些用具，又自買了一些用具，又自僱了一個用人，好得多了，近幾天有幾個初到的教員，被迎進在一間冷房裏，口乾咽無水，要小便則須旅行，還在“茫茫若喪家之狗”哩。

聽講的學生倒多起來了，大概有許多是罰科的。女生共五人。我決定目不邪視，而且將來永遠如此，直到離開了廈門。嘴也不大亂吃，只吃了幾回香蕉，自然比北京的好，但價亦不廉，此地有一所小店，我去買時，倘五個，那里的一位胖老婆子就要“吉格渾”（一角錢），倘是十個，便要“能（二）格渾”了。究竟是確要這許多呢，還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，我至今還不得而知。好在我的錢原是從廈門騙來的，拿出“吉格渾”“能格渾”去給廈門人，也不打緊。

我的功課現在有五小時了，只有兩小時須編講義，然而頗費事，因為文學史的範圍太大了。我到此之後，從上海又買了一百元書。克士已有信來，說他已遷居，而與一個同事姓孫的同住。我想，這人是不好的，但他也不笨，或不至于上當。

要睡覺了，已是十二時，再談罷。

迅。

九月三十日之夜。

14

迅師：

廿二晚寫好的信，廿四早發出了。當日下午收到“彷徨”和“十二個”，包裹甚好，書一點沒有損壞。但是兩本書要寄費十分，豈非太不經濟？

我一天的時間；能够給我自己支配的，只有晚上九時以後，我做自己的事——如寫信，豫備教材——全得在這時候。此外也許有時有閒，但不一定。所以我寫信時匆忙極了，許多應當寫下來的事，也往往忘卻，致使你因此掛心，這真是該打！忘記了什麼呢？就是我光知道訴苦，說我住的是“碰壁”的房，可是現在已經改革了，東面的樓上住的一位附小的教員辭了職，校長教我搬去，我趕緊實行，于到校第二個星期六搬過來了。此樓方形，隔成田字，間間頗大，用具也不少。每間住一人，餘三人為小學教員，胸襟一樣狹窄，第一天即三人成衆，給我聽了不少諷刺話，我也頗氣憤，但因不是在做學生了，總得將就一些，便忍耐下去，次早還要陪笑臉招呼，這真是做先生的苦處。現在她們有點客氣了，然而實在熱鬧得可以，總是高朋滿坐，即使只有三人，也還是大叫人喧，沒一時安靜。更難堪的是有兩位自帶女僕婢子，日裏做事，夜間就在她們房

裏搭牀，連飯菜也由用人用煤油爐煮食，一小房便是一家庭，其汗濁局促可想。所以我的房門口的過道，就成了女僕婢子們的之地，擺了桌子，吃飯，梳洗，桌下鍋盆碗碟，堆積甚多，煞是好看。但我這方面總是竭力迴避，關起門來，算是我的世界，好在一大塊向南的都是窗，有新空氣，不會病了。

這個學校，先前是師範和小學合在一處的，現在師範分到新校去了，但校舍還未造好，正在籌備，所以師範教員和學生仍舊住在小學——即舊校裏。今年暑假以後，算是大加革新了，分設教務，總務，訓育于校長之下，而訓育最繁瑣，且須管理寄宿，此校學生曾起反對校長風潮，後雖平息，而常憤憤，每尋瑕伺隙，與辦事人爲難。我上課的第一天，學生就提出改在寢室內自修（原在教室，但燈暗……）的難題目給我做。現已給以附有條件的允許，于明日實行。但那麼一來，學生散處各室，夜間查堂就更加困難了。對寢室負責的，我之外本來還有一舍監，現此人因常罵學生及僕人，大有非去不可之勢，學校當局以爲我閒空，要我兼任（但不加薪）我，只答應暫兼數天，那時就將更加忙碌，因早晚舍監應做的如督率女僕，收拾寢室，廁所……也須歸我管理也。

看你在廈大，學生少，又屬草創，事多而趣少，如何是好？菜淡不能加鹽麼？胡椒多吃也不是辦法，買罐頭補助不好麼？火腿總有地方買，不能做來吃麼？萬勿省錢爲要！！

廣東水果現時有楊桃，五瓣橫斷如星形色黃綠，廈門可有麼？

廣東常有雨，但一止就可以出街，無雨則熱甚，上課時汗流浹背的，蚊子大出，現在就一面寫字，一面在喂牠。螞蟻也不亞于廈門，記得在“碰壁”的房裏時，夜間睡眠中，臂膊還曾被其所咬；食物自然更易招致，即使掛起來，也能緣繩而至，須用水繞，始得平安。空氣甚溼，衣物書籍，動輒發霉，討厭極了。

我雖然忙，但“新女性”既轉折的寫了信來，似乎不好推却。不過我的作品太幼稚，你有什麼方法鼓舞我，引導我，勿使我疏懶退縮不前麼？

現在我事務雖然加多，但辦得較前熟手了。八時教課，實則只要預備四班教材，而都是從頭講起，班高的講快，參考簡單，班低講慢，參考不能辭勞苦，寧可力竭而去，不欲懶散而存，所以我願意努力工作，你以為何如？

有北京消息沒有，學校近況如何？

祝你健康。

廣平

九月二十八晚。

15

廣平兄：

一日寄出一信并“莽原”兩本，早到了罷，今天收到九月廿九的來信了，忽然于十分的郵票大發感慨，真是孩子氣。花了十分，比寄失不是好得多麼？我先前聞粵中學生情形，頗“出于意表之外”，

今聞教員情形，又“出于意表之外”，我先前總以為廣東學界狀況，總該比別處好得多，現在看來，似乎也只是一種幻想。你初作事，要努力工作，我當然不能說什麼，但也須兼顧自己，不要“鞠躬盡瘁”才好。至于作文，我怎樣鼓舞，引導呢？我說，大膽做來，先寄給我，不夠麼？好否我先看，即使不好，現在太遠，不能打手心，只得記賬，這就已可以放膽下筆，無須退縮的了，還要怎麼樣呢？

從信上推測起你的住室來，似乎比我的闊些，我用具寥寥，只有六件，皆從奮鬥得來者也。但自從買了火酒燈之後，我也忙了一點，因為凡有飲用之水，我必煮沸一回才用，因為忙，無聊也彷彿減少了。醬油已買，也常吃罐頭牛肉，何嘗省錢！！火腿我却不想吃，在北京時吃怕了。在上海時，我和建人因為吃不多，便只叫了一碗炒飯，不料又惹出影響，至于不在先施公司多買東西，孩子之神經過敏，真令人無法可想。相距又遠，鞭長不及馬腹，也還是姑且記在賬上罷。

我在此常吃香蕉，柚子，都很好；至于楊桃，却沒有見過，又不知道是甚麼名字，所以也無從買起。鼓浪嶼也許有罷，但我還未去過，那地方大約也不過像別處的一樣，我也無甚趣味終于懶下來了。此地雨倒不多，只有風，現在還熱，可是荷葉却乾了。一切花，我大抵不認識；羊是黑的。防止螞蟻，我現也用四面圍水之法，總算白糖已經安全，而在桌上，則晝夜總有十餘匹爬着，拂去又來

，沒有法子。

我現在專取閉關主義，一切教職員，少與往來，也少說話。此地之學生似尚佳，清早便運動，晚亦常有；閱報室中也常有人。對我之感情似亦好，多說文科今年有生氣了，我自省自己之懶惰，殊爲內愧。小說史有成書，所以我對於編文學史講義，不願草率，現已有兩章付印了，可惜本校藏書不多，編起來很不便。

北京信已有收到，家裏是平安的，煤已買，每噸至二十元。學校還未開課，北大學生去繳學費，而學校當局不收，可謂客氣，然則開學之毫無把握可知。女師大的事沒有聽到什麼，單知道教員都換了男師大的，大概暫時當是研究系勢力。總之，環境如此，女師是大決不會單獨弄好的。

上遂要搬家眷回南，自己行踪未定，我曾爲之寫信向天津學校設法，但恐亦無效。他也想赴廣東，而無介紹。此地總無法想，玉堂也不能指揮如意，許多人的聘書，校長壓了多日才發下來。校長是尊孔的，對於我和翁士，倒還沒有什麼，俱因爲化了這許多錢，汲汲要有成效，如以好草喂牛，要擠些牛乳一般。玉堂蓋亦窺知此隱，故不日要開展覽會，除學校自買之泥人(古冢中土偶也)而外，還要將我的石刻拓片出出。其實這些古董，此地人那里會要看，無非胡里胡塗，忙碌一番而已。

在這里好像刺戟少些，所以我頗能睡，但也做不出文章來，北京來催，只好不理。□□書店想我有書給他印，我還沒有；對於北

新，則我還未將“華蓋集續編”整理給他，因為沒有工夫。長虹和這兩店，鬧起來了，因為要錢的事。沈鐘此和創造社，也鬧起來了，現已以文章口角；創造社伙計內部，也鬧起來了，已將柯仲平逐出。原因我不知道。

迅。

十，四，夜。

迅師：

今早到辦公室就看見你廿二日寫給我的信了。現在是卅晚十時，我正從外面回校，因為今天是我一個堂兄生了孩子的滿月，在城隍廟內的酒店請客，人很多，菜頗精緻，我回來後吃廣東酒席，今天是第二次了。廣東一桌翅席，祇幾樣菜，就要二十多元，外加茶水。酒之類，所以平常請七八個客，叫七八樣好菜，動不動就是四五十元。這種應酬上的消耗，實在利害，然而社會上習慣了，往往不能避免，真是惡習。

現時我于教課似乎熟習些，預備也覺容易，但將上講堂時，心中仍不免忐忑。訓育一方，則千頭萬緒，學生又多方找事給我做，找難處給我處理，往往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校務舍務，俱不能說開。前信曾說過舍監要走的事，幸而現在已經打消了，我也省得來獨力支持，專招怨罵了。

睡早而少吃茶煙是出于自然還是強制？日間無聊將何以寫憂？

廣東幾乎無日無雨，天氣潮溼，書物不易存儲，出太陽則又熱不可耐，討厭之極。又此地不似外省隨便，女人穿衣，兩三月輒換一個尺寸花頭，高低大小，千變萬化，學生又放起人綽號，所以帶回來的衣服，都打算送給人穿，自己從新做過，不是名流，未能免俗，然私意總從儉樸節約着想，因我固非裝飾家也。但此種惡習，也與酒席一樣消耗得令人厭惡。

願你將你的情形時時告我。祝你安心課業。

廣平

迅師：

九月卅晚十時半

現在我又給你寫信了，卅日寫子一紙，本待寄去，又想，或者就有來信，所以又等着，到現在，四天了，中間有禮拜六，日，明天也許有信到，但是我等不及了，恐怕你盼望，就先寄給你罷。

三日星期，則上半天全化在將這些分給各班各組的事情上，神疲力盡，十一時始完。午餐後去看李衷妹及陳君，他們正擬邀我往城北游玩，因一同出城，鄉村風景，甚覺宜人，野外花園，殊有清趣，樹木蔚為大觀，食品較城市便宜，我們三人在北園飲茶吃炒粉，又吃雞，菜，共飽二頓，而所費不過三元餘，從午至暮，盤桓半日，始返陳宅

今天四日晨，復與大家往第一公園一游，午後上街買書報，又回家一看，三時頃回校收學生傳章回來之撲滿，直至五時，還只數個，明天尚有事做也。當我回校時，案上見有李之良名片，她初到

粵，人地生疏，又不懂話，因即于晚六時半往訪，聽了一點關於北京的情形。才知道我出京後，那邊收不到我的信，但是謝君的弟弟却收到的，不知何故。你這里于北京消息不隔膜麼？

我事情仍甚忙，學生對我尚無惡感，可是應付得太費力了，處處要鈎心鬪角，心裏不願如此，而表面上不得不如此，我意姑且盡職一學期至陽歷一月，如那時情形不佳則惟有另圖生活之一法了。

前兩天學校將所收的學費分掉了，新教職員得薪水之三成，我收到五十九元四角。總之，所謂主任也者，名目好聽，事情繁，收入少，實在爲難，不過學學經驗，練練脾氣，也是好的，從前是氣衝牛斗的害馬，現在變成童養媳一般，學生都是婆婆小姑，要看她們的臉色做事了。這樣子，又那里會有自我個性，本來的面目。然而回心一想，社會就是這樣，我從前太任性了，現今正應多加磨練，以銷盡我的鋒銜，那時變成什麼，請你監視我就是了。

你近况何如？對於程度較低的學生，倘用了過于深邃充實的教材，有時反而使他們難于吸收，更加不能了解：請你注意于這一層。

現已十一時，快夜半了，昨夜睡得不多，現倦甚，以後再談罷，祝你精神康適

廣平

十月四日晚十一時

迅師：

六日收到您九月廿七的信及雜誌一束，廿二的信亦已收到。我除十八以前的信外，又廿四，廿九，十月五日，及此信共四封，想也陸續寄到了。

廈大情形，聞之令人氣短，後將何以爲計，念念。廣州辦學，似乎還不至如此，你也有熟人如顧先生等，倘現時地位不好住，可願意來此間一試否？

我在此處，校中瑣事太多，一點自己的時間都沒有，幾乎可以說全然賣給牠了。其價若干？你猜，今天領到九月份薪水，名目是百八十元之四成五，實得小洋三十七元，此外有女師畢業生演劇爲母校籌款，因爲是主任，派購入場券一張五元，諸如此類，不勝其煩。而最討厭的是整天對學生鉤心鬪角，不能推誠相與（學生視學校如敵人，此少數人把持所致），所以覺得實在沒趣但仍姑且努力。倘若是沒法辦，那時再作他圖罷。

本來你在廈門就令人覺得不合式，但是到了現在，你有什麼方法呢？信的郵遞又是那麼不便，你的情形已經盡情地說出來了沒有呢？

“語絲”九六上“女師大的命運”那篇豈明先生說：“經過一次解散而去的師生有福了”那麼，你我不是有福的麼？大可以自慰了。

祝你精神。

廣平

十月七晚十二時。

18

廣平兄：

十月四日得九月廿九日來信後，即于五日寄一信，想已收到了。人間的糾葛真多，兼士直到現在，未在應聘書上簽名，前幾天便擬于國學研究成立會一開畢，便往北京去，因為那邊也有許多事待他料理。玉堂大不以為然，而兼士却非去不可。我便從中調和，先令兼士在應聘書上簽名，然後請假到北京去一趟，年內再來廈門一次，算是在此半年，兼士有些可以了玉堂又堅執不允，非他在此整半年不可。我只好退開。過了兩天，玉堂也可以了，大約也覺得除此更無別路了罷。現在此事只要經校長允許後，便要告一結束了。兼士大約十五左右動身，聞先將赴粵一看，再向上海。伏園恐怕也同行，至是否便即在粵，抑接洽之後，仍回廈門一次，則不得而知。孟餘請他是辦副刊，他已經答應了，但何時辦起，則似未定。

據我想：兼士當初是未嘗不豫備常在這里的，待到廈門一看，覺交通之不便，生活之無聊，就不免“歸心如箭”了。這實在是無可如何的事，教我如何勸得他。

這裏的學校當局，雖出重資聘請教員，而未免視教員如變把戲者，要他空拳赤手，顯出本領來。即如這回開展覽會，我就吃苦不少，當開會之前，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陳列，我答應了。但我只

有一張小書桌和小方桌，不够用，只得攤在地上，伏着，一一選出。及至拿到會場去時，則除孫伏園自告奮勇，同去陳列之外，沒有第二人幫忙。尋校役也尋不到，于是只得二人陳列，高處則須桌上放一椅子，由我站上去。弄至中塗，白果又硬將孫伏園叫去了，因為他是“襄理”（玉堂的），有叫孫伏園去之權力。兼士看不過去，便自來幫我，他已喝了一點酒，這回跳上跳下，晚上就大吐了一通。玉堂信用此人，可謂胡塗，我前回辭國學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，因怕兼士與玉堂覺得難也，現在看來，總非堅決辭去不可，人亦何苦因為別人計，而自輕自賤至此哉！

此地的生活也實在無聊，外省的教員，幾乎無一人作長久之計，兼士之去，固無足怪。但我比兼士隨便一些，又因為見玉堂的兄弟及太太，都很為我們的生活操心；學生對我尤好，只恐怕在此住不慣，有幾個本地人，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，豫備星期日我若往市上去玩，他們好同去作翻譯。所以只要沒有什麼天下不去的事，我總想在此至少講一年，否則，我也許早跑到廣州或上海去了。

自從我到此之後，寄給我的各種期刊很雜亂，忽有忽無。我有時想分寄給你，但不見得期期有，勿疑為郵局失落。好在這類東西，看過便罷，未必保存，完全與否亦無什麼關係。

我來此已一月餘，只做了兩篇講義，兩篇稿子給“莽原”，但能睡，身體似乎好些。我想，二三天內該可以得到來信，但這信我明天要寄出了。

迅

十月十日。

19

廣平兄：

昨天剛寄出一封信，今天就收到你五日的來信了。你這封信，在船上足足走了七天多，因為有一個北大學生來此做編輯員的，就于五日從廣州動身，船因避風，或行或止，直到今天才到，你的信大約就與他同船的。一封信的往返，往往要二十天，真是可歎。

我看你的職務太煩劇了，薪水又這麼不可靠，衣服又須如此變化，你够用麼？我想：一個人也許應該做點事，但也無須乎勞而無功，天天看學生的臉色辦事，于人我都無益，這也就是所謂“敝精神于無用之地”，聽說在廣州尋事做並不難，你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學期之末呢？忙自然不妨，但倘若連自己休息的時間都沒有，那可是不值得的。

我的能睡，是出于自然的，此地雖然不乏瑣事，但究竟沒有北京的忙，即如校對等事，在這里就沒有。酒是自己不想喝，我在北京，太高興和太憤懣時就喝酒，這里雖然仍不免有小刺戟，然而不至于“太”所以可以無須喝了，況且我本來沒有癮。少吸烟捲，可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大約因為編講義，只要調查，無須思索之故罷。但近幾天可又多吸了一點，因為我連做了四篇“舊事重提”這東西還有兩篇便完，擬下月再做，從明天起，又要編講義了。

兼士尚未動身，他連替他的人也還未弄妥，但因為急于回北京，聽說不往廣州了。孫伏園似乎還要去一趟。今天又得李逢吉從大連來信，知道他往廣州，但不知道他去作何事。

廣東多雨，天氣和廈門竟這麼不同麼？這裡不下雨，不過天天有風，而風中很少灰塵，所以並不討厭。我自從買了火酒燈以後，開水不生問題了，但飯菜總不見佳。從後天起，要換廚子了，然而大概總還是差不多的罷。

迅

十月十二夜。

八日的信，今天收到了；以前的九月廿四，廿九，十月五日的信，也都收到，看你收入和做事的比例，實在相距太遠了。你不知能即另作他圖否？我以為如此情形，努力也都是白費的，

“經過一次解散而去的”，自然要算有福，倘我們還在那里，一定比現在要氣憤得多。至于我在這里的情形，我信中都已陸續說出，其實也等于賣身，除爲了薪水之外，再沒有別的什麼，但我現在或者還可以暫時敷衍，再看情形。當初我也未嘗不想起廣州，後來一聽情形，暫時不作此想了。你看陳惺農尙且站不住，何況我呢。

我在這里不大高興的原因，首先是在周圍多是語言無味的人物，令我覺得無聊。他們倘肯讓我獨自躲在房裏看書，倒也罷了，偏又常常尋上門來，給我小刺戟。但也很有一班人當作寶貝看，和在北京的天天提心吊膽，要防危險的時候一比，平安得多，只要自己

的心靜一靜，也未嘗不可以暫時安住。但因為無人可談，所以將牢騷都在信裏對你發了。你不要以為我在這裏苦得很，其實也不然的，身體大概比在北京還要好一點。

你收入這樣少，够用麼？，我希望你通知我。

迅

十月十五日夜。

20

迅師：

學校因今天是星期，明天補假一日，我免去了教課三點鐘。今晚有女師畢業生演劇助款為母校建築，我或要去招呼學生。昨天已經去了一晚，演的是洪深編的“少奶奶的扇子”。北京女師大恢復紀念時，陸秀珍他們也曾演過此劇，但男女角俱用女人，勞而無功，此處編為一種劇社組織，男女角各以性分任，無矯揉造之弊，女角又大方，不差澀而聲音大，故較那一回為優。但開場太遲，仍然不守時刻，且閉幕後空堂太久，又未插入餘興，致使不耐久坐者往往先去，則其所短也。

這回于九日收到十月四日來信，但信內所說的“一日寄出一信并”莽原”兩本，却至今未見，不知何故。又來信云收到我九月廿九信，而未提廿四寄出的一封，恐回覆之語，必在失去的一日信內，是否？如亦未收到，則是同時你失我一信，我失你一信二書了。

我的住室並不闊，縱五步橫六步（平常步），桌椅是拿各處的

破爛的湊合成功的。但最苦的是那鄰人三戶，總是叫囂吵鬧，倘或早睡（十時），即常被驚醒。我的脾氣又是要靜一點，這纔能夠預備功課或寫字的，而此處却大相反。如此看來，恐怕至多也只能敷衍一學期，現時我在想留意別的機會。

香蕉柚子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在北京，就有人不願意你多吃，現在不妨事麼？你對我講的話，我大抵給些打擊，不至于因此使你有秘而不宣的情形麼？

防止螞蟻還有一法，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圍，以石灰粉畫一圈，即可避免，石灰又去濕，此法對於怕濕之物可採用。

看你四日的信，和廿七日那封信的刻不可耐的心情似乎有些不同了。這是真的，還是爲防止我的神經過敏而發的呢？

一點泥人，一些石刻拓片，就可以開展覽會麼？好笑。

四年級師範生已將畢業，而初做幾何，手工；豆工摺紙俱極草率。此處的學生頗輕視手工，縫紉，圖畫等也許是受時代影響，人心浮動之故罷。

現在已是三點三十五分了，寫了這幾個字，其遲鈍可想。但要說的都說了，如再記起，隨後再寫罷。

廣平

十月十一日下午三時。

21

廣平兄：

今天（十六日）剛寄一信，下午就收到十一日的來信了，寄我的信，是都收到的。我一日所寄的信，既然未到，那就恐怕已和“莽原”一同遺失。我也記不清那信裏說的是什麼了，由牠去罷。

我的情形，並未因為怕你神經過敏而隱瞞，大約一受刺激，便心煩，事情過後，即平安些。可是本校情形實在太不見佳，朱山根之流已在國學院大佔勢力，又要到這里來做法律系主任了，從此“現代評論”色彩，將瀰漫廈大。在北京是國文系對抗着的，而這裏的國學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適之陳源之流，我覺得毫無希望。你想：叢士至于如此模胡，他請了一個朱山根，山根就薦三人，田難干，辛家本，田千頃，他收了；田千頃又薦兩人，盧梅，黃梅，他又收了。這樣，我們個體，自然被排斥。所以我現在很想至多在本學期之末，離開廈大。他們實在有永久在此之意，情形比北大還壞。

另外又有一班教員，在作兩種運動：一，是要求永久聘書，沒有年限的；一，是要求十年二十年後，由學校付給養老金終身。他們似乎要想在這里建立他們理想中的地位，用橡皮做成的，諺云，“養兒防老”，不料廈大也可以“防老”。

我在這里又有一事不自由，學生個個認得我了，記者之類亦有來訪，或者希望我提倡白話，和舊社會開一通；或者希望我編週刊，鼓吹本地新文藝；而玉堂他們又要我在“國學季刊”上做些“之乎者也”，還有到學生週會去演說，我真沒有這三頭六臂。今天在本地報上載着一篇訪我的記事，對於我的態度，以為“沒有一點架子

，也沒有一點派頭，也沒有一點客氣，衣服也隨便，鋪蓋也隨便，說話也不裝腔作勢……”覺得很出意料之外。這裏的教員是博士很多，他們看慣了那僵然的模樣的，

今天又得了朱家驊君的電報，是給兼士玉堂和我的，說法政大學已改職（當是“委”字之誤）員制，叫我們去指示一切。大概是議定學制罷。兼士急于回京，玉堂是不見得去的，我本來大可以借此走一遭，然而上課不到一月，便請假兩三星期，又未免難于啓口，所以十之九總是不能去了，這實是可惜，倘在年底，就好了。

無論怎麼打擊，我不至于“秘而不宣”，而且也被打擊而無怨。現在柚子是不喫已有四五天了，因為我覺得不大消化。香蕉却還喫，先前是一喫便要肚痛的，在這里却不，而對於便秘，反似有好處，所以想暫不停止牠，而且每天至多也不過四五個。

一點泥人和一點拓片便開展覽會，你以為可笑麼？還有可笑的呢。田千頃並將他所照的照片陳列起來，幾張古壁畫的照片，還可以說是與“考古”相關，然而還有什麼“牡丹花”，“夜的北京”，“北京的刮風”，“養子”……。倘使我是主任，就非令撤去不可，但這裏却沒有一個人覺得可笑，可見在此也惟有田千頃們相宜。又國學院從商科借了一套歷代古錢來，我一看，大半是假的，主張不陳列，沒有通過。我說，那麼，應該寫作“古錢標本”。後來也不實行，聽說是恐怕商科生氣。後來的結果如何呢？結果是看這假古錢的人們最多。

這裏的校長是尊孔的，上星期日他們請我到週會演說，我仍說我的“少讀書”主義，並且說學生應該做“好事之徒”。他忽而大以為然，說陳嘉庚也正是“好事之徒”，所以肯興學，而不悟和他的尊孔衝突。這裏就是如此胡裏胡塗。

迅

迅師：

十月十六日之夜。

22

今日又是星四，又到我有機會寫信的時候了。況且明天是重九，衆板的辦公也得休息了。做學生時希望放假，做先生時更甚，尤其希望在教課鐘點最多那一天。明天我沒有課上。放假自然比不放假好，但我總覺得不湊巧，倘是星六或星一，我就省去二三小時一天的預備了，豈不更妙也哉！

南方重九可以登高，比北方熱鬧，廈門不知怎樣，廣東是這天旅行山上的人很多的。我因約了一位表姊，明天帶我去買布做多衣，大約不能玩了。說起冬衣，前幾天這裏雨且冷，不亞于北京的此時（甚言之耳，或不至如此），我的衣服送往家裏曬去了，無人送來，自己也無暇去取，就穿上四五層單衣褲，但竟因此傷風，九十兩日演劇時，我陪學生去做招待及各項事務，回來兩晚皆已十二點鐘，也着了些冷。幸而有人告訴我一個祕方，就是用枸杞子燉豬肝喫，喫了兩次，果然好了，現在更好了。

人多說：廣東這時這樣的冷，是料不到的。廈門有可以吹倒人

的大風而不冷，仍須穿夏衣的麼？那就比廣東暖熱了。

前信（十日寫寄）不是說你一日寄來的信和書都沒有收到麼，但是一日的信，十二收到了，書則在學校的印刷物堆裏，一位先生翻出來交還我的，大約到了好幾天了，但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。總之，書和信都收到了。

這封信特別的“孩子氣”十足，幸而我收到。“邪視”有什麼要緊，慣常倒不是“邪視”，我想，許是冷不提防的一睜罷！記得張競生之流發過一套偉論，說是人都提高程度，則對於一切，皆如鮮花美畫一般，欣賞之，願顯示于衆，而自然私有之念消，你何防體驗一下？

廣東一小洋換十六枚（有時十五），好的香蕉，也不過一毛買五個，起了許多黑點的，則半個銅元就買到了。我常買香蕉喫，因為這里的新鮮而香，和運到北京者大異。聞福建人多善做肉鬆，你何妨買些試試呢。

學生感情好，自然增加興致，處處培植些好的禾苗，以供給大衆，接濟大衆罷，這在自己，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愉快，不虛負此一行的。在南人中插入一個北人的你，而他們不但並不岐視，反而這樣優待，這是多麼令人“聞之喜而不寐”呢。話雖如此，却不要因此又拚命工作，能自愛，纔能愛人。

“新女性”上的文章，想下筆學做，但在現在，環境和時間都不容許，過幾時寫出再寄罷。

祝你有“聊”！

廣平

十月十四日晚。

23

廣平兄：

伏園今天動身了。我于十八日寄你一信，恐怕就在郵局裏一直歸到今天，將與伏園同船到粵罷。我前幾天幾乎也要同行，後來中止了。要同行的理由，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，但大部分却是爲公，我以爲法政大學既然需我們商議，應該幫點忙，而且厦大也太過于閉關自守，此後還應該與他大學往還。玉堂正病着，醫生說三四天可好，我便去將此意說明，他亦深以爲然，約定我先去，倘尙非他不可，我便打電報叫他，這時他病已好，可以坐船了。不料昨天又有了變化，他不但自己不說去，而且對於我的自去也翻了成議，說最好是向校長請假，教員請假向來是歸主任管理的現在他這樣說明是拿難題給我做。我想了一想，就中止了。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大概因爲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罷。此地實在太斤斤于銀錢，“某人多少錢一月”等等的話，談話中常聽見；我們在此，學校當局者也日日希望我們從速做許多工作，發表許多成績，像養牛之每日擠牛乳一般。某人每日薪水幾元，大約是大家都念念不忘的。我一走，至少需兩星期，有些人一定將以爲我白白騙去了他們半月薪水，玉堂之不願我曠課，或者就因爲顧慮着這一節。我已收了三個月薪水，而

上課才一月，自然不應該又請假，但倘計劃遠大，就不必拘拘于此，因為將來可以盡力之日正長。然而他們是眼光不遠的，我也不作久遠之想，所以我便不走，擬于本年中為他們作一篇季刊上的文章，到學術講演會去講演一次，又將我所輯的“古小說掬沈”獻出，則學校可以覺得錢不白化，而我也可以來去自由了。至于研究教授，那自然不再去辭，因為即使辭掉，他們也仍要想法使你做別的工作，使收成與國文系教授之薪水相當的，還是任牠拖着的好。

“現代評論”派的勢力，在這里我看要膨漲起來，當局者的性質，也與此輩相合。理科也很忌文科，正與北大一樣。閩南與閩北人之感情頗不洽，有幾個學生極希望我走，但並非對我有惡意，乃是要學校倒楣。

這幾天此地正在歡迎兩位名人。一個是太虛和尚到南普陀來講經，于是佛化青年會提議，擬令學生捧鮮花，隨太虛行踪而散之，以示“步步蓮花”之意。但此議竟未實行，否則和尚化為潘妃，倒也有趣。一個是馬寅初博士到廈門來演說，所謂“北大同人”，正在發昏章第十一，排班歡迎。我固然是“北大同人”之一，也非不知銀行之可以發財，然而于“銅子換毛錢，毛錢換大洋”學說，實在沒有什麼趣味，所以都不加入，一切由牠去罷。（二十日下午）

寫了以上的信之後，去下看書，聽得打四點的下課鐘了，便到郵政代辦所去看，收得了十五日的來信。我那一日的信既已收到，那很好。邪視尚不敢，而况“賸”乎？至於張先生的偉論，我也很佩

服，我若作文，也許這樣說的。但事實怕很難，我若有公之于衆的東西，那是自己所不要的，否則不願意。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，大約當在二十五世紀，所以決計從此不幹了。

這里近三天涼起來了，可穿夾衫，據說到冬天，比現在冷得不多，但草却已有黃了的，學生方面，對我仍然很好；他們想出一種文藝刊物，已爲之看稿，大抵尙幼稚，然而初學的人，也只能如此，或者下月要印出來，至於工作，我不至于拚命，我實在比先前懈得多了，時常閒着玩，不做事。

你不會起草章程，並不足爲能力薄弱之證據。草章程是別一種本領，一須多看章程之類，二須有法律趣味，三須能顧到各種事件。我就最怕做這東西，或者也非你之所長罷。然而人又何必定須會做章程呢？即使會做，也不過一個“做章程者”而已。

據我想，伏園未必做文論，是辦副刊，孟餘們的意思，蓋以爲副刊的效力很大，所以想大大的幹一下。上遂還是找不到事做，真是可歎，我不得已，已囑伏園面託孟餘去了。

初九日這里放一天假，我本無功課，毫無好處；登高之事，則廈門似乎不舉行，肉鬆我不要吃，不去查考了。我現在買來吃的，只是點心和香蕉，偶然也買罐頭。

明天要寄你一包書，都是零零碎碎的期刊之類，歷來積下，現在一總寄出了。內中的一本“域外小說集”，是北新書局新近寄來的

·夏天你要，我託他們去買，回說北京沒有，這回大約是碰見了，所以寄來的罷，但不大乾淨，也許是久不印，沒有新書之故。現在你不教國文，已沒有用，但他們既然寄來，也就一併寄上，自己不要，可以送人的。

我已將“華蓋集續編”編好，昨天寄去付印了。

迅。

二十日燈下。

24

迅師：

從清早在期望中收到你的信（十日寫寄），我歡喜的讀着，你的心情似乎也能稍安了，但不知是否騙人安心，所以這樣說，而實則勉強棲息在不合意的地方。

兼士，伏園先生已動身來粵也未？如要翻譯，我可以盡義務的。

法政大學停一學期，再整理開學，文科主任的郭，做官去了，將來什麼人來此教授，現尚未定。你如有意來粵就事，則你在這裏的熟人頗不少，現在正是可以設法的時候，但這自然是現在的萬難再站下去的話。

昨星期日的上午及晚上，今晚，偷空湊了一篇 文章寄上。可以過得去就轉寄上海，否則儘可作廢。

我校的舍監自行辭職，跑到法院裏做女書記官去了。一時請不着人，就要我兼盡義務。明天她去到任，據說暫時還在這裏幫助，

等聘着人再去，不知確否。

我自己在這裏也沒有好壞可說，各班主任多不一致，對於訓育，甚無進展，而且沒空閒，機心甚令人厭，倘有機會，不惜舍而之他也。

現甚困倦，如再有話，下次續寫。

廣平

十月十八日晚。

25

廣平兄：

我今天上午剛發一信，內中說到廈門佛化青年會歡迎太虛的笑話，不料下午便接到請柬，是南普陀寺和閩南佛學院公邀太虛，并邀我作陪，自然也還有別的人。我決計不去，而本校的職員硬要我去，說否則他們將以為本校看不起他們。個人的行動，會涉及全校，真是窘極了，我只得去。羅庸說太虛“如初日芙蓉”，我實在看不出這樣，只是平平常常。入席，他們要我與太虛並排上坐，我終于推掉，將一位哲學教員供上完事。太虛倒並不專講佛事，常論世俗事情，而作陪之教員們，偏好問他佛法，什麼“唯識”呀，“涅槃”哪，真是其愚不可及，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歟。其時又有鄉下女人來看，結果是跪下大磕其頭，得意之狀可掬而去。

這樣，總算白喫了一餐素齋。這裏的酒席，是先上甜菜，中間鹹菜，末後又上一碗甜菜，這就完了，並無飯及稀飯。我喫了幾回

，都是如此。聽說是廈門的特別習慣，福州即不然。

散後，一個教員和我談起，知道有幾個這回同來的人物之排斥我，漸漸顯著了，因為從他們的語氣裏，他已經聽得出來，而且他們似乎還同他去聯絡。他于是歎息說；“玉堂敵人頗多，但對於國學院不敢下手者，只因為兼士和你兩人在此也。兼士去而你在，尚可支持，倘亦走，敵人即無所顧忌，玉堂的國學院就要開始動搖了。玉堂一失敗，他們也站不住了。而他們一面排斥你，一面又個個接家眷，準備作長久之計，真是胡塗”云云。我看這是確的，這學校，就如一部“三國志演義”，你鎗我劍，好看煞人。北京的學界在都市中擠軋，這是在小島上擠軋，地點雖異擠軋則同。但國學院內部的排擠現象，外敵却還未知道，將來一知道，就要樂不可支。我于這里毫無留戀，吃苦的還是玉堂，但我和玉堂的交情，還不到可以向他說明這些事情的程度，即使說了，他是否相信，也難說的。我所以只好一聲不響，自做我的事。他們想攻倒我，一時也很難，我在這里到年底或明年，看我自己的高興。至于玉堂，我大概是愛莫能助的了。

二十一日燈下。

十九的信和文稿，都收到了。文是可以用的，據我看來。但其中的句法有不妥處，這是小姐們的普通病，其病根在于粗心，寫完之後，大約自己也未必再看一遍。過一兩天，改正了寄去罷。

兼士擬于廿七日動身向滬，不赴粵；伏園却已走了，打聽陳惺

農，該可以知道他的住址。但我以為他是用不着翻譯的，他似認真非認真，似油滑非油滑，模模胡胡的走來走去，永遠不會遇到所謂“爲難”。然而行旌所過，却往往會留一點長遠的小麻煩來給別人打掃。我不是僱了一個工人麼？他却給這工人的朋友紹介，去包什麼“陳源之徒”的飯，我教他不要多事，也不聽。現在是“陳源之徒”常常對我罵飯菜壞，好像我是廚子頭，工人則因爲帮他朋友，我的事不大來做了。我總算出了十二塊錢給他們僱了一個廚子的幫工，還要聽埋怨。今天聽說他們要不包了，真是感激之至。

上遂的事，除囑那該打的伏園面達外，昨天又同兼士合寫了一封信給孟餘他們，可做的事已做，且聽下回分解罷。至于我的別處的位置，可從緩議，因我在此雖無久留之心，但目前也還沒有決去之必要，所以倒非常從容。既無“患得患失”的念頭，心情也自然安泰，決非欲“騙人安心，所以這樣說”的；切祈明鑒爲幸。

理科諸公之攻擊國學院，這幾天也已經開始了，因國學院房屋未造，借用生物學院屋，再以他們的第一着是討還房子。此事和我輩毫不相關，就含笑而旁觀之，看一大堆泥人兒撒在露天之下，風吹雨打，倒也沒趣。此校大約頗與南開相像，而有些教授，則惟校長之喜怒是伺，妬別科之出風頭，中傷挑眼，無所不至，妾婦之道也。我以北京爲汙濁，乃至廈門，現在想來，可謂妄想，大溝不乾淨，小溝就乾淨麼？此勝于彼者，惟不欠薪水而已。然而“校主”一怒，亦立刻可以關門也。

我所住的這麼一所大洋樓上，到夜，就只住着三個人；一張隨教授，一伏園，一即我。張因不便，住到他朋友那里去了，伏園又已走，所以現在就只有我一人。但我却可以靜觀默想，所以精神上倒並不感到寂寞。年假之期又已近來，于是就比先前沈靜了。我自己計算，到此剛五十天，而恰如過了半年。但這不只我，衆士們也這樣說，則生活之單調可知。

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話，可以形容這學校的，是“硬將一排洋房，擺在荒島的海邊上”。然而雖是這樣的地方，人物却各式俱有，正如一滴水，用顯微鏡看，也是一個大世界。其中有一班“妾婦”們，上面已經說過了。還有希望得愛，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員的老國文教授；有和著名的美人結婚，三月復離的青年教授；有以異性爲玩藝兒，每年一定和一個人往來，先引之而終拒之的密斯先生；有打聽糖果所在，羣往吃之的無恥之徒……。世事大概差不多，地的繁華和荒僻，人的多少，都沒有多大關係。

長虹又在和韋漱園吵鬧了，在上海出版的，“狂鱷”上大罵，又登了一封給我的信，要我說幾句話。這真是吃得閒空，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，這幾年來，生命耗去不少，也陪得够了，所以決計置之不理。況且鬧的原因，據說是爲了“莽原”不登向培良的劇本，但培良和漱園在北京發生糾葛，而要在上海的長虹破口大罵，還要在廈門的我出來說話，辦法真是離奇得很。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細曲折呢。

此地天氣涼起來了，可穿夾衣。明天是星期，夜間大約要看影戲，是林肯一生的故事。大家集資招來的，需六十元，我出一元，可坐特別席。林肯之類的故事，我是不太要看的，但在這裡，能有好的影片看嗎？大家所知道而以為好看的，至多也不過是林肯的一生之類罷了。

這信將于明天寄出，開學以後，郵政代辦所在星期日也辦公半日了。

十月二十三日燈下。

26

迅師：

現時是十點半，是我自己的時間了，我總覺得好久沒有消息似的總是盼望着，其實查了一查，是十八纔收過信，隔現在不過三天。

舍監十九辭職了，由我代她兼任，已經三天，白天查寢室清潔，晚上查自習，七時至九時走三角點位置的樓上下共八室，走東則西不復自習，走西而南又不復自習。每走一次，稍就攔即半小時，走三四次，即成了學生自習的時間，就是我在兜圈子的時間。至十時後，她們熄燈全都睡覺了，我纔得回房，然而還要豫備些教課。現在雖在尋覓適當的人，但是很不易，因為初師畢業者，學生以其資格相等，不佩服，而專門以上畢業的人，則又因舍監事煩而薪水少，不肯來了。

這回回粵，家裏有幾個婦孺，幫忙是誼不容辭的，不料有些沒有什麼關係的女人們，也跑到學校裏來，硬要借錢，纏繞不已，真教人苦惱極了。我磨命磨到寢食不安，折扣下來，所得有限，而她們硬當我發了大財，每月是二三百的進款。我的欠薪，恐怕要到明年底，纔能慢慢地派回一點，但看目前內外交迫的情形，則即使只維持到陽歷一月，我的身體也許就支持不住的。

迅師： 人是那麼苦，總沒有比較的滿意之處，自然，我也知道樂園是在天上人間總不免辛苦的，然而我們的境遇，像你到廈，我到粵的經歷，實在也太使人覺得寒心。人固應該在荊棘叢中尋坦途，但荊棘的數量也真多，竟生得永沒有一些空隙。

今晚又是星期四，初擬寫信，後想等一兩天，得了來信再寫，後又因為受了一點刺激，就提起筆來向你發牢騷了，過一會就會心平氣和的，勿念。

十九日收到十二寄的“語絲”九九期。這日我寄出一信，并文稿，想已到。

廣平：

十月廿一晚十一時十分。

迅師：

我昨晚寫了一張信，也在盼着來信，覺得今天大概可以得到的，早上到辦公處，果然看見桌上有你的信在，我歡喜的讀了。現在的是晚飯前的五時餘，我的飯還未開來，就又打開你的信，將要說的話寫在這下面。

職務實在棘手，我自然在設法的但聘書上寫着一學期，只好勉強做。而且我的訓育，頗關緊要，如無結果而去，也未免太不像樣，所以只得做，做得不好再說。今日學校約定了一個暫代舍監的人，她的使命是理化工作，對於舍務不大負責，每星期有三四天不住校，約是短期的，至多一學期，少則一二月。那麼，我還是忙，不過較現在可以較好。但她要十一月初纔能到校，所以現在仍是我獨當其衝，每晚要十點多後，纔能豫備功課或做私事。但有什麼法呢，我是訓育主任，因此就要使我變把戲，而且得像孫悟空一樣，搖身一變，化爲七十二個，纔够應付。

用度自然量入爲出，不够也不至於，我沒有開口，你不要用對少爺們的方法對付我，因爲我手頭愈寬，應付環境就愈困難，你曉得麼？我甚悔不到汕頭去教書，却到這里來，否則，恐怕要清靜得多。

迅：

伏園逢吉來，如要我招呼，不妨通知他們一聲，但我的忙碌，也請預先告訴。

我昨晚寫的信，也是向你發牢騷的，本想不寄，但也是一時的心情，所以仍給你看一看。然而我現在頗高興了，今天尋得了舍監。雖然要十一月一日纔來，但我盼望那時能够合起來將學校整頓一下，我然後再走，也不枉我這次來校一行。現在要吃飯了。這封信是分兩次寫的。不久就要去查自習，以及豫備教課（明天我有兩小時），下次再說罷。

廣平

十月廿二下午六時。

27

廣平兄：

廿三日得十九日信及文稿後，廿四日即發一信，想已到。廿二日寄來的信，昨天收到了。閩粵間往來的船，當有許多艘，而郵遞信件，似乎被一個公司所包辦，惟牠的船才帶信，所以一星期只有兩回，上海也如此，我疑心這公司是太古。

我不得同意，不見得用對付少爺們之法，請放心，但據我想，自己是恐怕決不開口的，真是無法可想，這樣食少事煩的生活，怎麼持久？但既然決心做一學期，又有人來幫忙，做做也好，不過萬不要拚命。人固然應該辦“公”，然而總須大家都辦，倘人們偷懶，而只有幾個人拚命，未免太不“公”了，就該適可而止，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幾趟，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幾件，自己也應該愛惜的，誰也沒有要求獨獨幾個人應該做得勞苦而死的權利。

我這幾年來，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，所以在北京時，拚命地做，忘記吃飯，減少睡眠，吃了藥來編輯，校對，作文。誰料結出來的，都是苦果子。有些人就將我做廣告來自利，不必說了；便是小小的“莽原”，我一走也就鬧架。長虹因為社裏壓下（壓下而已）了投稿，和我理論，而社裏則時時來信，說沒有稿子，催我作文。我實在有些憤憤了，擬至二十四期止，便將“莽原”停刊，沒有了刊物

，看大家還爭持些什麼。

我早已有些想到過，你這次出去做事，會有許多莫名其妙的人們來訪問你的，或者自稱創作家，或者自稱文學家，不但訪問，還要要求幫忙。我想，你是會去幫的，然而幫忙之後，他們還要大不滿足，而且怨恨，因為他們以為你收入甚多，這一點即等于不幫，你說竭力的幫了，乃是你吝嗇的謊話。將來或有些失敗，便都一哄而散，甚者還許下石，即將訪問你時所見的態度，衣飾，住處等等，作為攻擊之資，這是對於先前的吝嗇的罰。這種情形，我都曾一一嘗過了，現在你大約也正要開始嘗着這况味。這很使人苦惱，不平，但嘗嘗也好，因為知道世事就可以更加真切了，但這狀態是永續不得的，經驗若干時之後，便須恍然大悟，斬釘截鐵地將他們撇開，否則，即使將自己全部犧牲了，他們也仍不滿足，而且仍不能得救。其實呢，就是你現在見得可憐的所謂“婦孺”，恐怕也不在這例外。

以上是午飯前寫的。現在是四點鐘，今天沒有事了。兼士昨天已走，早上來別。伏園已有信來，云船上大吐（他上船之前喝了酒，活該！）現寓長堤的廣泰來客店，大概我信到時，他也許已走了。

這裡可穿夾衣，晚上或者可加棉坎肩，但近幾天又無需了。今天下雨，也並不涼。我自從僱了一個工人之後，比較的便當得多。至于工作，其實也並不多，閒工夫儘有，但我總不做什麼事，拿本無聊的書玩玩的時候多，倘連編三四點鐘講義，便覺影響于睡眠，

不容易睡着，所以我講義也編得很慢，而且遇有來催我做文章的，大抵置之不理，做事沒有上半年那麼急進了，這似乎是退步，但從別一面看，倒是進步也難說。

樓下的後面有一片花園，用有刺的鐵絲攔着，我因為要看牠有怎樣的攔阻力，前幾天跳了一回試試。跳出了，但那刺果然有效，給了我兩個小傷，一股上，一膝旁，可是並不深，至多不過一分。這是下午的事，晚上就全愈了，一點沒有什麼。恐怕這事會招到詬誶，但這是因為知道沒有什麼危險，所以試試的，倘覺可慮，就很謹慎。例如，這里頗多小蛇，常見被打死着，頸部多不膨大，大抵是沒有什麼毒的，但到天暗，我便不到草地上走，連夜間小解也不下樓去了，就用磁的唾壺裝着，看夜半無人時，即從窗口潑下去。這雖然近於無賴，但學校的設備如此不完全，我也只得如此。

玉堂病已好了。白果已往北京去接家眷，他大概決計要在這里安身立命。我身體是好的，不喝酒，胃口亦佳，心緒比先前較安帖。

迅。

十月二十八日。

28

迅師：

昨廿二晚寫一信，或者與此信同到，亦未可知。

今早到辦事處，見你十九寄來的信；一日所寄的信及“莽原”，已隨後收到，前信說及了。

這里既電邀你，你何妨來看一看呢。廣大（國學）現係從新開

始，自然比較的希望，教員大抵新聘，學生也加甄別，開學在下學期，現在是着手籌備。我想，如果再有電邀，你可以來籌備幾天，再回廈門教完這半年，待這里開學時再來。廣州情形雖云複雜，但思想言論，較為自由，“現代”派這里是立不住的，所以正不妨來一下。否則，下半年到那去呢？上海雖則可去，北京也可去，但又何必獨不赴廣東？這未免太傻氣了。

我讀了你這封信後，我以為最要緊的是上面的那些話，此外也一時想不起要說什麼來。總之，你可打聽清楚，倘可以抽出一點工夫，即不妨來參觀一週，將來可做則做，要不然，明年不來就是了。我所說我的困難情形，是我那女師所特有的，別的地方却不如此。

我寫這信，是從新校辦公處跑回舊校寢室寫的，現在急于去辦事，就此擱筆了。

廣平

十月廿三上午九時。

我這信，也因希望你來，故說得天在亂墜，一切由你洞鑒可矣。

29

廣平兄：

前日（廿七）得廿日的來信後，寫一回信，今天上午自己送到郵局去，剛投入郵箱，局員便到將二十三發的快信交給我了。這兩封信是同船來的，論理本該先收到快信，但說起來實在可笑，這里

的情形是異乎尋常的。普通信件，一到放在玻璃箱內，我們倒早看見；至於掛號的呢，則祕而不宣，一個局員躲在房裏，一封一封上賬，又寫通知單，叫人帶印章去取。這通知單也並不送來，仍然供在玻璃箱裏，等你自己走過看見。快信也同樣辦理，所以凡掛號信和“快”信，一定比普通信收到得遲。

我暫不赴粵的情形，記得又在二十一日信裏說過了。現在伏園已有信來，並未有非我即去不可之概；開學既然在明年三月，則年底去也還不遲。我固然很願意現在就走一趟，但事實的牽扯也實在太利害，就是：走開三禮拜後，所任的事攔下太多，倘此後一一補做，則工作太重，倘不補，就有占了便宜的嫌疑。假如長在這里，自然可以慢慢地補做，不成問題，但我又並不作長久之計，而況還有玉堂的苦處呢。

至於我下半年那里去，那是不成問題的。上海，北京，我都不去，倘無別處可走，就仍在這里混半年。現在去留，專在我自己，外界的鬼祟，一時還攻我不倒。我很想嘗嘗楊桃，其所以熬着者，爲己，只有一個經濟問題，爲人，就只怕我一走，玉堂立刻要被攻擊，因此有些彷徨。一個人就能爲這樣的小問題所牽掣，實在可歎。

才發信，沒有什麼事了，再談罷。

迅。

十，二九。

示師：

十九，廿二，及廿三的信，你都收到了罷？

今早（廿七）到辦事處，收到你廿一寄來的信及十月六日寄的書一束，內有第三，四期的“沈鐘”各一，又“荊棘”一本，這些書要隔二十天纔到，真也奇怪。

廿四星期日，我到陳先生寓裏去訪李之良，見長鬚子的伏園在坐，聽說是廿三就到這里，而你廿日的信則廿七纔到，但十八的信，却確是“與伏園同船到粵”，廿三日收到的。我當日即覆一快信，是告訴你不妨來助法政一臂之力。現在我又陸續聽說，這回的改組，確是意在革新，舊派已在那里抱怨，學校當局還決計多聘新教授，關於這一層，我希望你們來，

玉堂先生一定也有他的爲難之處，自己新辦的國學院，內部先弄到這樣子，而且從校長這方面，也許會給他聽些難受的話，他自然遲疑不決了。至於計較金錢，那恐怕是普通的現象，即如我在這里，雖然每月實收不過數十元，但人們是替我記着表面上的數目的，辦事稍不竭力，難免得到指摘、

你要寄我“一包零零碎碎的期刊之類”的書，現在收到的只有三本，想是另外還有一包，此時未到，或者不至於寄失，待收到後，再行告知。

以法政與厦大比較，法政較易發展，有希望，因爲交通便利，民氣發揚，又爲各省所注意的新校。你如下學期不願意再在厦大，

此處又誠意相邀，可否便來一看。但薪水未必多於廈大，而生活及應酬之費，則怕要加多，但若作為旅行，一面教書，一面游玩，却也未始不可的。

現在是午後一時，在寢室寫此，就要辦公去了，下次詳述罷。

廣平

十月廿七午後一時。

31

廣平兄：

十月廿七的信，今天收到了；十九，二十二，二十三的，也都收到。我於廿四；廿九，卅日均發信，想已到。至於刊物，則查載在日記上的，是廿一，廿，各一回，什麼東西，已經忘却，只記得有一回內中有“域外小說集”。至於十月六日的刊物，則不見於日記上，不知道是失載，還是其實是廿一所發，而我將月日寫錯了。只要看你是否收到廿一寄的一包，就知道，倘沒有，那是我寫錯的了；但我彷彿又記得六日的是別一包，似乎並不是包，而是三本書對疊，像普通寄期刊那樣的。

伏園已有信來，據說上遂的事很有希望，學校的別的事情却没有提，他大約不久當可回校，我可以知道一點情形，如果法政定要我，我到後於學校有益，那我就於開學之前到那邊去。此處別的都不成問題，只在對不對得起玉堂。但玉堂也太胡塗——不知道還是老實——至今還迷信着他的“襄理”，這是一定要糟的，無藥可救

。山根先生仍舊專門薦人，圖書館有一缺，又在討畫薦人了，是胡志行的書記，但這回好像不大順手似的。至於學校方面，則這幾天正在大敷衍馬寅初。昨天學生歡迎他，硬要拖我去一向照相，我竭力拒絕，他們頗以爲怪。嗚呼，我非不知銀行之可以發財也，其如“道不同不相爲謀”何。明天是校長賜宴，陪客又有我，他們處心積慮，一定要我去和銀行家扳談，苦哉苦哉！但我在知單上只寫了一個“知”字，不去可知矣。

據伏園信說，副刊十二月開手，那裏，他回校之後，兩三禮拜便又須去了，也很好。

十一月一日午後。

但我對於此後的方針，實在很有些徘徊不決，那就是：做文章呢，還是教書？因爲這兩件事，是勢不兩立的：作文要熱情，教書要冷靜。兼做兩樣的，倘不認真，便兩面都油滑淺薄，倘都認真，則一時使熱血沸騰，一時使心平氣和，精神便不勝困憊，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。看他人，兼做教授的文學家，是從來很少有的，我自己想，我如寫點東西，也許於文壇上不無小好處，不寫也可惜；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文學的事，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，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，但我想，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，至於研究，則於餘暇時做，不過倘使應酬一多，可又不行了。

此地這幾天很冷，可穿夾袍，晚上還可以加棉背心。我是好的

，胃口照常，但菜是還不能吃，這在這里是無法可想的。講義已經一共做了五篇，從明天起，想做季刊的文章了。

迅。

十一月一日燈下。

32

迅師：

這幾天忙一點，沒有寫信。我廿七收到你十月十六的信及六日的一束“沈鐘”和“荊棘”，廿九又收到廿一寄來的一包書，內有“域外小說集”等九本。今日下午，又收到你廿四寫來的信。

昨下午快到晚飯時候，伏園和毛子震先生（即與許先生一同在北京國務院前診察劉法珍脈的那個）來大石街舊校相訪，我忘記了他們是“外江佬”，一氣說了一通廣東話，待到伏園先生對我聲明不懂，這纔省悟過來。後來約到玉醪春飯店晚餐，見他們總用醬油，大約是嫌菜淡，伏園先生甚能飲，也吃，但每食必放下箸，好像文縹緲的小姐一樣。結賬並不貴，大出我的意外，菜單六元六，付給七元，就很滿意了。伏園先生說，不定今天就回廈，將來也許再來，未定，云云。我也沒有向他探聽法大的事。

你們僱用的聽差很好，聽伏園先生說，如果離開廈門，他也肯跟着走。那麼，何妨帶了他來，好長期使用呢。

今日（星六，卅）本校學生召集全體大會，手續時間都不合，我即加以限制，並設法引導他們，從此也許引起風潮，好的方面，

則由此整理一下，否則我走。走是我早已準備的，人要做事，先立了可去的心，纔有決斷和勇氣。這回的事，成則學校之福，倘不然，我走也沒有什麼。總之是有文章做，馬又到廣平“害羣”了，只可惜沒有幫手。但他們舊派也不弱，你坐在城上看戲，待我陸續開出劇目來罷。

關於“莽原”投稿的爭吵，不管也好，因為相距太遠，真相難明，很容易出力不討好的。

在此任事一切都很好，不過太廢精神，可是還算順利，這都是好消息。這裡的天氣不涼不熱，可穿兩件單衣，自我回來至今，校外不斷發生時症，先是寒熱交加，後出紅點，點退人愈，但我並沒有被傳染。

各式人等，各處都是，然而這種種不同，却是一件巧妙的事，使我們見聞增多，活得不枯寂，也是好的。

廣平

十月卅晚。

33

廣平兄：

昨天剛發一信，現在也沒有什麼話要說，不過有一些小閒事，可以隨便談談。我又在玩——我這幾天不大用功，玩着的時候多——所以就隨便寫牠下來。

今天接到一篇來稿，是上海大學的女生曹軼歐寄來的，其中講

起我在北京穿着洋布大衫在街上走的事，下面注道，“這是我的朋友某君在京時親口對我說的”。自然是北京，但那人名却奇怪，我總想不出是那一個人來了。莫非就是友師大，和我們所用是同一意義麼？

今天又知道一件事，先前朱山根要薦一個人到國學院，但沒有成。現在這人終於來了，住在南普陀寺。爲什麼住到那里去的呢？因爲伏園在那寺裏的佛學院有幾點鐘功課（每月五十元），現在請人代着，他們就想挖取這地方。從昨天起，山根已在大施宣傳手段，說伏園假期已滿（實則未滿）而不來，乃是在那邊已經就職，不來的了。今天又另派探子，到我這里來探聽伏園消息。我不禁好笑，答得極其神出鬼沒，似乎不來，似乎並非不來，而且立刻要來，于是乎終于莫名其妙而去。你看“現代”派下的小卒就這樣陰鷲，無孔不入，真是可怕可厭。不過我想這實在難對付，譬如要我去此輩周旋，就必須將別的事情放下，另用一番心機，本業拋荒，所得的成績就有限了。“現代”派學者之無不淺薄，即因爲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。

迅。

十一月三日大風之夜。

十月卅日的信，今天收到了。馬又要發脾氣，我也無可奈何。事情也只得這樣辦，索性解決一下，較之天天對付，勞而無功的當然好得多。教我看戲目，我就看戲目，在這里也只能看戲目，不過

總希望勿太做得力盡神疲，一時養不轉。

今天有從法政寄給伏園的信到來，可見他已經離開廣州，但尚未到，也許到汕頭或福州游玩去了。他走後給我兩封信，關於我的事，一字不提。今天看見法政的考試委員名單，文科中人多得很，他也在內，那麼，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，可以不必急急趕到了。

關於我所用的聽差的事，說起來話長了。初來時確是好的，現在也許還不壞，但自從伏園要他的朋友去給大家包飯之後，他就忙得很，不大見面。後來他的朋友因為有幾個人不大肯付錢（這是據聽差說的），一怒而去，幾個人就算了，而還有幾個人却要他接辦。此事由伏園開端，我也沒法禁止，也無從一一去接洽，勸他們另尋別人。現在這聽差是忙，錢不夠，我的飯錢和他自己的工錢，都已預支一月以上。又，伏園臨走宣言：自己不在時仍付飯錢。然而只是一句話，現在這一筆賬也在向我索取。我本來不善於管這些瑣事，所以常常弄得頭昏眼花。這些代付和預支的款，不消說是不能收回的，所以在十月這一個月中，我就是每日得一盆臉水，吃兩頓飯，而共需大洋約五十元。這樣貴的聽差，用得下去的麼？“解鈴還仗繫鈴人”，所以這回伏園回來，我仍要他將事情弄清楚。否則，我大概只能不再僱人了。

明天是季刊文章交稿的日期，所以我昨夜寫信一張後，即開手做文章，別的東西不想動手研究了，便將先前弄過的東西東抄西撮

，到半夜，并今天一上午，做好了，有四千字，並不吃力，從此就
又玩幾天。

這里已可穿棉坎肩，似乎比廣州冷。我先前同袋士往市上去，
見他買魚肝油，便趁熱鬧也買了一瓶。近來散拿吐瑾吃完了，就試
服魚肝油，這幾天胃口彷彿漸漸好起來似的，我想再試幾天看，將
來或者就改吃這魚肝油(麥精的，即“帕勒塔”)也說不定。

迅。

十一月四日燈下。

34

廣平兄：

昨上午寄出一信，想已到。下午伏園就回來了，關於學校的事
，他不說什麼。問了的結果，所知道的是：(1)學校想我去教書，
但無聘書；(2)上遂的事尙無結果，最後的答覆是“總有法子想”
；(3)他自己除編副刊外，也是教授，已有聘書；(4)學校又另電
請幾個人，內有“現代”派。這樣看來，我的行止，當看以後的情形
再定。但總當於陰歷年假去走一回，這里陽歷只放幾天，陰歷却有
三禮拜。

李逢吉前有信來，說訪友不遇，要我給他設法紹介，我即寄了
一封紹介于陳惺農的信，從此無消息。這回伏園說遇諸塗，他早在
法政做職員了，也並不去見惺農，這些事真不知是怎麼的，我如
在做夢。他寄一封信來，並不提起何以不去見陳，但說我如往廣州，

創造社的人們很喜歡云云，似乎又與他們在一處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伏園帶了楊桃回來，昨晚吃過了，我以爲味道並不十分好，而汁多可取，最好是那香氣，出於各種水果之上。又有“桂花蟬”和“龍蝨”，樣子實在好看，但沒有一個人敢吃，廈門也有這兩種東西，但不吃。你吃過麼？什麼味道？

以上是午前寫的，寫到那地方，須往外面的小飯店去吃飯。因爲我的聽差不包飯了，說是本校的廚子要打他（這是他的話，確否殊不可知），我們這裏雖吃一口飯也就如此麻煩。在飯店裏遇見容肇祖（東莞人，本堂講師）和他的滿口廣東話的太太。對於桂花蟬之類，他們倆的主張就不同，容好說吃的，他的太太說不好吃的。

六日燈下。

從昨天起，吃飯又發生了問題。須上小館子或買麵包來，這種問題都得自己時時操心，所以也不大靜得下。我本可以於年底將此地決然舍去，我所遲疑的是怕廣州比這裏還煩勞，認識我的人們也多，不幾天就忙得如在北京一樣。

法政的薪水比廈大少，這我倒並不在意，所慮的是功課多，聽說每週最多可至十二小時，而做文章一定也萬不能免，即如伏園所辦的副刊，就非投稿不可，倘再加上別的事情，我就又須吃藥做文章了。在這幾年中，我很遇見了些文學青年，由經驗的結果，覺他們之於我，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，可以詰責時便竭力詰責，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，因此我於進退去就，頗有戒心，這

或也是頹唐之一端，但我覺得這也是環境造成的。

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，也想到廣州後，對於“紳士”們仍然加以打擊，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，並不在意。但不知怎的，看見伏園回來吞吞吐吐之後，便又不作此想了。然而這也不過是近一兩天如此，究竟如何，還當看後來的情形的。

今天大風，仍爲吃飯而奔忙；又是禮拜，陪了半天客，無聊得頭昏眼花了，所以心緒不大好，發了一通牢騷，望勿以爲慮，靜一靜又會好的。

明天想寄給你一包書，沒有什麼好的，自己如不要，可以分給別人。

迅

十一月七日燈下。

昨天在信上發了一通牢騷後，又給“語絲”做了一點“廈門通信”，牢騷已經發完，舒服得多了。今天又已約定一個廚子包飯，每月十元，飯菜還過得去，大概可以敷衍半月一月罷。

昨夜玉堂來打聽廣東的情形，我們因勸其將此處放棄，明春同赴廣州。他想了一會，說，我來時提出條件，學校一一允許，怎能忽然不幹呢？他大約決不離開這裏的了。但我看現在的一批人物，國學院是一定沒有希望的，至多，只能小小補苴，混下去而已。

迅。

十一月八日午後。

35

迅師：

我前信不是說，我校發生事情了麼，現在還正在展開。我們對於這學校，大家都已弄得力盡筋疲，然而總是辦不好，學生們處處故意使人為難。

李逢吉日前來一信，說見伏園，知我來粵，約時一見。他是老實人。我已回信給他，約有空來校一見了。

伏園先生已回廈門否？他既要來粵作事，復回廈門是什麼緣故？

這幾天我也許忙一點，不暇常常寫信，但稍閒即寫，不須掛念。這回是要說的都說了，暫且“帶住”罷。

廣平

十一月四晚十一時半。

36

廣平兄：

昨天上午寄出一包書并一封信，下午即得五日的來信。我想如果再等信來而後寫，恐怕要隔許多天了，所以索性再寫幾句，明天付郵，任牠和前信相接，或一同寄到罷。

對於學校也只能這麼辦。但不知近來如何？如忙，則不必詳叙，因為我也並不怎樣放在心裏，情形已和對楊蔭榆時不同也。

伏園已回廈門，大約十二月中再去。逢吉只託他帶給我一封舍

含胡胡的信，但我已推測出，他前信說在廣州無人認識是假的。“語絲”第百一期上，徐耀辰所做的“送南行的愛而君”的就是他，他給他好幾封信，介紹給熟人（二創造社中人），所以他和創造社人在一處了，突然遇見伏園，乃是意外之事，因此對我便只好吞吞吐吐。“老實”與否，可研究之。

忽而匿名寫信來罵，忽而又自來取消的烏文光，也和他在一處；另外還有些我所認識的人們。我這幾天忽而對於到廣州教書的事，很有些躊躇了，恐怕情形會和在北京時相像。廈門當然難以久留，此外也無處可走，實在有些焦躁。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，但發見當面稱為“同道”的暗中將我作仇人或從背後鎗擊我，却比被他人所傷更其悲哀。我的生命，碎割在給人改稿子，看稿子，編書，校字，陪坐這些事情上者，已經很不少，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，稍不合意，就責難紛起，我此後頗想不再蹈這覆轍了。

忽又發起牢騷來，這回的牢騷似乎發得日子長一點，已經有兩三天。但我想，明後天就要平復了，不要緊的。

迅。

十一月九日燈下。

37

迅師：

這幾天因為學校有事，又引起了我有事即寫不出字來的老毛病，所以五日接到你廿九，卅日兩信後，屢想執筆而仍復擱下了。

以上是昨晚寫的，但仍寫不下去，今早(星期)再寫以下的話——五日寄一信，不是說我校在鬧風潮了麼，現在還未止，但也不十分激烈。

昨領到十月份薪水，計小洋四十五元，不相干的人物，無幫助之必要，誠如來信所言，惟寡嫂幼姪，情實可憐，見之悽然，令人不能不想努力加以資助，這在現在，是只能看作例外的。

你說“做事沒有上半年那麼急進”，也許是進步，但何以上半年還要急進呢？是因為有人和你淘氣麼？請勿以別人為中心，而以自己定奪罷。

你暫不來粵，也好，我並不定要煽動你來。不過聽了廈門的情形，怕你受不住氣，獨自悶着，無人從旁勸解耳。對於跳鐵絲欄，亦擬不加語誠，因為我所學的是教育，而抑制好動的天性，是和教育原理根本刺謬的。

你廿九，那兩信，同時收到；又收到了十月廿四寄的“語絲”一束，內共有四期。

我身體很好，飯量亦加，請勿念。下午也許偷空訪人去。要說的都寫出來了。

廣平

十一月七日早十時半。

38

廣平兄：

十日寄出一信，次日即得七日來信，略略一懶，便遲到今天才寫回信了。

對於姪子的幫助，你的話是對的。我憤激的話多，有時幾乎說；“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。”然而自己也往往覺得太過，實行上或者且正與所說相反。人也不能將別人都作壞人看，能幫也還是幫，不過最好是量力，不要拚命就是了。

“急進”問題，我已經不大記得清楚了，這意思，大概是指“管事”而言，上半年還不能不管事者，並非因為有人和我淘氣，乃是身在北京，不得不爾，譬如擠在戲臺面前，想不看而退出，也是不容易的。至於不以別人為中心，也很難說，因為一個人的中心並不一定在自己，有時別人倒是他的中心，所以雖說為人，其實也是為己，因此而不能“以自己定奪”的事，也就往往有之。

我先前在北京為文學青年打雜，耗去生命不少，自己是知道的。但到這里，又有幾個學生辦了一種月刊，叫作“波艇”，我却仍然去打雜。這也還是上文所說，不能因為遇見過幾個壞人，便將人們都作壞人看的意思。但先前利用過我的人，現在見我偃旗息鼓，遯跡海濱，無從再來利用，就開始攻擊了，長虹在“狂飆”第五期上儘力攻擊，自稱見過我不下百回，知道得很清楚，并捏造許多會話不其意即在推倒“莽原”，一方面則推廣“狂飆”的銷路，其實還是利用，不過方法不同。他們那時的種種利用我，我是明白的，但還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，就要打殺了煮吃，有如此惡毒。我

在姑且置之不理，看看他技倆發揮到如何。總之，他戴着見了我不下百回”的假面具，現在是除下來了，我還要于細的看看。

校事不知如何？如少暇，簡略的告知幾句就好。我已收到法政聘書，月薪二百八，無年限的，大約那計畫是將以教授治校，所以凡認為非幫閑的，就不立年限。但我的行止，一時也還不能決定。此地空氣惡劣，當然不願久居，而到廣州也有不合的幾點：（一）我對於法政方面，素不留心，治校恐非所長；（二）聽說學校將移武昌，則熟人必多難學，我獨以“外江佬”留在校內，大約未必有味；而況（三）我的一個朋友或者將往汕頭，則我雖至廣州，又與在廈門何異。所以究竟如何，當看情形再定了，好在開學還在明年三月望，很有考量的餘地。

我在靜夜中，回憶先前的經歷，覺得現在的文學，大抵是可利用時間竭力利用，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，只要于他有利。我在北京這麼忙，來客不絕，但一受章士釗們的壓迫，有些人就立刻來索還原稿，不要我選定，作序了。其甚者還要乘機下石，連我請他吃過飯也是罪狀了，這是在運動他；請他喝過好茶也是罪狀了，這是我奢侈的證據。藉自己的升沈，看看人們的嘴臉的變化，雖然很有益，也有趣，但我的涵養工夫太淺了，有時總還不免有些憤激，因此又常遲疑于此後所走的路：（一）死了心，積幾文錢，將來什麼事都不做，願自己苦苦過活；（二）再不顧自己，為人們做些事，將來餓肚也不妨，也一任別人唾罵；（三）再做一些事，偽運所謂“同人”

也都從背後鎗擊我了，爲生存和報復起見，我什麼事都敢做，但不願失了我的朋友。第二條我已行過兩年了，終于覺得太傻。前一條當先託庇于資本家，恐怕熬不住。末一條則刻險，也無把握（于生活），而且又略有所不忍。所以實在難于下一決心，我也就想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，給我一條光。

昨天今天此地都下雨，天氣稍涼。我仍然好的，也不怎麼忙。

迅。

十一月十五日燈下。

39

迅師：

你十一月二日的信，十日到，五日的信，十一到，寄的是前後隔四天，而收的只隔一天，這大約是廣東方面的緣故。因爲這裏每有一點事工人即停工遊行，報紙每星期有六天看，已算幸運，其他即可想而知了。

曹軼歐的文稿中說××女校生，也許是知道有人常用此名，而故意影射，使你觸目。我疑心這是男生，較知底細的男生所作，託名于上海大學的女生的。

“馬又發脾氣，這也是時勢使然，不是我故意弄成的。

廣州天氣甚佳，秋高氣爽，現時不過穿二單衣，畏寒的早晚加夾衣就足够了。我雖然忙，但也有機會可做瑣事，日前織成毛絨衣一件，是自己用的，現在織開一件毛絨小半臂，係靛青色，成後打

算寄上，現已做了大半了。不見得心細，手工佳，但也是一點意思。稍暖時可以單穿牠，或加在絨衣上亦可，取其不似棉的厚笨而適體耳。

廣平

十一月十一晚十一時。

40

廣平兄：

十六日寄出一信，想已到。十二日發的信，今天收到了。校事已見頭緒，很好，總算結束了一件事。至于你此後所去的地方，却教我很難代下斷語。你初出來辦事，到各處看看，歷練歷練，本來也很好的，但到太不熟悉的地方去，或兼任的事情太多，或在一個小地方拜帥，卻並無益處，甚至會變成淺薄之流。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仍舊願在廣州，抑非走開不可，倘非決欲離開，則伏闕下月中旬當赴粵，我可以託他問一問，看法政女生指導員之類有無缺額，他一定肯介紹的。上邊的事，我也要託他辦。

曹軼歐大約不是男生假託的，因為回信的地址是女生宿舍，但這些都不成問題，由牠去罷。

我近來只做了幾篇付印的書的序跋，雖多牢騷，卻有不少真話；還想做一篇記事，將五年來我和種種文學團體的關涉，講一個大略，但究竟做否，現在還未決定。至于真正的用功，卻難，這裏無須用功，也不是用功的地方。國學院也無非裝門面，不要實際。對

於教員的成績，常要查問，上星期我氣起來，就對校長說，我原已輯好了古小說十本，只須略加整理，學校既如此着急，月內便去付印就是了。于是他們就從此沒有後文。你沒有稿子，他們就天天催，一有，卻並不真準備付印的。

我雖然早已決定不在此校，但時期是本學期末抑明年夏天，却沒有定，現在是至遲至本學期末非走不可了。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歎的事。下午有校員懇親會，我是向來不到那種會去的，而一個同事硬拉我去，我不得已，去了。不料會中竟有人演說，先感謝校長給我們吃點心，次說教員吃得多麼好，住得多麼舒服，薪水又這麼多，應該大發良心，拚命做事，而校長如此體帖我們，真如父母一樣……我真要立刻跳起來，但已有別一個教員上前駁斥他了，鬧得不歡而散。

還有希奇的事情，是教員裏面，竟有對於駁斥他的教員，不以為然的。他說，在西洋，父子和朋友不大兩樣，所以倘說誰和誰如父子，也就是誰和誰如朋友的意思。這人是西洋留學生，你看他到西洋一番，竟學得了這樣的大識見。

昨天的懇親會是第三次，我卻初次到，見是男女分房的，不但分坐。

我纔知道在金錢下的人們是這樣的，我決計要走了，但我不想以這一件事為口實，且仍于學期之類作一結束。至于到那里去，一時也難定，總之無論如何，年假中我必到廣州走一遭，即使無暇飯

處，廈門也決不住下去的了。又我近來忽然對於做教員發生厭惡，于學生也不願意親近起來，接見這裏的學生時，自己覺得很不熱心，不誠懇。

我還要忠告玉堂一回，勸他離開這裏，到武昌或廣州做事去。但看來大半是無效的，這裏是他的故鄉，他不肯輕易決絕，同來的鬼祟又遮住了他的眼睛，一定要弄到大失敗纔罷，我的計畫，也不過聊盡同事一場的交情而已。

迅。

十，八夜。

41

我現在空一點，想回謝君的信，忽然心血來潮，還是想寫給你，我就將寫着的信中塗“帶住”，開始換一張紙來寫給你了。

我今天很安閒。昨日遊玩，下午就回校，雖小小疲倦，卻還可以坐着織絨背心。今天放假休息，早上無事，仍在寢室裏繼續編織；十一時出街理髮，買些什物，到家裏看了一回。而今天使我喜歡的，是我訂了一個好玩的印章，要鋪子刻“魯迅”二字，白文，印是玻璃質的，通體金星閃閃，說是星期二刻好（價錢並不貴，不要心裏先罵），打算和毛絨小半臂一同寄出。小半臂今天也做起來，一日裏成功了兩件快意事。依我的脾氣，恨不得立刻寄到，但印章怕期星二未必刻成，此處的郵政又太不發達，分局不寄包裹，總局

遠，在沙基左近，須當場驗過，纔能封口，我打算下星期四或星五自己寄去，算起來你能在月末或下月初收到，已要算快的了。我原也知道將來可以面呈，但這樣我實在不及待。

學校中暫時沒有動作，但聽說她們還要鬧的，要鬧到校長身敗名裂纔罷去。校長也知道這些，然而都置之不理。

廣平

十一月十三晚八時半。

42

迅師：

今天竟日下雨，平時沒有這麼冷，辦公的處所又向北而多風，所以四點鐘就回到寢室裏，看見你十一月八日寄來的信並一包書，內報紙二分，期刊六本，書籍七本。這些刊物，要我自己去買，自然未必肯，但你既寄給我，我歡喜的收下了，借給人看是可以的，而“分給別人”則不可。

早晨見了幾位朋友報告，都說你已允來法政作文科教授，我且這且擬，正擬函詢，今見來信所云，則似乎未知此事，你如來粵，我想，一定要比廈門忙，比廈門苦，薪金大約不過二三百左右，說不定還要少點，就此看來，大半是要食少事繁，象我在這裏似的。廈門難以久居，來粵也有困難之處，奈何！至於食物，廣州自然都有，和廈大之過孤村生活不同，雖然能否合你口味也說不定。

至於我這學校，現在却並無什麼事。但既因風潮而引起了一部

分學生的反感，此後見而講書，亦殊無味，自以早日離去爲宜，不過現在正值多事之秋，學潮未平，校款支絀？勢不能中途撒手。有人主張校長即行辭職，另覓人暫時代理，從新做過，以救目前，而即要我出而擔任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堅決不幹，俟覓得新校長，爲之維持幾天，至多至陽歷一月爲止。此後你如來粵，我也願在廣州覓事，否則，就到汕頭去。

提起逢吉來，我就記得見伏園先生時，曾聽說他在法政當職員，將來還要幫伏園辦報。後于本月初，得他從山東來信云，“昨見伏園兄，才知道你也到廣州，不想我們又能在這裏會面，真是愉快極了。如果你有工夫，請通知一個時間，我們談談。……”我即函告以公務以外的時間，但至今不見人來，也無回信，也許他又跑到別處去了。

楊桃種類甚多，最好是花地產，皮不光潔，個小而豐肥者佳，香滑可口，伏老帶去的未必是佳品，現時已無此果了。桂花螞顧名思義，想是香味如桂花，或因料花開時乃有，未詳。龍蝨生水中，外甲殼而內軟翅，似金龜蟲，也略能飛。食此二物，先去甲翅，次拔去頭，則腸臟隨出，再去足，食其軟部，也有並甲足大嚼，然後吐去渣滓的。嗜者以爲佳，否則不敢食，猶蠶蛹也，我是吃的，覺得別有風味，但不能以言傳。

做教員而又須日日自己安排吃飯，真太討厭，即此一端，廈門就不易住。在廣州最討厭的是請吃飯，你來我住，每一回輒四五十

元，或十餘元，實不經濟。但你是一向拒絕這事的，或者可以避免。

你向我發牢騷，我是願意聽的，我的信所說的都是實情，這樣倒還不至于到“慮”的程度。你的性情太特別，一有所憎，即刻不可耐，坐立不安，玉堂先生是本地人，過慣了，自然沒有你似的難受，反過來你勸他來粵，至少在飲食一方面，他就又過不慣了，況且法政薪水，必少於廈門，倘他挈家來此，也許像會在北京時候似的，即使我設身處地，也未必決然就走的罷。

寫完以上的話，已在晚上八時餘，又看了些書，覺得陶元慶畫的封面很別緻，似乎自成一派，將來仿效的人恐怕要多起來。

看校長的意思。好像月底就要走了，她一走，我們自然也跟着放下責任，以後的事，隨時再告罷。

廣平

十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時。

43

迅師：

今日（十六）午飯後上辦公處，看見桌上有你十日寄來的一封信，我一面歡喜，一面又彷彿覺着有了什麼事體似的，拆開信一看，纔知道是這樣子。

校事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了，但舊派學生見恐嚇無效，正在醞釀着罷課，今天要求開全體大會，我以校長不在，沒法批准為辭，

推掉了。如果一旦開會，則學校干涉，羣衆盲從，恐怕就會又鬧起來。至于教職員方面，則因薪水不足維持生活，辭去的已有五六人。再過幾天，一定更多，那時雖欲維持，但中途那有這許多教員可得？至于解決經費一層，則在此期中，談何容易，校長到底也只能至本月卅日提出辭呈，飄然引去，那時我們也就可以走散了。你願否我趁這閒空，到廈門一次，我們師生見見再說，看你這幾天的心情，好像是非常孤獨似的，還請你決定一下，就通知我。

看了“送南行的愛而君”，情話纏綿，是作者的熱情呢，還是筆下的着于道德清呢，我雖然不知道，但因此想起你的弊病，是對有些人過于深惡痛絕，簡直不願同在一地呼吸，而對有些人又期望太殷，不惜赴湯蹈火，一旦覺得不副所望，你便悲哀起來了，這原因是由于你太敏感，太熱情，其實世界上你上這所深惡的，和期望的，走到十字街頭，還不是一樣麼？而你硬要區別，或愛或憎，結果都是自己吃苦，這不能不說是小說家的取材失策。倘明白凡有小說材料，都是空中樓閣，自然心平氣和了。我向來也有這樣的傻氣，因此很碰了釘子，後來有人勸我不要太“認真”，我想一想，確是太認真的過處。現在這句話，我總時時記起，當作懸崖勒“馬”。

幾個人乘你遷迹荒島而鎗擊你，你就因此氣短麼？你就不看全般，甘爲幾個人所左右麼？我好久有一番話，要和你見面商量，我覺得坦塗在前，人又何必因了一點小障礙而不走路呢？即如我，回粵以來，信中雖總是向你訴苦，但這兩月內，究竟也改革了兩件事

，並不白受了辛苦。你在廈門比我苦，然而你到處受歡迎，也過我萬萬倍，將來即去而之他，而青年經過你的陶冶，于前途總會有些影響的。至于你自己的將來，唉，那你還是照我上面所說罷，不要太認真，況且你敢說天下就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麼？有一個人，你就可以自慰了，可以由一個人而推及二三以至無窮了，那你又何必悲哀呢？如果連一個人也“出乎意料之外”……也許是真的麼？總之，現在是還有一個人勸你，希望你容納這意思的。

沒有什麼要寫了。你在未得我離校的通知以前，有信不妨仍寄這里，我即搬走。自然託人代收轉寄的。

你有悶氣，儘管仍向我發，但願不要悶在心裏就好了。

廣平

十一月十六晚十時半。

44

廣平兄：

十九日寄出一信；今天收到十三，六，七日的來信了，一同到的。看來廣州有事做，所以你這麼忙，這里是死氣沈沈，也不能改革，學生也太沈靜，數年前鬧過一次，激烈的都走出，在上海另立大夏大學了。我決計至遲于本學期末（陽歷正月底）離開這里，到法政大學去。

法政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，朱繼先對伏園說，也可以另覓兼差

，照我現在的收入之數，但我並不計較這一層，實收百餘元，大概已經够用，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氣裏就好了。我想我還不至于完在這樣的空氣裏，到法政後，也許不難擇一並不空耗精力而較有益于學校或社會的事。至于廈大，其實是不少請我的，因為我雖額唐，而他們還比我額唐得利害。

玉堂今天辭職了，因為減縮豫算的事，他只辭國學院秘書，未辭文科主任。我已託伏園轉達我的意見，勸他不必爛在這里，他無回話。我還要自己對他說一回。但我看他的辭職是不會准的。

從昨天起，我又很冷靜了，一是因為決定赴奧，二是因為決定對長虹們給一打擊。你的話大抵不錯的，但我之所以憤慨，却並非因為他們使我失望，而在覺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，一看見不能再吮了，便想一棒打殺，還將肉作罐頭賣以獲利。這回長虹笑我對章士釗的失敗道，“于是遂戴其紙糊的，思想界的權威者，之假冠，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狀態矣。”但他八月間在“新女性”上登廣告，却云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“莽原”，一面自己加加我“許冠”以欺人，一面又因別人所加之“假冠”而罵我，真是輕薄卑劣，不成人樣。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，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，他們還脆弱，還是我比較的禁得起踐踏。然而他竟得步進步，罵個不完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裏去，也還要戮屍的樣子。所以我昨天就決定，無論什麼青年，我也不再留情面，先作一個啓事，將他利用我的名字。而對於別人用我名字，則加笑罵等情狀，揭露出來，比他的嘵嘵叨叨的長文

要刻毒得多，即送登“語絲”，“莽原”，“新女性”，“北新”四種刊物。我已決定不再徬徨，拳來拳對，刀來刀當，所以心裏也很舒服了。

我大約也終于不見得爲了小障礙而不走路，不過因爲神經不好，所以容易說憤話。小障礙能絆倒我，我不至于要離開廈門了。我也很想走坦途，但目前還不能，非不願，勢不可也。至于你的來襲，我以爲大可不必，“勞民傷財”，都無益處；況且我也並不覺得“孤獨”，沒有什麼“悲哀”。

你說我受學生的歡迎，足以自慰麼？不，我對於他們不大敢有希望，我覺得特出者很少，或者竟沒有。但我做事是還要做的，希望全在未見面的人們；或者如你所說；“不要認真”。我其實毫不懈怠，一面發牢騷，一面編訂“華蓋集續編”，做完“舊事重提”，編好“爭自由的波浪”（董秋芳譯的小說），看完“卷施”部分頭寄出去了。至於還有人和我同道，那自然足以自慰的，並且因此使我自勉，但我有時總還慮他爲我而犧牲。而“推及一二以至無窮”，我也不能夠。有這樣多的麼？我倒不要這樣多，有一個就好了。

提起“卷施”，又段到了一件事。這是王品青送來的，淦女士所作，共四篇，皆在“創造”上發表過。這回送來要印入“烏合叢書”，據我看來，是因爲創造社不徵作者同意，將這些印成小叢書，自行發賣，所以這邊也出版，籍謀抵制的。凡未在那邊發表過者，一篇都不在內，我要求再添幾篇新的，品青也不肯。創造社量狹而多疑

，一定要以爲我在和他們搗亂，結果是成仿吾借別的事來罵一通。但我給她編定了，不添就不添罷，要罵就罵去罷。

我過了明天禮拜，便又要編講義，餘閑就玩玩，待明年換了空氣，再好好做事。今天來客太多，無工夫可寫信，寫了這兩張，已經是夜十二點半了。

和這信同時，我還想寄一束雜誌，其中的“語絲”九七和九八，前回曾經寄去過，但因爲那是切光的，所以這回補寄毛邊者兩本。你大概是不嗜這些的，不過我的脾氣如此，所以仍寄。

廣平

十一月廿日。

45

迅師：

茲寄上圖章一個，夾在絨背心內，但外面則寫圍巾一條。你打開時小心些，圖章落地易碎的。今早我會寄出一信，計算起來近日寫去的信頗詳細了。現時剛吃完早飯，就要上課，下次再談罷。

蛇足的寫這封信，是使你見信好向郵局索包裹。這包長可七寸，闊五寸，高四寸左右。

廣平

十一月十七日。

45

廣平兄：

二十一日寄一信，想已到。十七日所發的又一簡信，二十二日收到了；包裹還未來，大約包裹及書籍之類，照例比普通信件遲，我想明天也許要到，或者還有信，我等着。我還想從上海買一合較好印色來，印在我到廈門後所得的書上。

近日因為校長要減少國學院預算，玉堂頗憤慨，要辭去主任，我因勸其離開此地，他極以為然。今天和校長開談話會，我即提出強硬之抗議，以去留為孤注，不料校長竟取消前議了，別人自然大滿足，玉堂亦軟化，反一轉而留我，謂至少維持一年，因為教員中塗難請云云。又，我將赴法政消息，此地學校亦經掲載，大約是從廣州方面抄來的，學生因亦有勸我教滿他們一年者，這樣看來，我年底大概未必能走了，雖然校長的維持預算之說，十之九不久又會取消，問題正多得很。

我自然要從速離開此地，但什麼時候，殊不可知。我想廣平：不如不管我怎樣，而到自己覺得相宜的地方去，否則，也許因此去做很牽就，非意所願的事務，比現在的事情還無聊。至于我，再在這里熬半年，也還做得到的，以後如何，那自然此時還無從說起。

二十五日之夜，大風時。

寫了一張之（剛寫了這五個字，竟來了一個客，一直坐到十二點）後，另寫了一張應酬管，還不想睡，再寫一點罷。伏園下月準走十二月十五左右，一定可到廣州了。上遂的事，則至今尙無消息，不知何故。我同龔士曾合寫一信又託伏園面說，又寫一信，都無

回首，實上遂的辦事能力，比我高得多，

我想廣平……正要爲社會做事，爲了我的牢騷而不安，實在不好，想到這里，忽然靜下來了，沒有什麼牢騷了。其實我在這里的不方便，仔細想起來，大半是由於言語不通例如前天廚房不包飯了，我竟無法查問是廚房自己不願做了呢，還是聽差和他衝突，叫我不准他做了。不包則不包亦可。乃同伏園去到一個福州館，要他包飯，而館中只有麵，問以飯，曰無有，廢然而返。今天我託一個福州學生去打聽，才知道無飯著，乃適值那時無飯，並非永遠無飯也，爲之大笑。大約明天起，當在這一個福州館包飯了。

仍是二十五日之夜，十二點半。

此刻是上午十一時，到郵務代辦處去看了一回，沒有信，而我這信要寄出了，因爲明天大約有從廈門赴粵之船，倘不寄，便須待下星期三這一艘了。但我疑心此信一寄，明天便要收到來信，那時再寫罷。

記得約十天以前，見報載新寧輪由滬赴粵，在汕頭被盜劫，縱火。不知道我的信可有被燒在內。我的信是十日之後，有十六，十九，二十一等三封。

此外沒有什麼事了，下回再談罷。

迅。

十一月十六日。

午後一時經過郵局門口，見有別人說東莞來信，而我無有，甚

發，今天是沒有信的了，就將此發出。

47

迅師：

現在是星期日的下午二時，我從家裏回到學校，至十一月十六日止連收你發牢騷的信，此後就未見信來，是沒有牢騷呢，還是忍着不發？我這兩天是在等信，至遲明天也許會到罷，我這信先寫在這裡，打算明天收到你的來信後再寄。

在十七日寄上一信及印章背心，此時或者將到了。但這天我校又發生了事故，記得前信已經提及，校長原是想維持到本月三十的，而不料于十七日晨已決然離校，留下一封信，囑教務，訓育三人代拆代行，一面具呈辭職，這事迫得我們三人沒有辦法。如何負責呢？學校又正值多事之秋，我們便往教廳面辭這些責任，教廳允尋校長，并加經費，十九日來了一封公函，是慰留校長，并答應經費照豫算支給的。但校長以為這不過口惠，仍不回校。現在校中無款，總務無法辦；無教員，教務無法辦；學朝未平，訓育無法辦，所以我們昨天又去一函，要教廳速覓校長，或派人暫代，以免重負，然而一時是恐怕不會有結果的。

現時我最覺得無聊的，是校長未去，還可向校長辭職，此刻則辦事不能，擺脫又不可，真是無聊得很。

他們說你已允到法政來，確否？許多人勸我離開女師，仍在廣州做事，不要遠去，如廣州有我可做的事，我自然也可以仍在這裡

的。

昨接逢吉信，說未有工夫來，并問我舊校地址，說俟後再來訪，我覺得他其實並無事情，打算不回覆了。

十一月廿一日下午二時。

迅師：

現在是星一(廿二)晚十時，我剛從會議後回校。自前星三校長辭職後，我幾乎沒有一點閒工夫了，但沒有在北京時的氣憤，也沒有在北京時的緊張，因為事情和環境與那時完全兩樣。

你到廣州認為不合的幾點，依我的意見：一，你擔任文科，並非理化，只要教得學生好就是了，治校恐不怎樣着重；二，學校遷這移，尙未實現，”外江佬”之入籍，當然不成問題；三，他行止原未一定，熟人也以在廣州者為多，較易設法，所以十之九是還在里的。

來信之末說到三種路，在尋”一條光”，我自己還是世人，離不掉環境，教我何從說起。但倘到必要時，我算是一個陌生人，假使從旁發一通批評，那我就要說，你的苦痛，是在為舊社會而犧牲了自己。舊社會留給你苦痛的遺產，你一面反對這遺產，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，恐怕一旦擺脫，在舊社會裏就難以存身，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，死守這遺產，有時也想另謀生活，苦苦做工，但又怕這生活還要遭人打擊，所以更無辦法。“積幾文錢，將來什麼事都不做，苦苦過活，”就是你防禦打擊的手段，然而這第一法，就

是目下在廈門也已經耐不住了。第二法是在北京試行了好幾年的優事，現在當然可以不提。只有第三法還是疑問，“爲生存和報復起見，便什麼事都敢做，但不願…，”這一層你也知道危險，于生活無把握，而且又是老脾氣，生怕對不起人。總之，第二法是不顧生活，專找自身，不必說了，第一第三俱想生活，一是先謀後享，三是且謀且享，一知其苦，三覺其危。但我們也是人，誰也沒有逼我們獨來喫苦的權利，我們也沒有必須受苦的義務的，得一日盡人事，求生活，即努力做去就是了。

我的話是那麼率直，不知道說得太過分了沒有？因爲你問起來，我只好照我所想到的說出去，還願你從長計議纔好。

廣平

十一月廿二晚十一時半。

48

廣平兄：

二十六日寄出一信，想當已到。次日即得二十三日來信，包裹的通知書，也一併送到了，即向郵政代辦取得收據，星期六下午已來不及，星期日不辦事，下星期一（廿九日）可以取來，這裏的郵政，就是如此費事。星期六這一天，我同玉堂往集美學校講演，以小汽船來往，還耗去了一整天；夜間會客，又耗去了許多工夫，客去正想寫信，間壁的禮堂裏走了電，校役吵讓，校警吹哨，鬧得“石破天驚”，竟究還是物理學教授有本領，走進去關住了總電門，才

得無事，只燒焦了幾塊木頭，我雖住在並排的樓上，但因為牆是石造的，知道不會延燒，所以並不搬動，也沒有損失，不過因了電燈俱熄，洋燭的光搖搖而昏暗，于是也不能寫信了。

我一生的失計，即在向來不爲自己生活打算，一切聽人安排，因為那時豫料是活不久的，後來豫料並不確中，仍能生活下去，遂至弊病百出，十分無聊。再後來，思想攻變了，但還是多所顧忌，這些顧忌，大部分自然是爲生活，幾分也爲地位，所謂地位者，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，怕因我的行爲的劇變而失去力量。這些瞻前顧後，其實也是很可笑的，這樣下去，更將不能動彈。第三法最爲直截了當，而細心一點，也可以比較的安全，所以一時也決不定，總之，我先前的辦法已是不妥，在厦大就行不通，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，第一步我一定於年底離開這里，就厦大教授職。但我極希望H，M，也在同地，至少可以時常談談，鼓勵我再做些有益於人的工作。

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學期爲止，即須他去的正式要求，并勸他同走。對於我走這一層，略有商量的話，終于他無話可說了。他自己呢，我看未必走，再碰幾個釘子，則明年夏天可以離開。

此地無甚可爲。近來組織了一種期刊，而作者不過寥寥數人，或則受創造社影響，過於頹唐，或則像狂飆社嘴臉，大言無實；又在日報上添了一種《藝週刊》，恐怕也不見得有什麼好結果。大學生都很沈靜，本地人文章，則“之乎者也”居多，他們一面請馬寅初寫

字，一面要我做序，真是一視同仁，不加分別。有幾個學生因為我和兼士在此而來的，我們一走，大約也要轉學到厦大去。

離開此地之後，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；爲社會方面，則我除教書外，仍然繼續作文藝運動，或共他更好的工作，俟那時再定。我覺得現在廣平，比我有決斷得多，我自到此地以後，彷彿全感空虛，不再有什麼意見，而且有時確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，曾經作了一篇我的雜文集的跋，就寫着那時的心情，十二月末的“語絲”上可以發表，你一看就知道。自己也明知道這是應該改變的，但現無法，明年從新來過罷。

逢吉既知道通信地方，何以又須詳詢住址，舉動頗爲離奇。我想，他是在研究廣平，是否真在廣州辦事，也說不定。因他門一羣中流言甚多，或者會有廣平亦在厦門之說也。

女師校長給三主任的信，我在報上早見過了。現在未知如何？無米之炊，是人力所做不到的，能別有較好之地，自以從速走開爲宜。但在這個時候，不知道可有這樣湊巧的處所。

迅。

十一月廿八日午十二時。

49

迅師：

廿五日午收十九來信，晚間又收廿一的來信；此外十，十六兩信，也都收到，我已經寫了回信了。

你十九的信裏說，兼任太多，或在僻地做事，怕易流於淺薄，這是難極的。況且我什麼都是一知半解，沒有深的成就和心得，學的維是文科，而向來未嘗下過死工夫可以說連字也不認識。我膽子又小，研究不充足就不敢教人，現在教這幾點鐘，已經時常怕會疏失，倘專做國文教員，則選材，查典，改文……更加難辦。職員又困于事務，毫無餘閒，有時且須與文藝界接洽，五光十色，以我率直之優氣，當然不適于環境。我終日想離開此校，而至今未有去處者，雖然因為此時不便引退，但一面也並無相宜的地方，不過事到其間，必有辦法，那時自然會有人給我謀事，請你不必掛心。至于“法大女生指導員”之事，做起來也怕有幾層難處：一這職務等于舍監，蓋極煩忙，聞法大覆試後，學生中仍然紛岐，將來也許如女師之糾紛，難于處理；二，現時已有人指女師中表同情于革新之一部分，倘我到法大，恐怕會連累你，則似以我不在你的學校為宜。但如果你以為無妨，就不妨向伏園先生說說，我是沒有什麼異議的。

你廿一的信，說收到我十五，六，七日三信了，但我十七又寄一包裏并一信——說明所寄的物件，並叫你小心開拆，勿打碎圖章。圖章並不是貴重品，不過頗別致耳，即使打碎，也勿介意。現必收到了罷？收到就通知我一聲。

你在北京，拚命幫人，優氣可掬，連我們也看得喫力，而不敢言。其實這也沒有什麼，我的父母一生都是這樣優，以致身後蕭條

而子女窘迫，然而也有暫致其敬愛，仗義相助的，所已我在外讀書，也能到了畢業，天壤間也須有傻子交互發覺，社會纔立得住。這一種；否則，萍聚雲散，聚而相善，散便無關，倒也罷了。但長虹的行徑，却真是出人意外，你的待他，是盡在人們眼中的，現在僅因小憤，而且並非和你直接發生的小憤，就這麼嘲笑罵詈，好像有深驕重怨，這真可說是奇妙不可測的世態人心了。你對付就是，但勿介意爲要。

你想寄的一束雜誌還未到，本擬俟到後再覆，但怕你在等信，就提前寄出了。如再有話，下次再談。

廣平

十一月廿七日。

50

廣平兄：

上月二十九日寄一信，想已收到了。廿七日發來的信，今天已到。同時伏園也得陳惺農信，知道學校將移武昌，他和孟餘都將出發，報也移去，改名“日日新報”，叫伏園直接往那邊去，因爲十二月下旬須出版。所以伏園大約不再赴廣州；廣州情狀，恐怕比較地要不及先前熱鬧了。

至於我呢，仍然決計于本學期末離開這里而往廣州法大，教半年書看看再說，一則換換空氣，二則看看風景，三則……。教不下去時，明年夏天又走，如果住得便，多教幾時也可以。不過“指導

員”一節，無人先為打聽了。

其實，你的事情，我想還是教幾點鐘書好。要豫備足，則鐘點不宜多。辦事與教書，在日下都是淘氣之事，但我們捨此亦無可為。我覺得教書與辦別事實在不能並行，即使沒有風潮，也往往顧此失彼，不知你此後可有教書之處(國文之類)，有則可以教幾點鐘，不必多，每日勻出三四點鐘來看書，也算豫備，也算是自己的享樂就好了；暫時也算是一種職業。你大約世故沒有我這麼深，所以思想雖較簡單，却也較為明快，研究一種東西，不會困難的，不過那粗心要糾正。還有一個喫虧之處是不能看翻譯書，我想較為便利的是來學日本文，從明年起我當勒令學習，反對就打手心。

包裹已經取來了，背心已穿在小衫外，很暖，我看這樣就可以過冬。無需綿袍了。印章很好，其實這大概就是稱為“金星石”的，並不是“玻璃”。我已經寫信到上海去買印泥，因為舊有的一盒油太多，印在書上是不合適的。

計算起來，我在此至多也只有兩個月了，其間編編講義，燒燒開水，也容易混過去。廚子的菜又變為不能吃了，現在是單買飯，伏圖自己做一點湯，且吃罐頭。他十五左右當去。我是什麼菜也不會做的，那時只好仍包菜，但好在其時離放學已只四十多天了。

閱報，知北京女師大失火，焚燒不多，原因是學生自己做菜，燒傷了兩個人：楊立侃，廖敏。姓名很生，大約是新生，你知道麼？她們後來都死了。

以上是午後四點鐘寫的，因瑣事放下，接着是吃飯，陪客，現在已是夜九點鐘了。在金錢下呼吸，實在太苦，苦還罷了，受氣却難耐。（寫到這里，又放下了，因為有客來。我這里是毫無躲避處，有人要進來就直衝進來的。你看如此住處，豈能用功。）往往須費額外的力，受無謂的氣，無論做什麼事，都是如此。我想此後只要能以工作賺得生活費，不受意外的氣，又有一點自己玩玩的餘暇，就可以算是萬分幸福了。

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，實在有些失望；至于弄弄筆墨的，却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爲文藝的，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。而他們竟自以爲比我新一二十年，我真覺得他們無自知之明，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“小”的地方。

上午寄出一束刊物，是“語絲”，“北新”各兩本，“莽原”一本。“語絲”上有我的篇文章，不是我前信所說發騷牢的那一篇，那一篇還未發出，大概當在一〇八期。

迅。

十二月二日之夜半。

91

廣平兄：

今天剛發一信，也許這信要一同寄到罷，你初看或者會以爲又有甚麼要事了，其實並不，不過是閒談。前回的信，我半夜投在郵筒中；這里郵筒有兩個，一個在所內，五點後就進不去了，夜間便只能投入所外的一個。而近日郵政代辦所裏的伙計是新換的，滿臉

缺氣，我覺得他連所外的一個郵筒也未必記得開，我的信不知送哪總局否，所以再寫幾句，俟明天上午投到所內的一個郵筒裏去。

我昨夜的信裏是說：伏闕也得惶農信，所以他不再往廣州。至于我則無論如何，仍于學期之末離開廈門而往法大，因為我倒並不一定要跟隨，熟人較少，或者反而可以清閒些。但假如離開師範，不知在本地可有做事之處，我想還不如教一點國文，鑿點以少為妙，可以多豫備。大略不過如此。

“幻洲”上有一篇文章，很稱讚廣東人，使我更願意去看看，至少也住到夏季。大約說話是一點不懂，與在此蓋相同，但總不至于連買飯的處所也沒有。我還想吃一回蛇，嘗一點龍蝨。

到我這里來空談的人太多，即此一端也就不宜久居于此。我到法大後，擬靜一靜，暫時少與別人往來，或用點功，或玩玩。我現在身體是好的，能吃能睡，但今天我發見我的手指有點抖，這是吸煙太多了之故，近來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，從此必須減少。我回憶在北京的時候，曾因節制吸煙而給人大碰釘子，想起來心裏很不安，自覺脾氣實在壞得可以。但不知怎的，我于這一事自制力竟會如此薄弱，總是戒不掉。但願明年能够漸漸矯正，並且也不至于再開脾氣的了。

我明年的事；自然是教一點書，但我覺得教書和創作，是不能並立的，近來不大有文章發表，其故蓋亦由于此。所以我此後的路還當選擇：研究而教書呢，還是仍作游民而創作？倘須兼顧，即兩

皆沒有好成績。或者研究一兩年，將文學史編好，此後教書無須豫備，則有餘暇，再從事于創作之類也可以。但這也並非緊要問題，不過隨便說說。

“阿Q正傳”的日譯本已經出版了，譯得似乎並不壞，但也有幾個小錯處。你要否？如要，當寄上，因為商務印書館有送給我的。

寫到這里，還不到五點鐘，也沒有什麼別的事了，就此封入信封，趕今天寄出罷。

迅。

52 十二月三日下午。

迅師：

我現時是在豫備教材，明天用的，但我沒有專心看書，我總想着廿六，七該得你的來信了，不料至今(卅)未有。

看廣大聘請教授條例(不知法大是否仍如此)；初聘必為一年，續聘為四年，或無期，教至六年，則可停職一年，照支原薪。教授不能兼職，但經校務(?)會議通過，則可變通。授課時間每週八時，多或十餘至二十時左右。教授又須指導學生作業云。

我校校長仍然未返，在看十二月初發給經費時，是照新預算，抑舊預算。倘照新預算而不搭發積欠，則辦事仍有困難，還是不回校。我自己在校長回校，或決不回校時，均可引退，惟當青黃不接之間，則我決不去。現在已有些人，要我無論如何，再維持下去，但我是贊成凡與風潮有關的人，全都離校的，這樣一來，可以除去一部分分學生想鬧的目標，于學校為有利。況且訓育是以德相感，

批情相繫的，現在已經破險，冷眼相看，又有什麼意味呢？你看，這該如何處置纔好？

油頭我沒有答應去，決意下學期仍在廣州，即使有經濟壓迫，我想牠試試看，看是牠勝過我，還是我勝過牠。

廣平

十一月卅晚八時三刻。

十二月一晚收到你廿六的信，而以前說寄的“新女性”至今未來；你十六，十九，廿一等信，俱先後收到，都答覆過了，並不因新寧輪而有阻礙。

今日往陳惶農先生寓，見他正在整理行裝，打算到武漢去，云于五日前後動身。他說並已電約伏園，徑赴湖北。那麼，伏園于十五左右先赴廣州之說，恐怕又有變動了。事情幾乎毫無解決，校長擬往香港去了，我們三主任定于明日向全校教職員布告經過，并聲明卸去維持校長職務的責任，但事情是絕不會如此簡單的，或仍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，學生兩方亦仍爭持不下，這真好像朽索之御六馬，懷乎其危了。

你因為怕有“不安”而“靜下來”了，這教我也沒有什麼可說。你願意我終生顛倒于其中而不自拔麼？而且你還要因此忍受舊地方的困苦，以玉成我“為社會做事”麼？過去的有限的日子，已經如此無聊，再“熬半年”，能保不發生別的意外麼？單為“玉成”他人而自

放於孤島，這是應當的麼？我着實爲難，廣大當然也不是理想的學校，所以你要仍在廈大，我也難於多說。但不寫幾句，又怕你在等我的回信，說起來，則措辭多不達意，恐你又因此發生新的奇異感想。我覺得書信的往來實在討厭，既費時光，而又不能達意於萬一的。這封信也還是如此。

廣平

十二月二日。

53

廣平兄：

三日寄出一信，并刊物一束，係“語絲”等五本，想已到。今天得二日來信，可謂快矣。對於廿六日函中的一段話，我于廿九日即發一函，想當我接到此信時，那邊必亦已到，現在我也無須再說了。其實我這半年並不發生什麼“奇異感想”，不過“我不太將人當作犧牲麼”這一種思想——這是我向來永永想到的思想——却還有時起來，一起來，便沈悶下去，就是所謂“靜下去”，而間或形於詞色。但也就語出並不盡然，故往往立即恢復，二日，便連夜發一信，（次日又發一信），說明我的意思與廿九日信中所說者並無變更，實未有願你“終生顛倒于其中而不自拔”之意，當時僅以爲在社會上閱歷幾時，可以得較多之經驗而已，並非我將永遠靜着，以至于冷眼旁觀，而自以爲在孤島中度寂寞生活，咀嚼着寂寞，即足以自慰自贖也。

但廿六日信中的事，已成往事，也不必多說了。法大的鐘點雖然較多，我想總可以設法教一點擔子稍輕的功課，以求有休息的餘暇，況且抄錄材料等等，又可有幫我的人，所以鐘點倒不成問題。每週二十時左右者，大抵是紙面文章，也未必實做的。

你們的學校，真是好像“濕手捏了乾麵粉”，粘纏極了，難說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，但在位者不講信用，專責“匹夫”使幾個人挑着重擔，未免太任意將人來做無謂的犧牲。我想，事到如此，該以自己爲主了，覺得耐不住，便即離開，倘因生計或別的關係，非暫時敷衍不可，便再敷衍幾日。“以德感”，“以情繫”這些老話頭，只好置之度外。只有幾個人是做不好的。還傻什麼呢？”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！”

前一束刊物不知到否？記得先前也有一次，久不到，而終在學校的郵件中尋來。三日又寄一束，到否也是問題。此後寄書，殆非掛號不可。“桃色的雲”再版已出了，擬寄上一冊，但想寫幾個字，并用新印，而印泥才向上海去帶，大約須十日後才來，那時再寄罷。

迅。

十二月六日之夜。

54

廣平兄：

本月六日接到三日來信後，次日（七日）即發一信，想已到。

我猜想昨今兩日當有信來，但沒有；明天是星期，沒有信件到校的了。我想或者是你因校事太忙，沒有發，或者是輪船誤了期。

計算從今天到一月底，只有了五十天，我到這裏，已經三個月又一星期了。現在倒沒有什麼事。我每天能睡八九小時，然而仍然懶。有人說我胖一點了，不知確否？恐怕也未必。對於學生，我已經說明了學期末要離開，有幾個因我在此而來的，大約也要走。至于有一部分，那簡直無藥可醫，他們整天的讀“古文觀止”。

伏園就要動身，仍然十五左右；但也許仍從廣州，取陸路往武昌去。

我想一兩日內，當有信來，我的廿九日信的回信也應該就到了，那時再寫罷。

迅。

十二月十一日之夜。

55

迅師：

六日晨得十一月廿九日信，又廿一寄的書一束，一束書而耽擱至十六天，郵政真太可以了。這信到在我發了廿三的信之後，總是覺得我太過火了，這樣的說話。但你前一信說擬在廈門半年，後一信又說擬即離開，這樣改變，全以外象為主，看來真好像十分“空虛”似的。現既打算離去，則關於學堂的一切，可勿過于擾心，不如好好的靜下來，養養身體。食物如何解決，已在福州館子包飯麼

？ 一走，你獨自一人早晚爲食物奔波，不太困苦麼？

學校火警是很可怕的，我在津，曾經遇到，在半夜裏逃出，日前李之良得北京來信，說女師大失火，燒了幾間寢室，一個由女子大學轉學過來的楊立侃因傷身死，另一個是重傷。女師大真不幸，連轉學過來的都遭劫。你也曾在報上看見或別方面聽到過沒有？

你爲什麼“時有莫名其妙的悲哀”？是因爲感着寂寞麼？是因爲想到要走的路麼？是因了爲別人而焦慮？“跋”中或有未便罄盡之處，其詳可得聞歟？

今日庶務處已領得支單，惟積欠仍無着落，衆意須俟積欠有着，始敢相信，開手辦事；故全校仍未上課，舊派學生忽對於總務主任及我開始攻擊，但這是無聊之極思，沒有用的。倘有事，以後再談罷。

廣平

十二月六晚八時。

56

迅師：

今晨曾寄一信，是覆你十一月廿九日信的，現在接到十二月三日的信了。印章的質地是“金星石”，但我先前隨便叫他曰玻璃；這不知是否假的，刻字時曾經刻壞了一個，不過由刻者負責，和我無干。有這樣脆，我想一落地必碎，能够寄到而無損，算是好的了，穿上背心，冷了還是要加棉襖，棉袍……的，”這樣就可以彌

冬”麼？傻子！一個新印章何必特地向上海買印泥去呢，真是多事

。

這幾天經費問題未解決，總堅持不上課；一解決，則將有一番革新，革新後自己再走，也是痛快事。

現在已沒有什麼要說了，下次再談。

廣平

十二月七日午三時。

57

迅師：

現在是十日晚七時半，我又開始寫信了。今日我發了一信，不是說下午四時要上街去麼？從那里回校時，看見門房裏整着幾封信，我心內一動，轉想午間已得來信，此時一定沒有了，乃走不數步，聽差趕上來交給我信，是你三日發的第二封。我高興極了，接連兩日得信三封，從這三封信中，可見你心神已略安定，有些活氣了。至于廿六發的那一封，卻似乎有點變態，不安而敢示安定，所以我二日的回信，也未免激一些現得最近的三信，沒有問題了，不必掛念或神經過敏。

現在我要下命令了，以後不準自己將信“半夜放在郵筒中”。因為瞎馬會夜半臨深池的，十分危險，令人捏一把汗，很不好。況且“所外”的信今日上午得，“所內”的信下午到，這正和你發出的次序相同，殊不必以傻氣的傻子，而疑“代辦所裏的伙計”為“歎氣”的歎

子，其實半斤八兩相等也。即如我，發信也不如是急急，六晚寫好的信，是今早叫給我做事的女工拿去的，但許久之後，我出校門，卻見別一女工手拿一碗，似將出街買物，又拿着我的信，可見她又轉託了人，便中送去。而且恐怕我每次發信，大抵如此，以後應該改換方法了。說起用人來，真生氣，例如我用的那個雖十分村氣，而買物必賺一半，洗物往往不見，我未買熱水壺時，日嫌茶冷，買來以後，卻連螺旋蓋也不會開，用鐵錘之類新新的就將熱水壺敲壞了。你將來到廣州時，倘用的是男的，或者好一點，但也得先知道，以免冒起火來。

至于用語。則這裏的買物或僱車，普通話就可以，也許貴一點，不過有人代辦，不成問題。我在北京，買物是不大講價的這裏卻往往開出大價，甚至二倍以上，須斟酌還價，還得太多是吃虧，太少或被罵，真是麻煩透了。吃食客隨處都有，小飯館也不化多少錢，你來不愁無吃處，而愁吃不慣口味，但廣東素以善食稱，想來你總可以對付的。至于蛇，你到時在年底，不知道可還有？龍蟲也已過時，只可買乾的了。又這裏也有北方館子，有專賣北京布底鞋的鋪子，也有稻香村一類的店，所以糖炒栗子也有了，這大約是受了“外江佬”的影響。

你高興時，信上也看見“身體是好的，能食能睡”一類的話，但在上月二十至廿六左右，則不特不然，而且什麼也懶得做了。其實那一個人也並非一定專為別人犧牲，而且是行其心之所安的，你何

必自己如此呢。現在手指還抖麼？要看醫生不？我想心境一好，無聊自然減少，不會多吸煙了。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卻呢？我情願多寫幾個字。

你到這裏後，住學校就省事，住外面就方便，但費用大。陳先生住的幾間屋，是二樓，每月房租就四十餘元，還有傭人，食，用……等，至少總在百元以上，究竟加何，是待到後再說，還是未雨綢繆？

我想，沒有被人打倒，或自己倒下之前，教書是好的，倒下以後，則創作似乎閉戶可做。但在那時，是否還有創作的可能，也很難說。在舊社會裏，對於一般人，需用一般法，孤行己見，便受攻擊，真是討厭。不過人一受逼，自然會尋活路，著作路絕，恐怕也還是餓不死的。以上也只是些空話，因為今晚高興多寫，以致一發而不可收拾了。

日譯“阿Q”不必寄，現時我不暇看也不大會看，待真的阿Q到了廣州，再拿出譯本，一邊講解，一邊對照罷。那時卻勿得規避，切切！

今晚大風，窗外呼呼有聲，空氣驟冷。我已經穿上了夾褲，呢裙，毛絨背心及絨衫。但沒有蚊子了。

廣平

十二月七晚九時

廣平兄：

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。現在是雖在星期日，郵政代辦所也開半天了。我今天起得早，因為藝化學校的成立小會要我演說，我去說了五分鐘，又恭聽校長輩之胡說至十一時。有一曾經留學西洋之教授曰這學校之有益于人民也，例如底下人認識了字，送信不再會送錯，主人就喜歡他，要用他有飯吃……。我感佩之極，溜出會場，再到代辦所去一看，果然已有三封信在，兩封是七日發的，一封是八日發的。

金星石雖然是真的，但看印匣的樣子，還是假的，不過這也沒有什麼關係。”隨便叫牠曰玻璃”則可謂胡塗，玻璃何至於這樣脆，又豈可”隨便”到這樣？若夫”落地必碎”，則一切印石，大抵如斯，豈獨玻璃為然？特買印泥，亦非“多事”，因為不如此，則不舒服也。

近來對於廈大，什麼都不過問了，但他們還要常來找我真是無聊。玉堂現在亦深知其不可為，有相當機會，什九是可以走的。我手已不抖，前信竟未說明。至于寄給“語絲”的那篇文章，因由未名社轉來，被社中截留了，登在“莽原”第廿三期上。其中倒沒有什麼未盡之處。當時動筆的原因，一是恨自己為生活起見，不能不暫載假面，二是感到了有些青年之于我，見可利用則儘情利用，倘覺不能利用了，便想一棒打殺，所以很有些悲憤之言。不過這種心情，現在早已過去了。

我離廈門後，有幾個學生要隨我轉學，還有一個助教也想同我走，他說我對於金石的知识于他有幫助。我在這里，常有客來談空天，弄得自己的事無暇做，這樣下去，是不行的。我將來擬在校中取得一間屋，算是住室，作為豫備功課及會客之用，另在外面覓一相當的地方，作為創作及休息之用，庶幾不至於起居無節，飲食不時，再蹈在北京時之覆轍。但這可俟到粵後再說，無須未雨綢繆。總之，我的主意，是在想少陪無聊之客而已。倘在學校，誰都可以直衝而入，並無可談，而東拉西扯，坐着不走殊討厭也。

現在我們的則是可笑極了，外面仍無好的包飯處，所以還是從本校廚房買飯，每人每月三元半，伏園做菜，輔以罐頭。而廚房屢次宣言：不買菜，他要連飯也不賣了。忙麼，我們為買飯計，必須月出十元，一併買他毫不能吃之菜。現在還敷衍着。伏園走後，我想索性一併買菜，以省麻煩，好在日子也已經有限了。工人則欠我二十元，其中二元，是他兄弟急病時借去的，我以為他窮，說這二元不要他還了，算是欠我十八元，他即于次日又借去二元，仍湊足二十元之數。廈門之對於“外江佬”，好像也頗要愚弄似的。

以一般人的脾氣而論，失敗之後的著作，是沒有人看的，他們見可殺使則儘量地殺使，見可笑則儘量地笑罵，雖一向怎樣常常往來，也即刻翻臉不識，看和我往來最久的少爺們的舉動，便可推知。但只要作品好，大概十年或數十年後，就又有看了，不過這只是書坊老板得益，至于作者，則也許早被逼死，不再有什麼相干

。總到這樣的時候，爲省事計，則改業也行不做也行；爲賭氣計，則無所不爲也行，倒行逆施也行，但我還沒有細想過，因爲這還不是急切的問題，此刻不過發發空議論。

“能食能睡”，是的確的，現在還如此，每天可睡至八九小時。然而人還是懶，這大約是氣候之故，我想廈門的氣候，水土，似乎于居民都不宜，我所見的本地人，胖子很少，十之九都黃瘦，女性也很少有豐滿活潑的；加以街道污穢，空地上就都是墳所以人壽保險的價格，居廈門者比別處貴。我想國學院倒大可以緩辦，不如作衛生運動，一面將水，土壤，都分析分析，講一個改善之方。

此刻已經夜一時了，本來還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裏去，但既有‘命令’，就待至明晨罷，真是可懼，“我着實爲難”。

迅•

十二月十二日。

59

迅師：

今早九時由家裡回校，見你十二月七日的信在桌上，大約是昨天到的，而我外出未見。我料想日內當有信來，今果然，慰甚。三日寄的刊物則至今未到，但慢慣了，倒也不怎樣着急。二日的信，乃晚間七時自己投在街上郵筒我的（便中經過），若六日到。則前後僅四天，也差強人意，而平常竟有就擱至八天的，真是奇怪。

你“向來常常想到的思想”，實在謬誤，“將人當作犧牲”一語，

萬分不通。犧牲者，謂我們以牛羊作祭品，在牛羊本身，是並非自願的，故由牠們一面看來，實爲不合，而“人”則不如此，天下斷沒有人而肯任人宰割者。倘非宰割，則一面出之維護，一面出之自主，即有所失，亦無犧牲之可言。其實在人間本無所謂犧牲，譬如吾人爲社會做事，是大衆認爲至當的了。於是有因公義而貶抑私情者，從私情上說，固亦可謂之犧牲，而人們並不介意，仍趨公義者，即由認公義爲比較的應爲，急爲而已。這所謂應，所謂急，雖亦隨時代環境而異，但經我決擇，認爲滿意而捨此無他道，即亦可爲，天下事不能具備于一身，于是有取捨，既有所取，也就不能偏重所捨的一部分，說是犧牲了。此三尺童子皆知之，而四尺的傻子反誤解，是應該記打手心十下于日記本上的。

你常往上海帶書，可否替我買一本“文章作法”，開明書店出版，價七角，能再買一本“與謝野晶子論文集”則更佳。現已十二月中旬，再過三十多天便可見面，書籍寄得太慢，或在人到之後，不如留待自己帶來，且可免遺失或損壞。香港已經通船了，你來也不必定轉汕頭，且帶着許多書籍，車上恐怕也不如船上之方便。

從明天起上課，事情又多起來了。我自思甚好笑，自己實無所長，而時機迫得我硬幹，真是苦惱。倘不及早設法倒下來，怕就要像廣甸的輕氣球一樣，氣散而自己掉下來了，一點也沒有法子想。

你的手有點抖，好了沒有？

廣平

十二月十二日午一時

60

廣平兄：

昨(十三日)寄一信，今天則寄出期刊一束，怕失少，所以掛號，非因特別寶貴也。束中有“新女性”一本，大作在內，又“語絲”兩期，即登着我之發牢騷文，蓋先為未名社截留，到底又被小峯奪過去了，所以仍在“語絲”上。

慨自寄了二十三日之信，幾乎大不得了，偉大之釘子，迎面翻來，幸而上帝保佑，早有廿九日之信發出，聲明前此一函，實屬大逆不道，應即取消，于是始蒙褒為“傻子”，賜以“命令”，作善者降之百祥，幸何如之。

現在對於校事，已悉不問，專編講義，作一結束，授課只餘五星期，此後便是考試了。但離校恐當在二月初，因為一月份薪水，是要等着拿走的。

法政又有信來，催我速去，且云教員薪水，當設法增加，但我還是只能于二月初出發。至于伏園，却在二十左右要走了，大約先至粵，再從陸路入武漢。今晚語堂錢行，亦頗有活動之意，而其太太則大不謂然，以為帶着兩個孩子，常常搬家，如何是好。其實站在她的地位上來觀察，的確也困苦的，旅行式的家庭，教管理家政的女性如何措手。然而語堂殊激昂。後事如何，只得“且聽下回

分解”了。

狂飆中人一面罵我，一面又要用我了。培良要我在廈門或廣州尋地方，尙鐵要將小說編入“烏合叢書”去，并謂前係誤罵，後當停止，附寄未發表的罵我之文稿，請看畢燒掉云。我想，我先前的種種不客氣，大抵施之於同年輩或地位相同者，而對於青年，必退讓，或默然甘受損失。不料他們竟以爲可欺，或糾纏，或責罵，或誣鑿，得步進步，鬧個不完。我常歎此輩“好事之徒”，所以什麼也沒有人管，現在看來，做“好事之徒”實在也大不容易，我略管閒事。就弄得這麼麻煩。現在是方針要改變了，地方也不尋，叢書也不編，文稿也不看，也不燒，回信也不寫，關門大吉，自己看書，吸煙，睡覺。

“婦女之友”第五期上，有云沁給你的一封公開信，見了沒有？內中也沒有什麼，不過是對於女師大再被毀壞的牢騷。我看似乎程于雲仍在校，羅靜軒却只得演出了，報上有一封她的公開信，說實文也可以過活，我想，怕很難罷。

今天白天有霧，器具都有點潮濕。蚊子很多，過于夏天，真是奇怪。叮得可以，要躲進帳子裏去了，下次再寫。

十四日燈下。

天氣今天仍熱，但大風，蚊子忽而很少了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于是編了一篇講義。印泥已從上海寄來，此刻就在“桃色的雲”上寫了幾個字，將那“玻璃”印和印泥都第一次用在這上面，預備等

“莽原”第二十三期到來時，一同寄出。因爲天氣熱，印泥軟，所以印得不大好，但那也不要緊。必須如此辦理，才覺舒服，雖被斥爲“多事”，亦不再辯，橫豎受攻擊慣了的，聽點申斥又算得什麼。

本校並無新事發生。惟山根先生仍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；白果從北京到了，一個太太四個小孩，兩個用人，四十件行李，大有“山河永固”之意。不知怎地我忽而記起了“燕巢危幕”的故事，看到這一大堆人物，不禁爲之淒然。

十五夜。

十二日的來信，今天(十六)就到了，也算快的。我看廣州廈門間的郵信船大約每週有二次。假如星期二，五開的罷，那麼，星期一，四發的信更快。三六發的就慢了，但我終于研究不出那船期是星期幾。

貴校的情形實在不大高妙，也如別的學校一樣，恐怕不過是不死不活不上不下。一沾手，一定爲難。倘使直截痛快，或改革，或苦痛，那倒好了。然而大抵不如此。就是辦也辦不好。放也放不下，不爽快，也並不太苦痛，只是終日渾身不舒服，那種感覺，我們那里有一句俗話，叫作“穿濕布衫”，就是恰如將沒有曬乾的小衫。穿在身體上。我所經歷的事情，幾乎無不如此，近來的作文印書，即是其一。我想接手之後，隨俗敷衍，你一定不能；改革呢，能辦到固然好，即使自己因此失敗也不妨，但看你來信所說，是恐怕沒有改革之望的。那就最好是不接手，倘難却，則仿“前校長”的老法

子：躲起來。待有結束後，再出來另覓事情做。

理化經濟，我曉得你是沒有研究的，幸而只有三星期。我也有這類苦惱，常不免被逼去做“非所長”，“非所好”的事。然而往往只得做，如在戲臺下一般，被擠在中間，退不開去了，不但于己有損，事情也做不好。而別人見你推辭，却以為謙虛或偷懶，仍然堅執要你去做。這樣地玩“雜耍”一兩年，就只剩下些油滑學問，失了專長，而也逐漸被社會所棄，變了“藥渣”了，雖然也曾煎熬了請人喝過汁。一變藥渣，便什麼人都來踐踏，連先前喝過汁的人也來踐踏，還要冷笑。

犧牲論究竟是誰的“不通”而該打手心，還是一個疑問。人們有自志取捨，和牛羊不同，僕雖不敏，是知道的。然而這“自志”又豈出于本來，還不是很受一時代的學說和別人的言動的影響的麼？那麼，那學說的是否真實，那人的是否確當，就是一個問題，我先前何嘗不出于自願，在生活的路上，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，以飼別人，雖自覺漸漸瘦弱，也以爲快活。而現在呢，人們笑我瘦弱了，連飲過我的血的人，也來嘲笑我的瘦弱了。我聽得甚至有人說：“他一世過着這樣無聊的生活，本早可以死了的，但還要活着，可見他沒出息。”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時候，竭力給我一下悶棍，然而，這是他們在替人們除去無用的廢物呵！這實在使我憤怒，怨恨了，有時簡直想報復，我並沒有略存求得稱譽，報答之心，不過以為喝過血的人們，看見沒有血喝了就該走散，不要記着我是血的債主；

臨走時還要打殺我，並且爲消滅債券計，放火燒掉我的一間可憐的灰棚。我其實並不以債主自居，也沒有債券。他們的這種辦法，是太過的。我近來的漸漸傾向個人主義，就是爲此；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樣以爲“自所甘願，即非犧牲”的人，也就是爲此；常常勸別人要一併顧及自己，也就是爲此。但這是我的意思，至于行爲，和這矛盾的還很多，所以終於是言行不一致，恐怕不足以服足下之心，好在不久便有面談的機會，那時再辯論罷。

我離廈門的日子，還有四十多天，說“三十多”，少算了十天了，然則心粗而傻，似乎也 and “傻氣的傻子”差不多，“半斤八兩相等也”。伏園大約一兩日內啓行，此信或者也和他同船出發。從今天起，我們兼包飯菜了，先前單包飯的時候，每人只得一碗半（中小碗），飯量大的人，兼吃兩人的也不够，今天是多一點了，你看廚子多麼利害。這裏的工役，似乎都與當權者有些關係，換不掉的，所以無論如何，只好教員吃苦，即如這個廚子，原是國學院聽差中之最懶而最狡猾的，兼士費了許多力，才將他弄走，而他的地位却更好了。他那時的主張，是：他是國學院的聽差，所以別人不能使他做事。你想，國學院是一所房子，會開口叫他做事的麼？

我向上海買書很便當，那兩本當即去帶，並遞來命，年底面呈。

迅。

十六日下午。

廣平兄：

十六日得十二日信後，即覆一函，想已到。我猜想一兩日內當有信來，但此刻還沒有，就先寫幾句，豫備明天發出。

伏園前天晚上走了，昨晨開船。現在你也許已經看見過。法大有無可做的事，我已託他探問，但不知結果如何，上途南歸，杳無消息，真是奇怪，所以他的事情也無從計劃。

我這裡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不過前幾天很鬧了一通，將伏園的火腿用江瑤柱煮了一大鍋，吃了。我又從杭州帶來茶葉兩斤，每斤二元，喝着。伏園走後，庶務科便派人來和我商量，要我搬到他所住過的半間小屋子裏去。我即和氣的回答他：一定可以，不過可否再緩一個多月的樣子，那時我一定搬。他們滿意而去了。

其實，教員的薪水，多一點倒不妨的，只是必須顧到他的居住飲食，並給以相當的尊重。可憐他們全不知道，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二個箱子，搬來搬去，弄不完，幸而我就搬出，否則，恐怕要成爲旅行式的教授的。

朱山根已經知道我必走，較先前安靜得多了，但聽說他的“學問”好像也已講完，漸漸講不出來，在講堂上愈加裝口吃，田千頊是只能在會場上唱崑腔，真是到了所謂“俳優畜之”的境遇。但此輩也正和此地相宜。

我很好，手指早已不抖，前信已經聲明。廚房的飯又尅減了，

每餐復歸于一碗半，幸而我還够吃，又幸而只有四十天了。北京上海的信雖有來的，而印刷物多日不到，不知其故何也，再談。

迅•

十二月二十日午後。

現已夜十一時，終不得信，此信明天寄出罷。

二十日夜。

62

迅師：

十六日寄上一信，告訴你此後通信的地址，這日我就告病（偽的）回家去住了。但又不放心，總想到學校去看看。昨晚往校，果見你十三寄的信，這信的第一句就是“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”而早上的一封我却沒有收到，不知是否因為我有幾天不在校內的緣故。

學校的事，昨晚回校，始知校長確不再來，教務總務也都另得新職，決去入校，所不知這消息的，只有我一個。我幸而請着病假，但已遲了幾天，多做幾天傻子了，因即致函校長，辭去職務。惟又聞校長辭呈中，曾舉一李女士和我。不過我是決計不幹的，我現在想休息休息了，一面慢慢地找事做。

廈大幾時放寒假，我現在聞着了，來的日期可先行通知，最好託客棧招呼，或由我豫先布置，總以豫知爲便，好在我是聞着的。

我在家裏，是做做縫紉的事（縫工價貴），改造舊衣，或編織絨物（人託做的），或看書，並不悶氣。可無須掛念。

這信是在校內寫的，不久又要回家去了。再談罷。

廣平

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五時。

63

廣平兄：

十九日信今天到，十六的信沒有收到，怕是遺失了，所以終于不知寄信的地方，此信也不知能收到否？我于十二上午寄一信，此外尚有十六，廿一兩信，均寄學校。

前日得逢吉信，十四日發的，似于法大頗不滿，都走了。次日又得法大十五來信，言所定“正教授”只我一人，催我速往。那麼，恐怕是主任了。不過我仍只能結束了學期再走，擬即復信說明，但伏園大概已經替我說過。至于主任，我想不做，只要教教書就够了。

這里一月十五考起，閱卷完畢，當在廿五左右，等薪水，所以至早恐怕要在一月廿八才可以動身罷。我想先住客棧，此後如何，看情形再說，現在可以不必豫先酌定。

電燈壞了。洋燭所餘無幾，只得睡了。倘此信能收到，可告我更詳細的地址，以便寫信面。

迅。

十二月廿三夜。

怕此信失落，另寫一封寄學校。

廣平兄：

今日得十九來信，十六日信終于未到，所以我不知你住址。但照信面所寫的發了一信：不知能到否？因此另寫一信，掛號寄學校，冀兩信中有一信可到。

前日得逢吉信，說當于十五離粵，似于法大頗不滿。又得法大信，十五發，催我速往，言正教授只我一人。然則當是主任，擬即作覆，說一月底才可以離廈，但也許伏園已經替我說明了。

我想不做主任。只教書。

廈校一月十五考試，閱卷及等候薪水等，恐至早須廿八九才得動身。我想先住客棧，此後則看情形再定。

我除十二，十三，各寄一信外，十六，二十一，又俱發信，不知收到否？

電燈壞了，洋燭已短，又無處買添，只得睡覺，這學校真是不便極了？

此地現頗冷，我白天穿夾袍，夜穿皮袍，其實棉袍已够，而我懶于取出。

迅。

十二月廿三夜。

告我通信地址。

迅師：

以前七晨，午，十二各寄一信，想必都到在此信之先了。這封信是向你發牢騷的，因為只有向你可以儘量發，但既能發，則非怒氣沖天可知了，所以也還是等于送戲目給你看。

——昨日我校的總務主任辭職了。今晨我到校辦公，閱報及聽庶務員說，才知道教務主任也要往法政大當祕書去，無意于此了。那個庶務員就取笑我，說：已併校長及三主任，四職萃于一身了！我才恍然大悟，做了傻子，人們找好事情，溜之大吉，而我還打算等有了交代再走，將來豈不要人都跑光，校長又不回來，只乘我一個獨受學生的悶氣，教職員的催逼麼？我急跑去找校長而辭，並陳述校中情狀，正說之間，那個教務主任也到了，他不承認有辭職之事，說是只因為忙，所以未到，明天是可以到校的云云，我也不知道的確與否。

你以後寄信，暫寄“廣州高第街中約”便妥，倘有改動，當再通知。

我身體是好的。校事早了，也早得安心。勿念。

廣平

十二月十五晚。

66

廣平兄：

昨（廿三）得十九日信，而十六日信待至今晨沒有到，以為一

定遺失的了，因寫兩信，一寄高第街，一掛號寄學校，內容是一樣的，上午發出，想該有一封可以收到。但到下午，十六日發的一封信竟收到了，一共走了九天，真是奇特的郵政。

學校現狀，可見學生之無望，和教職員之聰明，獨做傻子，實在不值得，還不如暫逃回家，不聞不問。這種事我也遇到過好幾次，所以世故日深，而有量力爲之，不拚死命之說，因爲別人太巧，看得生氣也。伏園想早到粵，已見過否？他曾說要爲你向法大一問。

又聽說成仿吾也要走。創造社中人，似乎和法大有什麼不對似的，但這不過是我的猜測。逢吉則信上確有憤言。我且不管，舊歷年底仍往粵。算起來只有一個多月了。

現在在這裡還沒有什麼不舒服，因爲橫豎不遠要走，什麼都心平氣和了。今晚去看了一回電影。川島夫婦已到，他們還只看見山水花木的新奇。我這裡常有學生來，也不大能看書；有幾個還要轉學廣州，他們總是迷信我，真是無法可想，

玉堂恐怕總弄不下去，但國學院是一時不會倒的，不過不死不活，“學者”和白果，已在聯絡校長了，他們就會弄下去。然而我們走後，不久他們也要滾出的。爲什麼呢，這裡所要的人物，是：學者皮而奴才骨。他們卻連皮也太奴才了，這又使校長看不起，非走不可。

再談。

迅。

十二月十四日燈下。

(電燈修好了。)

67

廣平兄：

廿五日寄一函，想已到。今天以爲當得來信，而竟沒有，別的粵信，都到了，伏園已寄來一函，今附上，可藉知法大情形。上遂與你的地方，大概都極易設法。我已寫信通知上遂，他本在杭州，目下不知怎樣。

看來法大似乎等我很急，所以我想就與玉堂商量，能早走則早走，況且我在廈大，他們並不以爲必要，爲之結束學期與否，不成什麼問題也。但你信只管發，即我已走，也有人代收寄回。

廈大我只得拋開了，法大如有可爲，我還想爲之盡一點力，自然以不損自己之身心爲限。我來廈門，雖是爲了暫避“正人君子們的迫害。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幾時，及有些準備，不料有些人遽以爲我被奪掉筆墨了，不再有開口的可能，便即翻臉攻擊，想踏着死屍站上來，以顯他的英雄，并報他自己心造的讎恨。北京似乎也有流言，和在上海所聞者相似，且云長虹之拚命攻擊我，乃爲此。這真出我意外，但無論如何，用這樣的手段，想來征服我，是不行的，我先前對於青年的唯唯聽命，乃是退讓，何嘗是無力爭鬪。現既逼迫不完，我就偏又出來做些事，而且偏在廣州，住得更近點，看他們躲在黑暗裏的諸公其奈我何。然而這也許是適逢其會的藉口

，其實是即使並無他們的閒話，我也還是要到廣州的。

再談。

迅。

十二月廿九月燈下。

68

迅師：

今日(廿三)下午往學校去一看，得你十六日的來信，大約是到了好幾天的，因為我今天纔到校，所以就擱了一些時候了。

你來信說寄給我刊物的有好些次，但除十一月廿一寄的一束之外，什麼也沒有收到。那個號房不是好人，畫報（圖書館定的）寄到，他常常扣留住，但又不能明責他，一不小心，就可以來包圍。所以此後一切期刊及書籍，還是自己帶來，較為妥當，倘是寫字蓋章的，寄失就更可惜。至于家裏，則數百人合用的一個門房，更可想而知了。

也是今日回校時候，同信一起在寢室桌上見有伏園名片，寫着廿二日來校，現住廣泰來棧，我打算明日上午去看他，但不想問他法大的事。日前有一個舊同學問我中學缺少職員，願去否？我答願意。職員我是做厭了，不過如無別處可去，我想也只得姑且混混。不知你以為何如？

也還是今日在學校裏，見汪沁寄來的“婦女之友”共五期，這纔看見了你所說的那篇給我的公開信，既是給我；又要公開，先前全是公開，現在見了這一份，纔算終於給我了，一笑。

有誰能够不受“一時代的學說和別人的言動的影響”呢？文學界離不開這一層。

你那些在廈門購置的器具，如不沈重，帶來用用也好，此地的東西，實在太貴，而且我也願意看看那些用具，由此來推見你在廈門的生活。

二月初大約是舊曆十二月末，到粵即度歲了。也只好耐着。

廣平

十二月廿三晚。

69

廣平兄：

自從十二月廿三，四日得十九，六日信後，久不得信，真是好等，今天（一月二日）上午，總算接到十二月廿四的來信了。伏園想或已見過，他到粵後所問的事情，我已于三十日函中將他的信附上，收到了罷。至于刊物，則十一月廿一之後，我又寄過兩次，一是十二月三日，恐已遺失，一是十四日，掛號的，也許還會到，門房連公物都據為己有，真可歎，所以工人地位升高的時候，總還須有教育才行。

前天，十二月卅一日，我已將正式的辭職書提出，截至當日止，辭去一切職務。這事很給學校當局一點苦悶：為虛名計，想留我，為乾淨，省事計，願放走我，所以頗為難。但我和廈大根本衝突，無可調和，故無論如何，總是收得後者結果的。今日學生也舉代

表來留，自然是具文而已。接着大概是送別會，有恭維和憤慨的演說。學生對於學校並不滿足，但風潮是不會有的，因為四年前曾經失敗過一次。

上月的薪水，聽說後天可發；我現在是在看試卷，兩三天即完。此後我便收拾行李，至遲于十四五以前，離開廈門。但其時恐怕已有轉學的學生同走了，須爲之交涉安頓。所以此信到後，不必再寄信來，其已經寄出的，也不妨，因為有人代收。至于器具，我除幾種鋁製的東西和火酒爐而外，沒有什麼，當帶着，恭呈鈞覽。

想來二十日以前，總可以到廣州了。你的工作的地方，那時當能設法，我想即同在一校也無妨，偏要同在一校，管他媽的。

今天照了一個相，是在草莽叢中，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的，但照得好否，要後天纔知道。

迅。

一月二日下午。

70

廣平兄：

伏園想已見過了。他于十二月廿九日給我一封信，今裁出一部分附上，未知以爲何如？我想，助教是不難做的，並不必講授功課，而給我做助教尤其容易，我可以少擺教授架子。

這幾天，“名人”做得太苦了，赴了幾處送別會，都要演說，照相。我原以爲這是死海，不料經這一攪，居然也有了些波動，許

多學生因此而憤慨，有些人頗惱怒，有些人則藉此來攻擊學校或人們，而被攻擊者是竭力要將我之謫人說得壞些，以減輕自己的傷害。所以近來謠言頗多，我但袖手旁觀，煞是有趣。然而這些事故，于學校是仍無益處的，這學校除全盤改造之外，沒有第二法。

學生至少有二十個也要走。我確也非走不可了，因為我在這裏，竟有從河南中州大學轉學而來的，而學校的實際又是這模樣，我若再幫同來招徠，豈不是誤人子弟。所以我一面又做了一篇“通信”，去登“語絲”，表明我已離開廈門。我好像也已經成了偶像了，記得先前有幾個學生拿了“狂瀾”來，力勸我回罵長虹，說道：你不是你自己的了，許多青年等着聽你的話，我曾爲之吃驚，心裏想，我成了大家的公物，那是不得了的，我不願意。還不如倒下去，舒服得多。

現在看來，還得再硬做“名人”若干時，這纔能够罷手。但也並無大志，只要法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，我的目的就達了，此外都不管。我近來改變了一點態度，諸事都隨手應付，不計利害，然而也不很認真，倒覺得辦事很容易，也不疲勞。

此信以後，我在廈門大約不再發信了。

迅，

一月五日午後。

昨廿六日我到學校去，將什物都搬回高第街了。原想等你的來信能寄到高第街後，再去搬取什物的，但前天報上載有校長辭職呈文，薦一位姓李的和我自代，我所以趕緊搬開，以示決絕。并向門房說明，信件託他存起，當自去取，或由葉姓表姊轉交，此君唯唯，想必不至于作股洪喬了。

現在我住在嫂嫂家裏，她甚明達，待我亦好，惟孩子吵嚷，不是用功之所。但有一點好處，就是我從十六回家至廿六日，不過住了十天，而昨天到校，看見的人都說我胖了，精神也好得多了。胖瘦之于我，雖然無甚關係，但為外觀計，也許還是胖些的好罷。睡也很多，往往自晚九點至次早十點，有十多個鐘頭了。你看這種懶法。如何處置呢？

廿四日晨我往廣泰來棧訪孫伏園老，九點多到，而他剛提身，說是昨日中酒，睡了一天，到粵則在冬至之夜云。客棧工人因為要求加薪，正在罷工，不但連領路也不肯，且要伏園立刻搬出，我勸也趁早設法，因為他們是不留情面的。略坐後我們即到海珠公園一游，其次是一同入城，在一家西菜館吃簡便的午餐，聽他所說的意思，好像是擬在廣州多住些時，俟有旅伴，再由陸路往武漢似的。但我想，也許他雖初到，却已覺到此地之紛歧，又一時摸着不頭惱，因此就徘徊起來，要多住些時，看個清楚，然後來定去就，也未可料。

實在，這裏的派別之紛繁和糾葛，是決非久在北京的簡單的人

們所能豫想的。即如我在女師，見有一部分人，覺學校之黑暗，須改革，同此意見，于是大家來幹一下而已。弄到後來，同事跑散了，校長辭職了，只剩我不經世故，以爲須有交代纔應放手的傻子，白看了幾天學校，白換了幾天罵。這還是小事情，後來竟聽說有一個同事，先前最爲激烈，發動之初，是他堅持對舊派學生不可寬容，總替革新派的學生運籌帷幄的。

我前信不是說你十二的信沒有收到麼，昨天到學校去，在辦公桌的抽斗裏發見了，一定是在請假時，不知誰藏在那裏面的。你說在盼信，但現必已陸續收到，不成問題。

此刻是午十二時半，我要到街上去，下次再談罷。

廣平

十二月廿七日。

72

迅師：

昨廿九日由表姊從學校帶到你廿一的信，或者耽擱了些時，但未遺失，已足滿意了。

昨接伏園信，說：“關於你辭去女師職務以後的事，我臨走時魯迅先生曾叫我問一聲驢先，我現在已經說過了，就請你作爲魯迅先生之助教。魯迅先生一到之後，即送聘書。魯迅先生處我已寫信去通知了。現在特通知您一聲。”作爲你的助教，不知是否他作弄我？跟着你研究自然是好的，不過聽說教授要多編講義而助教則多

任鐘點，我能講得比你強麼？這是我所顧慮的地方。

飯菜不好，我希望你多吃些別的好東西。冬天沒有蠶了，何妨買些點心吃。

我住在這裡，地方狹窄(這是說沒有可以使我靜心讀書的地方)所以不能多看書，我的脾氣是怕嘈雜的，這裡又正和我相反。早上起來，看看報幫些家常瑣事，就過了一上午；下午這個時候(二時)算是靜一會，姪輩一放學，就又熱鬧起來了。現在我在打算搬到外面去，必須搬走，這纔能夠有規則的用功。

昨晚我到法大去上講習所的課，上完，就完事了。去看伏園，房門鎖着，沒有見到。

“又幸而只有”三”十天了”。書籍還未收到，以後切勿寄來，免得遺失。

廣平

十二月卅午後二時。

78

迅師：

十六日信是告訴你寄信的地址的，十九日信面上就沒有詳寫。但你廿四的信封上光寫高第街，卻居然也寄到了。我住的是街中間，叫作“高第街中約”，倘加上“舊門牌一七九號”，就更爲妥當。

你十六。廿一的信，都收到了，惟寄校之另一封未見，我想是就會到的，因我已託人代收，或不致失少。

現在是下午六時，快要晚餐；八時還要外出，稍緩再詳談罷。

祝你新年。

廣平

十二月三十下午六時。

74

廣平兄：

五日寄一信，想當先到了。今天得十二月卅日信，所以再來寫幾句。

法大擬請你作助教，並非伏園故意謀來，和你開玩笑的，看我前次附上的兩信便知，因為這原是李逢吉的遺缺，現在正空着，北大和廈大的助教，平時並不授課，廈大的規定是教授請假半年或幾月時，間或由助教代課，但這樣的事是很少見的，我想法大當不至于特別罷。況且教授編而助教講，也太不近情理，足下所聞，殆謠言也。即非謠言，亦有法想，似乎無須神經過敏。未發聘書，想也不至于中變，其于上遂亦然。我想中學職員可不必去做，即有中變，我當託人另行設法。

至于引為同事，恐因謠言而牽連自己——我真奇怪，這是我因為碰了釘子，變成神經過敏。還是廣州情形，確是如此的呢？倘是後者，那麼，在廣州做人，要比北京還難了。不過我是不管這些的，我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號相加，由來久矣，所以被怎麼說都可以。這向去廈，這里也有各種謠言，我都不管，專用哲學：聽其自然。

我十日以前走不成了，因為上月的薪水，至今還沒有付給我，說是還得等幾天。但無論怎樣，我十五日以前總要動身的。我看這是他們的一點小玩藝，無非使我不能早走，在這里白白的等幾天。不過這種小巧，恐怕反而失策了：校內大約要有風潮，現正在醞釀，兩三日內怕要爆發。這已由挽留運動轉為改革學校運動，本已與我不相干，不過我早走，則學生少一刺戟，或者不再舉動，但拖下去可不行了。那時一定又有人歸罰于我，指為“放火者”，然而也只得“聽其自然，放火者就放火者罷”。

這幾天全是赴會和餞行，說話和喝酒，大概這樣的還有兩三天。這種無聊的應酬，真是和生命有讐，即如這封信，就是夜裏三點鐘寫的，因為赴席後回來是十點鐘。睡了一覺起來，已是三點了。

那些請吃飯的人，蓄意也種類不同，所以席上的情形，倒也饒是好看。我在這里是許多人覺得討厭的，但要走了却又都恭維。無論誰，只要死了，輓聯上不都說活着的時候多麼好，沒有了又多麼可惜麼？于是連白果也稱我為“吾師”了，並且對人說道，“我是他的學生呀，感情當然很好的。”他今天還要辦酒給其餞行，你想這酒是多麼難喝下去。

這里的情氣，是積四五年之久而瀰漫的，現在有些學生們想藉我的四個月的魔力來打破牠，我看不過是一個幻想。

迅。

一月六日燈下。

75

迅師：

現在過了新年又五天了，日子又少了五天。你十二月廿五的信，于四日收到；廿四日寄學校的掛號信，亦于二日由葉表姊交來，我似乎即覆一函，但在我簡單的日記上沒有登載，不知確曾寄去與否，但你寄來的那一封掛號信，則確已收到了。

我住在家裏，總不能專心的看書，做事。有時想做一件事，但看見嫂嫂忙着做飯，就少不得放下去幫幫忙，在嘈雜中，連慢慢的寫一張信的機會也很少，現在是九點多，孩子們都上學去了，我就趁這時光來寫幾句。

新年于我沒有什麼，我並且沒有發一張賀年片，除了前校長寄一張紅片來，報以我的名片，寫上幾個字外。一日晚上我又去看提燈會，與前次差不多，後來又到一個學校看演戲；白天則到住在河南的一家舊鄉親那里，看看田家風景，玩了好半天。昨四日也玩了一天，是和陳姓的親戚游東山。晚上去看伏園，並帶着四條土鯪魚去請他吃，不湊巧他不在校，等了一點多鐘，也不見回來，我想這也何必呢，就帶着回家，今天要自己受用了。

不知道是學校門房作怪，還是郵政作怪，昨天我親自到學校去問，門房說什麼刊物也沒有。記得你說寄印刷物有好幾次，別的沒有法子了？，那掛號的一束，得可以追問麼？

創造社中人的連翹而去，不知是否爲了這原因。這是大家認爲沒有什麼色彩的，不妨姑且來作文藝運動，看看情形，不必因爲他們之去而氣餒。但法大或較勝于廈大，卻不能優于北大！蓋介乎二者之間，現在可先作如是想，則將來便不至于大失所望了。

昨天遇見一個熟悉學界情形的人，我就問他法大助教是怎樣的。他說，先前的文科助教，等于掛名，月薪約一百元，卻沒有什麼事做，也能暗暗的到他校兼課，可算是一個清閒的好位置。助教二年可升講師，再升……云云。未一節和我不相干，因我未必能至二年也。但現在你做教授，我就替你抄寫，查書，即已非掛名可比，你也不要自以爲給了我“好位置”罷，而且在一處做事，易生事端，也應該留意的。

廣平

一月五日。

76

迅師：

昨五日接到十二月卅日掛號信；現在是七日了，早上由葉家表姊自己送來你十二月二日及十三日發的印刷品共二束，一是隔了一月餘，一是隔了廿多日，這樣的郵政，真是慢得出奇。

兩束刊物我大略翻了一下，除“莽原”的“墳記”和“父親的病”沒有看外，我覺得“階級與魯迅”這篇沒有大意思，“廈門通信”寫得不算好，我寧可看“通信廣州”了。但“墳”的題記，你執筆可真是放

杰了起來，你在北京時，就斷不肯寫出”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，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這樣的句子，有一次做文章，寫了似乎是“……的人”，也終于改了纔送出去的。這一次可是放杰了，然而有時也含蓄。如”至于不遠的踏成平地………………”等就是。至于”寫在‘墳’後面”說的“人生多苦辛，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，又何必惜一點筆墨，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”這話，就是你“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”的本意麼？你之對於“來者”，所抱的是博施于衆，而非獨自求得的心情麼？末段真太淒楚了。你是在築臺，爲的是要從那上面跌下來麼？我想，那一定是有人在推你，那是你的對頭，也就是“梟蛇鬼怪”，但絕不是你的“朋友”，希望你小心防制驢？恐怕驢也明知道要傷害你的，然而你的對頭，於是就無法捨棄這一個敵手。總之，你這篇文章的後半，許多話是在自畫招供了，是在自己走出壕塹來了，我看了感到一種危機，覺得不久就要爆發，因爲都是脾氣，不被攻擊固然要做，被攻擊就愈要做的。

卅日的來信說“北京似乎也有流言，這大約是克士先生告訴你的罷？又，同日掛號信上，像是說要不管考試，就赴法大，但法大表面上不似那麼急速組織的樣子，惟內容則不知。倘爲別的原因，也可以無須這麼亟亟。

這幾天除不得已的事情外，我不想多到外面去，恐怕有特別消息送到。

廣平

一月七日下午六時。

77

廣平兄：

五日與七日的兩函，今天(十一)上午一同收到了。這封掛號信，卻並無要事，不過我因為想發幾句議論，倘被遺失，未免可惜，所以寧可做得隱當些。

這裏的風潮似乎還在蔓延，但結果是決不會好的。有幾個人已在想利用這機會高陞，或則向學生方面討好，或則向校長方面討好，真令人看得可歎。我的事情大致已了，本可以動身了，今天有一隻船，來不及坐，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，所以于十五日纔能走。這封信大約要和我同船到粵，但姑且先行發出。我大概十五日上船，也許要到十六才開，則到廣州當在十九或二十日。我擬先住廣泰來棧，待和學校接洽之後，便暫且搬入學校，房子是大鐘樓，據伏園來信說，他所住的一間就留給我。

助教是伏園出力，法大聘請的，俺何敢“自以為給”呢？至于其餘等等，則“爆發”也好，發爆也好，我就是這麼幹，橫豎種種謹慎，也還是重重逼迫，好像是負罪無窮。現在我就來自畫招供，自卸甲冑，看看他們的第二拳是怎樣的打法。我對於“來者”，先是拖着博施于衆的心情，但現在我不，獨于其一，拖了獨自求得的心情了。(這一段也許我誤解了原意，但已經寫下，不再改了。)這即使是對頭，是敵手、是梟蛇鬼怪，我都不問；要推我下來，我即甘心

跌下來，我何嘗高興站在臺上？我對於名聲，地位，什麼都不要，只要臭蛇鬼怪够了，對於這的，我就叫作，“朋友”。誰有什麼法子呢？但現在之所以還只（！）說了有限的消息者：一，爲己，是總還想到生計問題；二，爲人，是可以暫藉我已成之地位，而作改革運動。但要我兢兢業業，專爲這兩事犧牲，是不行了。我犧牲得不少了，而享受者還不够，必要我奉獻全部的性命。我現在不肯了，我是對頭，我反對他們。

這是你知道的，單在這三四年中，我對於熟識的和初初相識的文學青年怎麼樣，只要有可以盡力之處就盡力，並沒有什麼壞心思。然而男的呢，他們自己之間也掩不住嫉妬，到底爭起來了，一方面于心不滿足，就想打殺我，給那方面也失了助力。看見我有女生在座，他們便造流言。這些流言，無論事之有無，他們是在所必造的，除非我和女人不見面。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，如果我再隱忍，退讓，他們更要得步進步，不會完的。我蔑視他們了。我先前偶一想到愛，總立刻自己慚愧，怕不配，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，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，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，我可以愛！

那流言，是直到去年十一月，從韋漱園的信裏纔知道的。他說，由沈鐘社裏聽來，長虹的拚命攻擊我是爲了一個女性，“狂飆”上有一首詩，太陽是self，我是夜，月是她，他還問我這事可是真的，要知道一點詳細。我這纔明白長虹原來在害“單相思病”，以及

川流不息的到我這里來的原因，他並不是爲莽原，却在等月亮。但對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敵對的態度，直待我到了廈門，纔從背後罵得我一個莫名其妙，真是卑怯得可以。我是夜，則當然要有月亮的，還要做什麼詩，也低能得很。那時就做了一篇小說，和他開了一些小玩笑，寄到未名社去了。

那時我又寫信去打聽孤靈，才知道這種流言，早已有之，傳播的是品青，伏園，玄倩，微風，宴太。有些人又說我將她帶到廈門去了。這大約伏園不在內，是送我上車的人們所流布的，白果從北京接家眷來此，又將這帶到廈門，爲攻擊我起見，便和田千頃分頭廣佈于人，說我之不肯留居廈門，乃爲月亮不在之故。在送別會上，田千頃且故意當衆發表，意圖中傷。不料完全無效，風潮並不稍減，因爲此次風潮，根柢甚深，並非由我一人而起，而他們還要玩些這樣的小巧，真可謂“至死不悟”了。

現在是夜二時，校中暗暗的熄了電燈。帖出放假布告，當即被學生發見，撕掉了。此後怕風潮還要擴大一點。

我現在真自笑我說話往往刻薄，而對人則太厚道，我竟從不疑及玄倩之流到我這里來是在偵探我，雖然他的目光如鼠，各處亂翻，我有時也有些覺得討厭。並且今天纔知道我有時請他們在客廳裏坐，他們也不高興，說我在房裏藏了月亮，不容他們進去了。你看這是多麼難以伺候的大人先生呵。我託令弟買了幾株柳，種在後園，拔去了幾株玉蜀黍，母親很可惜，有些不高興，而宴太即大放謔

型，說我在縱容看學生虐待她。力求清寧，偏多滓穢，我早先經，嗚呼老家，能否復返，是一問題，實非神經過敏之談也。

但這些都由牠去，我自走我的路。不過這次廈大風潮之後，許多學生，或要同我到廣州，或想轉學到武昌去，爲他們計，在這一年半載之中，是否還應該暫留幾片鐵甲在身上，此刻却還不能驟然決定。這只好于見到時再商量。不過不必連助教都怕做，同事都避忌，倘如此，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，中了流言家的詭計了。

迅。

一月十一日。

78

廣平兄：

現在是十七夜十時，我在“蘇州”船中，泊香港海上。此船大約明晨九時開，午後四時可到黃埔，再坐小船到長堤，怕要八九點鐘了。

這回一點沒有風浪，平穩如在長江船上，明天是內海，更不成問題。想起來真奇怪，我在海上，竟歷來不遇到風波，但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來的，或者我比較的不暈船也難說。

我坐的是唐餐間，兩人一房，一個人到香港上去了，所以此刻是獨霸一間。至于到廣州後，往那一家客棧，現在不能決走。因爲有一個學生跟住我。此人大概是廈大當局所派，探聽消息的，因爲那邊的風潮未平。他怕我幫助學生，在廣州活動。我在船上用各種

方法拒斥，至于惡聲厲色，令他不堪，但是不成功，他終于陪皮笑臉，謬託知己，並不遠離。大約此後的手段是和我住同一客棧，時時在我房中，打聽法大情形。我雖並不懷挾祕密，而尾隨着這麼一個東西，却也討厭了，所以我當相機行事，能將他撤下便撤下，否則再設法。

此外還有三個學生，是廣東人，要進法大的，我已通知他們一律戒嚴，所以此人在船上，也探不到什麼消息。

迅。

第 二 集

北 京 — 上 海

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

迅師：

今天是我們到上海後，你出門去了的第一天，現在是下午六點半，查查鐵路行車時刻表，你已經從浦口動身，開車了半小時了。想起你一個人在車上，一本德文法不能整天捧在手裏看，放下的時候就會空想。想些什麼呢？複雜之中，首先必以為我在怎麼過活着，與其幻想，不如由我直說罷——

別後我回到樓上剝瓜子，太陽從東邊射在上椅上，我坐着一面看“小彼得”一面剝，絕對沒有四條胡同，因為我要用我的魄力來抵抗這一點，我勝利了。此後睡了一會，醒來正午，郵差送到一包書，是未名社掛號寄來的章叢蕪著的“冰塊”五本。午飯後收拾收拾房子，看看文法，同隔壁的大家談談天，又寫了一封給玉書的信。下午到街上去散步，買些水果回來，和大家一同吃。吃完寫信寫到，這裡，正是“夕方”時候了。夜飯還未吃過呢，再有什麼事，待續寫下去罷。

十三，六時五十分。

現在是十四日午後六時二十分，你已經過了嶺山，快到濟南了。車是走得那麼快，我只願你快些到北京，免得路中掛念。今天聽說京漢路不大便，津浦大約不至如此。你到後，在回來之前，倘聞不大方便，千萬不要冒險走，只要你平安的住着，我也可以稍慰。
的

昨夜稍稍看書，九時躺下，我總喜歡在樓上，心地比較的舒服些。今天六時半醒來，九時纔起。仍是看書和談天。午後三時午睡，充分休養，如你所囑，勿念。只是我太安閒，你塗中太辛苦了，共患難的人，有時也不能共享一樣的境遇，奈何！

今日收到殷夫的投“奔流”的詩稿，頗厚，先放在書架上了，等閒回來再看。

祝你安好。

廣平

五月十四日下午六時三十分。

80

迅師；

昨夜(十四)飯後，我往郵局發了給你的一封信，回來看看文法，十點多睡下了。早上醒來，推想你已到天津了；午間知道你應該已經到了北京，各人一見，意外的歡喜，你也不少的高興罷。

今天收到“東方”第二號，又有金溟若的一封掛號厚信，想是稿子，都放在書架上。

我這兩天因為沒甚事情做，睡得多，吃的也多，你回來一定會見得我胖了。下午同王老太太等大小五六個往新雅喝茶，因為是初次，她們都很高興；回來已近五點，略翻“東方”，一天又快過去了。我記着你那幾句話，所以雖是一個人，也不寂寞。但這兩天天快亮時都醒，這是你要睡的時候，所以我仍照常的醒來，宛如你在旁

預備着要睡，又明知你是離開了，這古怪的心情，教我如何描寫得出來呢？好在轉瞬間天真個亮了，過些時我也就起來了。

十五日下午五時半寫。

迅師：

昨天(十五)夜飯後，我在樓上描桌布的花樣，又看看文法，到十一點睡下，但四點多又照例的醒來了，一直沒有所睡熟。今天上午我在樓下縫衣服，且看報，就得到你的來電，人到依時，電到也快，看發電時是十三，四〇，想是十五日下午一時四十分發出的。閱電後非常快慰，雖然明知道是必到的，但愈是如此就愈加等待，這真是奇怪。

阿菩當你去的第一天吃夜飯的時候，叫我下去了，却還不肯罷休，一定要把你也叫下去，後來大家再三開導她，也不肯走，她的母親說是你到街上去了，纔不得已的走出，這小子真有趣。上海已經入了梅雨天，總是陰沈沈的，時雨時晴，怪對人厭的天氣，你到北京，熟人都已見過了麼？太師母等都好？替我問候。

願眠食當心。

廣平

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十五分。

81

廣平兄：

在滬寧車上，總算得了一個坐位，渡江上了平浦通車，也居然定着一張臥牀。這就好了。吃過夜飯，十二點睡覺，從此一直睡到

第二天十二點，醒來時，不但已出江蘇境，並且通過了安徽界蚌舒，到山東界了。不知道你可能如此大睡，恐怕不能這樣罷。

車上和渡江的船上，遇見許多熟人，如幼漁之姪，壽山之友，未名社的人物，還有幾個熟人，自說是我的學生，但我不認識他們了。

今天午後到前門站，一切大抵如舊，因為正值妙峯山香市，所以倒並不冷靜。正大風，飽餐了三年未吃的灰塵。下午發一電，我想，倘快，則十六日下午可達上海了。

家裏一切也如舊；母親精神容貌仍如三年前，但關心的範圍好像減小了不少，談的都是鄰近的瑣事，和我毫不相干的，以前似乎常常有客來住，久至三四個月，連我的日記本子也都翻過了，這很討厭，大約是姓車的男人所為，莫非他以爲我一定死在外面，不再回家了麼？

不過這種情形，我倒並不氣惱，自然也不喜歡；久說必須回家一趟，現在是回來了，了却一件事，總是好的。此刻是夜十二點，靜得很，和上海大不相同。我不知道她睡了沒有？我覺得她一定還未睡着，以爲我正在大談三年來的經歷了，其實並未大談，却在寫這封信。

今天就是這樣罷，下次再談

迅。

五月十五夜。

廣平兄：

昨天寄上一函，想已到。今天下午我訪了未名社一趟，又去看幼漁，他未回，馬廷是因病進了醫院許多日子。一路所見，倒並不怎樣蕭條，大約所減少的不過是南方人而已。

前日到家，母親即問我害馬爲什麼不一同回來，我正在付車錢，匆忙中即答以有些不舒服，昨天纔告訴她火車震動，不宜于孩子的事，她很高興，說，我想也應該有了，因爲這屋子裏早應該有小孩子走來走去了。這種“應該”的理由，雖然和我們的意見很不同，但總之她非常高興。

這里很暖，可穿單衣了。明天擬去訪徐旭生，此外再看幾個熟人，別的也無事可做。尹默鳳舉，似已傾心于實業，尹默之汽車，昨天和電車相撞，他臂膊也腫了，明天也想去看他，并還草帽。靜農爲了一個朋友，聽說天天在查電碼，忙不可當。林振鵬在西山醫胃病。

附箋一紙，可交與趙公。又通知老三，我當于日內寄出一包（約四五本）給他，其實是託他轉交趙公的，到時即交去。

我的身體是好的，和在上海時一樣，勿念。但也應該善自保養，使我放心。我相信她正是如此。

迅。

五月十七夜。

廣平兄：

聽說上海北京之間的信件，最快是六天，但我于昨天(十八)晚上姑且去看看信箱——這是我們出京後新設的——竟得到了十四日發來的信，這使我怎樣意外地高興呀。未曾四條胡同，尤其令我放心，我還希望你善自消遣，能食能睡。

母親的記憶力壞了些了，觀察力注意力也略減，有些脾氣頗近于小孩子了。對於我們的感情是很好的。也希望老三回來，但其實是毫無事情。

前天幼漁來看我，要我往北大教書，當即婉謝。同日又看見執中，他萬不料我也在京，非常高興。他們明天在來今雨軒結婚，我想于上午去一趟，已託羨蘇買了綢子衣料一件，作為賀禮帶去。新人是女子大學學生，音樂系。

昨晚得到你的來信後，正在看，車家的男女突然又來了，見我已歸，大吃一驚，男的便到客棧去，女的今天也走了。我對他們很冷淡，因為我又知道了車男住客廳時，不但亂翻日記，並且將書廚的鎖弄破，并書籍也查抄了一通。

(以上十九日之夜十一點寫。)

二十日上午，你十六日所發的信也收到了，也很快。你的生活法，據報告，很使我放心。我也好的，看見的人，都說我精神比在北京時好。這里天氣很熱，已穿紗衣，我于空氣中的灰塵，已不習慣，大約就如魚之在渾水裏一般，此外却並無什麼不舒服。

昨天往今雨軒賀李執中，新人一到，我就走了。總比執中短

一點，相貌適中。下午訪沈尹默，略談了一些時；又訪兼士，鳳舉，耀辰，徐旭生，都沒有會見。就這樣的過了一天。夜九點鐘，就睡着了，直至今天七點纔醒。上午想擇取些書籍，但頭緒紛繁，無從下手，也許終于沒有結果的，恐怕“古今字體變遷史”也不是在上海所能作罷。

今天下午我仍要出去訪人，明天是往燕大講演。我這回本來想決不多說，但因為有一些學生渴望我去，所以只得去講幾句。我于月初要走了，但決不冒險，千萬不要擔心。“冰塊”留下兩本，其餘可分送趙公們。“奔流”稿可請趙公寫回信寄還他們，措辭和上次一樣。

願你好好保養，下回再談。

(以上二十一日午後一時寫。)

迅。

迅師：

這是第三封信了，告訴一聲，俾可以曉得我很高興寫，雖然你到北平今天也不過第三天，料想你也高興收到信罷。

今日大清早老太婆開了後門不久的時候，達夫先生拿着兩本第五期的“大眾文藝”送來，人們只聽得老太婆諾諾連聲，我急起來看時，他早已跑掉了。

午後得欽文寄你的信，並不厚，今附上。內山書店也送來“廚

川白村全集”一本，第二卷，文學論下，我就也存放在書架上。

昨夜九時睡，至今早七點多纔起來，忽然不睡，獸頭獸腦得很。連日毛毛雨，不大出門。你的情形如何？沒有什麼布告了，下次再談罷。

廣平。

五月十七日下午四時。

85

迅師：

今天下午剛發一信，現在又想執筆了。這也等于我的功課一樣，而且是願意做的那一門，高興的就簡值做下去罷，于是乎又有話要說出來了——

這時是晚下九點半，我想起今天是禮拜五，明天是禮拜六，一禮拜又快過去了，此信明天發，免得日曬受耽擱。料想這信到時，又過去一禮拜了，得到你的回信時，又是一禮拜，那麼總共就過去三個禮拜了，那是在你接到此信，我得了你回覆此信的時候的話，雖然這還很有些時光，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。話雖如此，你如沒有功夫，就不必每得一信，即回一封，因為我曉得你忙，不會掛念的。

生怕記起的又即忘記了，先寫出來罷：你如經過琉璃廠，不要忘掉了買你寫日記用的紅格紙，因為已經所餘無幾了。你也許不會忘記，不過我提起一下，較放心。

我寄你的信，總要送往郵局，不喜歡放在街邊的綠色郵筒中，我總疑心那里會慢一點。然而也不喜歡託人帶出去，我就將信藏在衣袋內，說是散步，慢慢的走出去，明知道這絕不是什麼祕密事，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覺得含有什麼祕密性似的。待到走到郵局門口，又不願投入掛在門外的方木箱，必定走進裏面，放在櫃臺下面的信箱裏纔罷。那時心裏又想：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，郵局的人會不會詫異？于是就用較生的別號，算是挽救之法了。這種古怪思想，自覺得好笑，但也沒有制服這個神經的神經，就讓他胡思亂想罷。當送信的時候，我又記起了曾經有一個人，在夜裏跑到樓下房外的信箱那里去，我相信天下癡獃蓋無過于此君了，現在距郵局走去遠，夜行不便，此風萬不可長，宜切戒之！！！！

今日下午也縫衣，出去寄信時又買些水果，回來大家分吃了。你帶去的雲腿吃過了沒有？還可口麼？我身體精神都好，食量也增加，不過繼續着做一種事情，稍久就容易吃力，渾身疲乏。我知道這個道理，所以時而做些事時而坐坐，時而睡睡，坐睡都厭了就到馬路上來回走一個短路程，這樣一調節，也就不致吃苦了。

校時消息，閱報便知，不多述了，有時北報似更詳悉。聽說現在津浦路還照常，但來時要打聽清楚才好。

廣平

五月十七夜十時。

廣平兄：

二十一日午後發了一封信，晚上便收到十七日來信，今天上午又收到十八日來信，每信五天，好像交通十分準確似的。但我赴滬時想坐船，據鳳舉說，日本船並不壞，二等六十元，不過比車爲慢而已。至于風浪，則夏期一向很平靜。但究竟如何，還須俟十天以後看情形決定。不過我是總想于六月四五日動身的，所以信到時，倘是廿八九，那就不必寫信來了。

我到北京，已一星期，其間無非是吃飯，睡覺，訪人，陪客，此外什麼也不做。文章是沒有一句。昨天訪了幾個教育部舊同事，都窮透了，沒有事做，又不能回家。今天和張鳳舉談了兩點鐘天，傍晚往燕京大學講演了一點鐘，照例說些成仿吾徐志摩之類，聽的人頗不少——不過也不是都爲了來聽講演的。這天有一個人對我說：燕大是有錢而請不到好教員，你可以來此教書了。我即答以我奔波了幾年，已經心粗氣浮，不能教書了。廣平兄：我想，這些好地方，還是請他們紳士們去佔有罷，咱們還是漂流幾時的好。沈士遠也在那里做教授，聽說全家住在那裏面，但我沒有工夫去看他。

今天寄到一本“紅玫瑰”，陳西滬和凌叔華的照片都登上了。胡適之的詩載于“禮拜六”，他們的像見于“紅玫瑰”，時光老人的力量，真能逐漸的顯出“物以類聚”的真實。

雲南腿已將吃完，很好，肉多，油也足，可惜這裏的做法千篇一律，總是蒸。帶回來的魚肝油也已喫完，新買了一瓶，價錢是二

元二角。

雲章未到西三條來，所以不知道她住在何處，小鹿也沒有來過。

北平久不下雨，比之南方的梅雨天，真有“霄壤之別”。所有帶來的夾衣，都已無用，何況絲衫。我從明天起，想去醫牙齒，大約有一星期，總可以補好了。至于校時。若以詢人，則因其人之派別，而所答不同，所以我也不加深究。總之，到下月初，京津車總該是可走的。那麼，就可以了。

這裏的空氣真是沈靜，和上海的煩擾險惡，大不相同，所以我是平安的。然而也靜不下，惟看來信，知道你在上海都好，也就暫自寬慰了。但願能夠這樣的繼續下去，不再疏懈才好。

迅。

五月廿二夜一時。

87

平廣兄：

此刻是二十三日之夜十點半，我獨自坐在靠壁的桌前，這旁邊，先前是有人屢次坐過的，而她此刻卻遠在上海。我只好來寫信算作談天了。

今天上午，來了六個北大國文系學生的代表，要我去教書，我即謝絕了。後來他們承認我回上海，只要豫定下幾門功課，何時來京，便何時開始，我也沒有答應他們。他們只得回去，而希望我有

一回講演，我已約于下星期三去講。

午後出街，將寄給你的信投入郵箱中。其次是往牙醫寓，拔去一齒，毫不疼痛，他約我于廿七上午去補好，大約只要一次就可以了。其次是走了三家紙鋪，集得毛邊紙印的信箋數十種，化錢約七元，也並無什麼妙品，如這信所用的一種，要算是很漂亮的了。還有兩三家未去，便中當再去走一趟，大約再用四五元，即將琉璃廠略佳之箋收備了。

計到北平，已將十日，除車錢外，自己只化了十五元，一半買信箋，一半是買碑帖的，至于舊書，則仍然很貴，所以一本也不買。

明天仍當出門，爲士衡的飯碗去設設法；將來又想往西山看看漱園，聽他朋友的口氣，恐怕總是醫不好的了。韋叢蕪卻長大了一點。待廿九日往北大講演後，便當作回滬之準備，聽說日本船有一隻名“天津丸”的，是從天津直航上海，不繞來繞去，但不知在我赴滬的時候，能否相值耳。

今天路過前門車站，看見很紮着些素彩牌坊了，但這些典禮，似乎只有少數人在忙。

我這次回來，正值暑假將近，所以很有幾處想送我飯碗，但我對於此種地位，總是毫無興趣。爲安閒計，住北平是不壞的，但因爲和南方太不同了，所以幾乎有“世外桃源”之感。我來此雖已十天卻毫不感到什麼刺戟，略不小心，確有“落伍”之懼的。上海雖煩擾

，但也別有生氣。

下次再談罷。我是很好的。

迅。

五月二十三日。

88

迅師：

昨天夜裏寫好的信，是今早發出的。吃過早粥後，見天氣晴好，就同蘊如姊到大馬路買些手巾之類，以備他日應用，一則乘此時間空，二則還容易走動之故。約下午二時回家，吃麵後正在縫衣，見達夫先生和密斯王來訪，知你不在後，坐下略作閒談，見我閒寂，又約我出外散步，盛意可感。時已四時多，不久就是晚飯時候，我怕累他們破費，婉謝不去，他們又坐了一會，見我終于不動，乃辭去，說往看白薇去了。

下午，三先生送來一本書，是他自己帶來的。又收到金溟若信一封，想是詢問前次寄稿之事，我攔下了；另一信是江紹平先生的，並不厚，今即附上，此公頗怪氣也。

夜飯後，王公送來“朝花”第二十期，問要不要合訂本子。我說且慢，因那些舊的放在那里，不易找也。他遂即回去。

（十八夜八時十分寫。）

又，同夜八時半，有人送來文稿數件共一束，老太婆說不出他的姓名，看看封上的幾個字好像“述蘇”筆迹。我也先放在書架上

，待你回來再說罷。

迅師：

昨夜我差不多十時就睡了，至一時左右醒來，就不大能睡熟，這大約是有了習慣之故。天亮時，掃街人孩子大哭，其母大打，打後又大訴說一通；稍靜合眼，醒來已經九時了。午後得李霽野信，無甚要事，且與你已能見面，不轉寄。下午仍做縫紉，並看看書報。晚上至馬路散步，買得廣東螃蟹一隻，攜歸在火酒燈上煮熟，坐在綉椅上緩食之。你說有趣沒有呢？現時是吃完執筆，時在差十分即十點鐘也，你日來可好？爲念。不盡欲言。

廣平。

五月十九夜九時五十分。

89

迅師：

你十五夜寫的信，今天上午收到了。信必是十六發的，五天就到，郵局懂事得很。那麼，我十四發的信，你自然也一定收到在今天之前。我先以爲見你的信，總得在廿二三左右，因爲路上有八天好停頓的，不料今日就見信，這真使我意外的歡喜，不可以言語形容。

路上有熟人遇見，省得寂寞，甚好；能睡，更好。我希望你在家時也挪出些功夫來睡覺，不要拚命的寫，做，幹，想……

家裏人雜，東西亂翻，你不妨檢收停當，多帶些要用的南來，

難得的書籍，則或鎖起，或帶來，以免失落難查。客來是無法禁阻的，你回去暫時，能不干涉最好，省得淘氣，倘自傷精神，就更不合算了。

我這幾天經驗下來，夜間不是一二時醒，就是三四時醒，這是由于習慣的，但醒過幾夜，第三夜即可睡至天明補足，如昨夜至今晨就是。我寫給你的信，將生活狀況一一敘述，務求其詳，大體是好的，即或少睡，也是偶然，並非天天如此。你切不可于言外推測，如來信云我在十二時尙未睡，其實我十二時是總在熟睡中的。

上海這兩天晴，甚和暖，但一到下雨，却又相差二十多度了。

廣平。

五，廿，下午二時。

90

廣平兄：

昨天上午寄上一函，想已到。十點左右有沈鐘社的人來訪我，至午邀我至中央公園去吃飯，一直談到五點才散。內有一人名郝蔭潭，是女師大學生，但是新的，我想你未必認識罷。中央公園昨天是開放的，但到下午為止，游人不多，風景大略如舊，芍藥已開過，將謝了，此外則“公理戰勝”的牌坊上，添了許多藍地白字的標語。

從公園回來之後，未名社的人來訪我了，談了一點鐘，他們去後，就接到你的十九，二十所寫的兩函。我毫不“拚命的寫，做，

幹，想，……”，至今爲止，什麼也不想，幹，寫……•昨天因爲說話太多了，十點鐘便睡覺，一點醒了一次，即刻又睡，再醒已是早上七點鐘，躺到九點，便是現在，就起來寫這信。

紹平的信，吞吞吐吐，初看頗難解，但一細看，就知道那意思是想將他的譯稿，由我爲之設法出售，或給北新，或登“奔流”而又要居高臨下，不肯自己開口，于是就寫成了那樣子。但我是決不來做這樣傻子的了，莫管目前閒事，免惹他日是非。

今天尙無客來，這信安安靜靜的寫到這里，本可以永遠寫下去，但要說的也大略說過了，下次所談罷。

迅。

五月廿五日上午十點鐘。

91

廣平兄：

此刻是二十五日之夜的一點鐘。我是十點鐘睡着的，十二點醒來了，喝了兩碗茶，還不想睡，就來寫幾句。

今天下午，我出門時，將寄你的一封信投入郵筒，接着看見郵局門外帖着條子道：“奉安典禮放假兩天”。那麼，我的那一封信，須在二十七日纔會上車的了。所以我明天不再寄信，且待“奉安典禮”完畢之後罷。剛才我是被礮聲驚醒的，數起來共有百餘響，亦“奉安典禮”之一也。

我今天的出門，是爲七衡尋地方去的，和幼漁接洽，已略有頭

緒；訪鳳舉却未遇，塗次往孔德學校，去看舊書，遇金立因，滑眸有加，光叨如故，時光可惜，默不與談；少頃，則朱山根叩門而入，見我即踟躕不前，目光如鼠，終即退去，狀極可笑也。他的北來，是爲了覓飯碗的，志在燕大，否則清華，人地相宜，大有希望云。

傍晚往未名社閒談，知燕大學生又在運動我去教書，先令宗文勸誘，我即謝絕，宗文因吞吞吐吐說，彼校教授中，本有人早疑心我未必肯去，因爲在南邊有唔唔唔……。我答以原因並不在“在南邊有唔唔唔……”，那非大樹，不能遷移，那是也可以同到北邊的，但我也來不做教員，也不想說明別的原因之所在。于是就在混沌中完結了。

明天是星期日，恐怕來訪之客必多，我要睡了。現在已兩點鐘，遙想你在“南邊”或也已醒來，但我想，因爲她明白，一定也即睡着的。

(二十五夜，)

星期日上午，因爲葬式的行列，道路幾乎斷絕交通，下午可以走了，但只有紫佩一人來談，所以我能够十分休息，夜十點入睡，此刻兩點又醒了，吸一枝煙，照例是便能睡着的。明天十點要去鑲牙，所以就將鬧鐘撥在九點上。

看現在的情形，下月之初，火車大概還可以走，倘如此，我想坐六月三日的通車回上海，即使有耽誤之事，六日總該以可了

罷——倘若不去訪上遂，但這仍須臨時再行決定，因為距今還有十天，變化殊不可測也。

明天想當有信來，但此信我當于上午先行發出。

(二十六夜二點半。)

迅。

92

迅師：

昨天正午得到你十五日的信，我讀了好幾遍，愈讀愈想在那裏面找出什麼東西似的，好似很清楚，又似很模糊，恰如其人的聲音笑貌，在離開以後的情形一樣。打開信來，首先看見的自然是那三個通紅的枇杷。這是我所喜歡的東西，即如昨天去寄信，也帶了許多回來，大家大吃了一通。阿菩昨天身熱得很利害，什麼都不要吃。見了枇杷，纔高興起來，連吃幾個，隨後研究出她是要出牙齒吃的緣故，到今天還在痛，在吃苦。然有那時枇杷的力量却如此其大，我也是喜歡的人，你却首先選了那種花樣的紙寄來了。其次是那兩個蓮蓬，并題着的幾句，都很好，我也讀熟了。你是十分精細的，那兩張紙必不是隨手檢起就用的。

你的日記也被人翻過了麼？因記起前月已從隔壁的木匠那里租了空屋，也許因為客房不够住，要將不大使用的東西搬到那里去存放罷。倘如此，則無人照管，必易失落，要先事豫防才好。是否應該先行聲明一下，說將來你的書籍不要挪動，我想說過總比不說要

好一些，未知你以爲何如？

我昨夜睡得很好，今日也醒得並不早，以後或者會照此下去也不可不知，今天仍在做生活，是織小毛絨背心，快成功了。

你近來比初到時安靜些麼？你千萬要想起我所希望的意思，自己好好地。

廣平。

五月廿一下午四時十分。

93

廣平兄：

今天——二十七日——下午，果然收到你廿一日所發信。我十五日信所用的箋紙，確也選了一下，覺得這兩張很有意思的，尤其是第二張。但後來各箋，却大抵隨手取用，並非幅幅含有義理，你不要求之過深，百思而不得其解，以致無端受苦爲要。

阿菩如此吃苦，實爲可憐，但既是出牙，則也無法可想，現在必已全好了罷。我今天已將牙齒補好，只花了五元，據云將就一二年，即須全盤做過了，但現在試用，尙覺合式。晚間是徐旭生張鳳舉等在中央公園邀我吃飯，也算淺行，因爲他們已都相信我確無留在北平之意。同席約十人。總算爲士衡尋得了一個飯碗。

旭生說，今天女師大因兩派對於一教員之排斥和挽留，發生衝突，有甲者，以錢袋擊乙之頭，致乙昏厥過去，抬入醫院。小姐們之揮拳。在北平似以此爲常事云。

明天擬往東城探聽船期，晚則幼漁邀我夜飯；後天往北大講演；大後天擬赴西山看章漱園。這三天中較忙，也許未必能寫什麼信了。

計我回北平以來，已兩星期，除應酬之外，讀書作文，一點也不做，且也做不出來。那間灰棚，一切如舊，而略增其蕭瑟，深夜獨坐，時覺過于森森然。幸而來此已兩星期，距回滬之期漸近了。新租的屋，已說明為堆什物及住客之用，客廳之書不動，也不住人。

此刻不知你睡着還是醒着。我在這里只能遙願你天然的安眠，並且人爲的保重。

迅。

五月廿七夜十二時。

94

廣平兄：

廿一日所發的信，是前天到的，當夜寫了一點回信，于昨天寄出。昨今兩天，都未曾收到來信，我想，這一定是因爲葬式的緣故，火車被就擱了。

昨天下午去問日本船，知道從天津開行後，因須泊大連兩三天，至快要六天纔到上海。我看現在，坐車還不妨，所以想六月三日動身，順便看看上途，而于八日或九日抵滬。倘到下月初發見不宜于坐車，那時再改走海道，不過到滬又要遲幾天了。總之，我當擇

最妥當的方法辦理，你可以放心。

昨天又買了些箋紙，這便是其一種，北京的信箋搜集，總算告一段落了。

晚上是在幼漁家裏吃飯，馬珏還在生病，未見，病也不輕，但據說可以沒有危險。談了些天，回寓時已九點半。十一點睡去，一直睡到今天七點鐘。

此刻是上午九點鐘，閒坐無事，寫了這些，下午要到未名社去，七點起是在北大講演。講畢之後，恐怕還有尹默他們要來拉去吃夜飯。倘如此，則回寓時又要十點左右了。

我是好的，很能睡，飯量和在上海時一樣，酒喝得極少，不過一小杯葡萄酒而已。家裏有一瓶別人送的汾酒，連瓶也沒有開。倘如我的豫計，那麼，再有十天便可以面談了。願你安好，并保重爲要。

迅。

五月二十九日。

95

迅師：

現時是廿二夜九時三刻，晚飯後我收拾收拾東西，看看文法，想到寫，就寫一些。但不知你此時飯後是在談天，還是在做什麼的。今天我很盼望信，雖然明知道你沒得閒空，並且說過信會隔得長久些，寫得簡單些，但我總覺得他話雖如此，其實是一有功夫，總

會寫的，因此就難免有所希望了。而況十五來信之後。你的情形也十分令人掛念，會不會翻唐廿多天呢！……

昨日下午四時發信後，收到張君從東京寄來的“近代英文學史”一本，矢野崙人著。今天又收到一張明信片，是西湖藝術院在滬展覽，請參觀的。

昨今上午，我都照常做生活，起居如常，下半年到大馬路一趨，買了些粗布之類。自你去後，化錢不少，都是買那些小東西用的，東西買來不多，用款不少，真難爲人也。

（廿二日十時。）

今天又候了一天信。其實你十五封信，我廿日收到，到現在還不過三天。但不知何故我總在盼望着。你近日精神可好？我的信總不知不覺的帶些傷感的成分，會不會使你難受？，我真記掛你。但你莫以爲全因那封信的情形之故，其實無論如何，人不在眼前，總是要記掛的。

李執中君五月廿日在北平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結婚，喜柬今天寄到了，不知道你在北平遇見了他沒有？昨天你是否忙着吃喜酒去，要是你們已經遇見了的話。今日又收到“北新”第八號一本。

昨夜十時寫完上面的幾個字，就睡下了。夜裏阿菩因爲嘴痛，哭得很利害，但我醒不多久便又睡去，不似前幾天從兩三點一直醒到天亮的那麼窘了。早上總起得早了大抵是七點多。日間在樓下做些活計，夜裏看書，平常多是關起門來，較爲清淨，這是我向來的

脾氣，倒也耐得過去，何況日子也過去了三分之一了呢。我想在你南下期間，我想。津浦路總該平安的，此後就難說，你南來時，務必斟酌而行爲要。

祝你安善。

廣平。

五月廿三下午六時。

96

廣平兄：

我盼了兩天信，計期應該會到了，果然，今天收到你十七夜寫的信。如果照十五夜那信一樣快，我這兩天的苦不至于吃了，原因是在前一信五天到，快得喜出望外，這回七天到，就覺着不應該了，都是郵局的作弄，以後我當耐心地等候。至于你，則不必連睡也不睡來執筆的。

明天是禮拜六，這是第二個禮拜了，過得似乎也快，又似乎慢。

北平並不蕭條，倒好，因爲我也視馳如故鄉的，有時感情比真的故鄉還要好，還要留戀，因爲那里有許多使我記念的經歷存留着。

上海也還好，不過太喧噪了，這幾天天已晴，頗熱，幾如過夏，蚊子也多起來了，圍着坐處要喫人。昨夜八時多，忽然鞭爆聲大作，有似度歲，又似放鎗，先不知其故，後見鄰居仍然歌舞昇平，喫食擔不絕于門外，知是無事。今日看報，纔知月蝕，其社會可知

矣。我眠食都好，日間仍編衣服，趙公邇來“寄劍及其他”十本，信已轉交，聞下星期一，章公與程收將對薄于公庭云。

迅。

五月廿四夜九時卅分。

97

廣平兄：

時刻是二十九夜十二點，原以為可得你的來信的了，因為我料定你于廿一日的信以後，必已發了昨今可到的兩三信，但今未得，這一定是被奉安列車攔了，聽說星期一的通車，也還沒有到。

今天上午來了一個客。下午到未名社去，晚上他們邀我去喫晚飯，在東安市場森隆飯店，七點鐘到北大第二院演講一小時，聽者有千餘人，大約北京寂寞已久，所以學生們很以這類為新鮮了。八時，尹默鳳舉等又為我餞行，仍在森隆，不得不赴，但喫得少些，十一點才回寓。現已喫了三粒消化丸，寫了這一張信，即將睡覺了，因為明天早晨，須往西山看章漱園去。

今天雖因得不到來信，稍覺悵悵，但我知道遲延的原因，所以睡得着的，並祝你在上海也睡得安適。

二十九夜，

三十日午後二時，我從西山訪章漱園回來，果然得到你的廿三及廿五日兩封信，彼此都為郵局寄遞之忽遲忽早所捉弄，真是令人生氣。但我知道你已經收到我的信，略得安慰，也就藉此稍稍自慰

了。

今天我是早晨八點鐘上山的，用的是摩托車，霧野等四人同去。漱園還不准起坐，因日光浴，曬得很黑，也很瘦，但精神却好，也很喜歡，談了許多閑天。病室壁上掛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畫像，我有時瞥見這用筆黑使讀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臉，便彷彿記得有人說過，漱園原有一個愛人，因為他沒有全愈的希望，已與別人結婚；接着又感到他將終于死去——這是文壇的一個損失——便覺得心臟一縮，暫時語不出話，然而也只得立刻裝出歡笑，除了這幾刹那之外，我們這回的聚談是很愉快的。

他也問些關於我們的事，我說了一個大略，他所聽到的似乎還有許多謠言，但不願談，我也不加追問。因為我推想得到，這一定是幾位教授所流布，實不過怕我去搶飯碗而已。然而我流宕三年了，並沒有餓死。何至于忽而去搶飯碗呢，這些地方，我覺得他們實在比我小氣。

今天得小峰信，云因有事，書店生意皆不佳，但由分店劃給我二百元，不過此款現在還未交來。

你廿五的信今天到，則交通無阻可知，但四五日後就又難說，三日能走即走，否則當改海道，不過到滬當在十日前後了，總之，我當選一最安全的走法，決不冒險，千萬放心。

迅。

五月卅日下午五時

迅師：

今早八點多起來，阿菩推開門交給我你廿一寫的信，另外一封是玉書的，又一份“華北日報”。

我前回太等信了，苦了兩天，這回廿四收過信，安心些了，而今天又得信，也是“使我怎樣意外地高興呀”。

前天發你信後，得到通知，知道馮家姑母已到上海，要見見面。早粥後我就往南方中學去，談了大半天。昨天她又來看我，她過些時又要往廬山去了，今天她來，我也許同她到外面去喫一餐夜飯。

星六（廿五）收到譯版十塊，連書一並交給趙公了。昨日收到良友”一，“新女性”一，又“一般”三本，並不啣接的。

母親高年，你回去不多幾天，最好多同她談談，玩玩，使她歡喜。看來信，你似很忙于應酬，這也是沒法的事，久不到北京，熟人見見面，也是好的，而且也藉此可消永晝，我有時怕你跑來跑去喫力，但有時又願意你到外面走走，既可變換視聽，又可活動身體，你實在也太沈悶了。這兩種意思正相矛盾，頗可笑，但在北京的日子少，或者還不如多到外面走走罷。

上海當陰雨時，還穿絨線衫，出了太陽，纔較熱。北京的天氣却已經如此熱了麼？幸而你衣服多帶了幾件去，否則真有些窘了。書能帶，還是理出些好，自己找書較易。小峯無消息，“奔流”稿沒

有來。

廣平。

廿七上午十時分。

99

迅師：

昨早發了一信，回來看看報。午飯後不多久，姑母臨寓，教我整衣，同往南翔去。先僱黃包車至北站，買火車票不過兩角多，十五分到真茹，停五分，再十多分鐘就到南翔了。其地完全是鄉村景象，田野樹木，舉目皆是，居民大有上古遺風，淳厚之至。人家較杭州所見尤爲鄉氣，門戶洞開，絕無森嚴緊張狀態。有居滬之外人，于此立別墅者，星期日來，去後門加鎖鍵，一隔多日，了無變故。且交通便利，火車之外，小河四通八達。魚蝦極新鮮，生活便宜，酒菜一席不過六元，已堪果腹。地價每畝只三百金，再加數百建築費，便成住宅，故房租亦廉，每室二元，每一幢房，有花園及臥室甚大，也不過十餘或二十元；至三十元，則是了不得的大房子了。將來馬路修成，長途汽車由真茹通至此地，也許頓成鬧市，但現在却極爲清幽。我們緩步游賞，時行時息，擇一飯店吃菜，麵，灌湯包子等，用錢二元，四人已食之不盡，有帶走的，比起上海來，真可謂便宜之至了。六時餘回車站，候八時車，而車適誤點，過了九時始到，回滬已經十點多鐘了。此行甚快活，近來未有的短期愜意小旅行也。歸寓稍停即睡，亦甚安。今天上午代姑母寫了幾封信，并略談數年經歷，她甚快慰，謂先前常常以我之孤子獨立爲念，

今乃如釋重負矣，云云。她待我是出心的好，但日內就要往九江去了。今日三先生送來，東方*，“新女性”各一本。昨日又收到季先生由巴黎寄來的木刻畫集兩本，並有信，恐怕寄失，留着待你回來再看罷。

廣平。

五月廿八晚九時差十分。

100

廣平兄：

現在是三十日之夜一點鐘，我快要睡了。下午已寄出一信，但我還想講幾句話，所以再寫一點——

前幾天，春非給我一信，說他先前的事，要我查考鑒察。他的事情我來“查考鑒察”，幹什麼呢，置之不答。下午從西山回，他却已等在客廳中，並且知道他還先曾向母親房裏亂闖，大家都嚇得心慌意亂，空氣甚為緊張。我即出而大罵之，他竟毫不反抗，反說非常甘心。我看他未免太無剛骨，而他自說其實是勇士，獨對於我，却不反抗。我說，我是願意人對我反抗，不合則拂袖而去的。他却道歪因為如此，所以佩服而愈不反抗了。我只得為之好笑，乃送而出之大門之外，大約此後當不再來纏繞了罷。

晚上來了兩個人，一個是忙于翻檢電碼之靜農，一個是幫我校讎，唐宋傳奇集，之建功，同吃晚飯，談得很為暢快，和上午之縱談于西山，都是近來快事。他們對於北京學界現狀，似俱不欲多言，我也竭力的避開這題目。其實，這是我到此不久，便已感覺了出

來的，學府統一後，“正人君子”們樹倒猢猻散，離開北京，而他們的衣鉢却沒有帶走，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拾去了。未改其原來面目者，據我所見，殆惟幼漁翁士而已。由是又悟到我以前之和“正人君子”們爲敵，也失之不通世故，過于認真，所以現在倒非常自在，于充充諸公之一切言動，全都漠然。即下午之詞斥春菲，事後思之，也覺得大可不必。因嘆在寂寞之世界裏，雖欲得一可以對壘之真敵人，亦不易也。

這兩星期以來，我一點也不頹唐，但此刻想到你之採辦布帛之類，先事經營，却實在覺得一點凄苦。這種性質，真是怎麼好呢？我應該快到上海，去約制她。

（三十日夜一點半。）

廣平：三十一日晨被母親叫醒，睡眠時間缺少了一點，所以晚上九點鐘便睡去，一覺醒來，此刻已是三點鐘了。泡了一碗茶，坐在桌前，想起了她，大約是躺着，但不知道是睡着還是醒着。五月卅一這一天，沒有什麼事，只在下午有三個舊同人來看我所搜集的關於佛教石刻拓本，以爲已經很多，勸我作目錄，這是並不難的，于學術上也許有點用處，然而我此刻也並無此意。晚間紫佩來，已爲我購得車票，是三日午後二時開，他在報館裏，知道車還可以坐，至多，不過誤點(遲到)而已。所以我定于三日啓行，有一星期，就可以面談了。此信發後，擬不再寄信，如果中塗去訪上邇，自然當從那里再發一封。

(六月一日黎明前三點。)

迅。

廣平兄：

寫了以上的幾行信以後，又寫了幾封給人的回信，天也亮起來了，還有一篇講演稿要改，此刻大約是不能睡的了，再來寫幾句

我自從到此以後，總計各種感受，知道瀰漫于這裏的，依然是‘敬而遠之’和傾陷，甚至于比“正人君子”，時代還要分明——但有些學生和朋友自然除外。再想上去，則我的創作和編著一發表，總有一羣攻擊或嘲笑的人們，那當然是應該的，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說的庸陋。然而一看他們的作品，却比我的還要壞；例如小說史罷，好幾種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後，而凌亂錯誤，更不行了。這種情形，即使我大膽闊步，小觀此輩，然而也使我不復專于一業，一事無成。而且又使你常常擔心，“眼淚往肚子裏流”。所以我也對於自己的壞脾氣，時時痛心，想竭力的改正一下。我想，應該一聲不響，來編“中國字體變遷史”，或“中國文學史”，了。然而那里去呢？在上海，創造社中人一面宣傳我怎樣有錢，喝酒，一面又用“東京通信”譏我我有殺戮青年的主張，這簡直是要謀害我的生命，住不得了。北京本來還可住，圖書館裏的舊書也還多，但因歷史關係，有些人必有奉送飯碗之舉，而在羽一些人即懷來搶飯碗之疑，在瓜田中，可以不納履，而要使人信為永不納履是難的，除非你趕緊走遠。廣

平，你看，我們到那里去呢？我們還是隱姓埋名，到什麼小村裏去，一聲也不響，大家玩玩罷。

廣平兄：，你不要以為我在這裏時時如此默想，我是並不如此的。這回不過因為睡够了，又值沒有別的事，所以就隨便談談。吃了午飯以後，大約還要睡覺。行期在即，以後也許要忙一些。小米（H.吃的），麥子麵（同上），果脯等，昨天都已買齊了。

這信封的下端，是因為加添兩張，自己拆過的。

六月一日晨五時，

